

明道
庫文子女

書叢作創家作女國中代現

盧隱短篇小說選

盧隱女士作



行印店書子女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6431B

女 子 文 庫

現代女作家創作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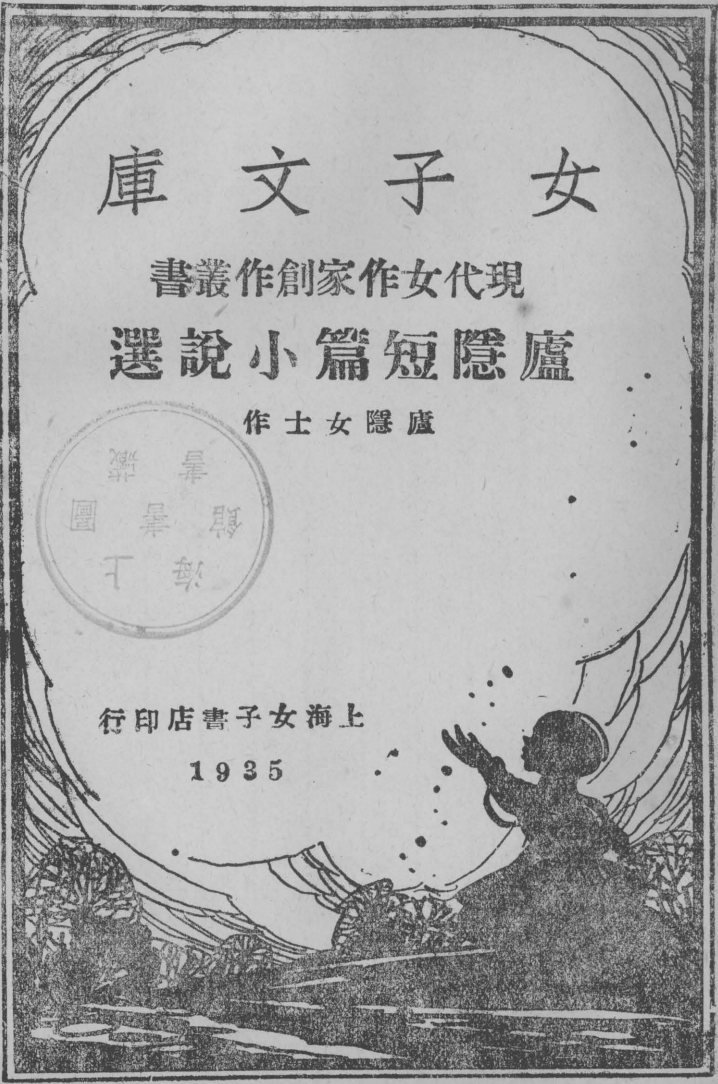
廬 隱 短 篇 小 說 選

廬 隱 女 士 作



上海女子書店印行

1935



盧隱短篇小說選目錄

1. 海濱故人……………一
2. 父親……………九四
3. 或人的悲哀……………一三九
4. 麗石的日記……………一六七
5. 勝利以後……………一八七
6. 何處是歸程……………二〇九
7. 地上的樂園……………二二一
8. 蘋果爛了……………二七三

海濱故人

呵！多美麗的圖畫！斜陽紅得像血般，照在碧綠的海波上，露出紫薔薇般的顏色來，那白楊和蒼松的蔭影之下，她們的旅行隊正停在那里，五個青年的女郎，要算是此地的熟客了，她們住在靠海的村子裏；只要早晨披白絹的安琪兒，在天空微笑時，她們便各拿着書跳舞般跑了來。黃昏紅裳的哥兒回去時，她們也必定要到。

她們到是什麼來歷呢，有一個名字叫露沙，她在她們五人裏，是最活潑的一個。她總喜歡穿白紗的裙子，用雲母石作枕頭，仰面睡在草地上默默疑思。她在城裏念書，現在正是暑假期中，約了她們的好朋友——玲玉，蓮裳，雲青，宗瑩

住在海邊避暑，每天兩次來賞鑑海景。她們五個人的相貌和脾氣都有極顯著的區別，露沙是個很清瘦的面龐和體格。但却十分剛強，她們給她的贊語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氣很爽快，但心思極深，對於世界的謎髮髯已經識破，對人們交接，總是詼諧的。玲玉是富於情感，而體格極瘦弱，她常常喜歡人們的贊美和溫存。她認定世界偉大和神祕，只是愛的作用，她喜歡笑，更喜歡哭，她和雲青最要好。雲青是個智理比感情更強的人，有時她不耐煩了，不能十分溫慰玲玉，玲玉一定要背人偷拭淚。有時竟至放聲痛哭了。蓮裳爲人最週到，無論和什麼人都交際得來，而且到處都被人歡迎，她和雲青很好。宗瑩在她們裏頭，是最嬌豔的一個，她極喜歡豔妝，也喜歡向人誇耀她的美和她的學識，她常常說過分的話。露沙和她很好，但露沙也極反對她思想的近俗，不過覺得她人很溫和，待人很好，時時的犧牲了自己的偏見，來附和她。她們樣樣不同的朋友，而能比一切同學親熟，就在她們都是很有抱負的人，和那醉生夢死的不同。所以牠們就在一切同

學的中間，築起高壘來隔絕了。

有一天朝霞罩在白雲上的時候。她們五個人又來了。露沙睡在海崖上，宗瑩蹲在她的身旁，蓮裳，玲玉，雲青站在海邊聽怒濤狂歌，看碧波閃映，宗瑩和露沙低低地談笑，遠遠忽見一縷白煙從海裏騰起，玲玉說：『船來了！』大家因都站起來觀看，漸漸看見煙筒了，看見船身了，不到五分鐘整個的船都可以看得清楚，船上許多水手都對她們望着，直到走到極遠才止，她們因又團團坐上，說海上的故事。

開始露沙述她幼年時，隨她的父母到外省作官去，也是坐的這樣的海船，有一天因爲心裏煩悶極了，不住聲的啼哭，哥哥拏許多糖果哄她，也止不住哭聲，媽媽用責罰來禁止她的哭聲，也是無效。這時她父親正在作公文，被她攪得急起來，因把她抱起來要往海裏拋。她這時懼怕那油碧碧的海心，才止住哭聲。

宗瑩插言道露沙小時的歷史，多着呢，我都知道。因我媽媽和她家認識，露

沙生的那天，我媽媽也在那里。玲玉說你既知道，講給我聽聽好不好？宗瑩看着露沙微笑，意思是探她許可與否，露沙說：「小時的事情我一概不記得，你說說也好，叫我也知道知道。」

於是宗瑩開始說了：「露沙出世的時候，親友們都慶賀她的命運，因為露沙的母親已經生過四個哥兒了。當孕着露沙的時候，只盼望是個女兒。這時露沙正好出世。她母親對這嫩弱的花蕊，十分愛護。但同時意外的事情發生了，不免妨礙露沙的幸運，就是生露沙的那一天，她的外祖母死了。并且曾經派人來接她的母親，爲了露沙的出世，終沒去成，事後每每思量，當露沙閉目恬適睡在她臂膀上時，她便想到母親的死，晶瑩的淚往往滴在露沙的頰上。後來她忽感到露沙的出世有些不祥，把思量母親的熱情，變成憎厭露沙的心了！」

還有不幸的，是她母親因悲抑的結束，使露沙沒有乳汁喫，稚嫩的哀哭聲，便從此不斷了。有一天夜裏，露沙哭得最凶，連她的小哥哥都吵醒了。他母親又

急又痛，止不住倚着牀沿垂淚，她父親也嘆息道：「這孩子真討厭！明天僱個奶媽，把她打發遠點，免得你這麼受罪！」她母親點點頭，但沒說什麼。

過了幾天，露沙已不在她母親懷抱裏了，那個新奶媽，是鄉下來的，她梳着奇異像蟬翼般的頭，兩道細縫的小眼，上唇撇起來，露着牙齦。露沙初次見他，似乎很驚怕，只躲在娘懷裏不肯仰起頭來，後來那奶媽拏了許多糖果和玩物，才勉強把她哄去。但到了夜裏，她依舊要找娘去，奶媽只把她摟在懷裏，輕輕拍着，唱催眠歌兒。纔把她哄睡了。

露沙因爲小時喫了母親憂抑的乳汁，身體十分孱弱，況且那奶媽又非常的粗心，她有時哭了，奶媽竟不理她，這時她的小靈魂，感到世界的孤寂和冷刻了。她身體健康更一天不如一天。到三歲了她還不能走路和說話，并且頭上還生了許多瘡疥。這可憐的小生命，更沒有人注意她了。

在那一年的春天，鳥兒全都輕唱着，花兒全都含笑着，露沙的小哥哥都在綠

草地上玩耍，那時露沙得極重的熱病，關在一間廂房裏。當她病勢沈重的時候，她母親絕望了，又恐怕傳染，她走到露沙的小牀前，看着她瘦弱的面龐說：「唉！怎變成這樣了！……奶媽！我這里孩子多，不如把他抱到你家裏去治吧！能好再抱回來，不好就算了！」奶媽也正想回去看看他的小黑，當時就收拾起來，到第二天早晨，奶媽抱着露沙走了，他母親不免傷心流淚。露沙搬到奶媽家裏的第二天，他母親又生了個小妹妹，從此露沙不但不在她母親的懷裏，並且也不在她母親的心裏了。

奶媽的家，離城有二十里路，是個環山繞水的村落，她的房子，是用茅草和黃泥築成的，一共四間，房子前面有一座竹籬笆，籬笆外有一道小溪，溪的隔岸，是一片田地，碧綠的麥秀，被風吹着如波紋般湧漾，奶媽的丈夫是個農夫，天天都在田地裏作工，家裏有一個紡車，奶媽的大女兒銀姊，天天用她紡線，奶媽的小女兒小黑和露沙同歲，露沙到了奶媽家裏，病漸漸減輕，不到半個月已經完

全好了，便是頭上的瘡也結了痂，從前那黃瘦的面孔，現在變成紅黑了。

露沙住在奶媽家裏，整整過了半年，她忘了她的父母，以爲奶媽便是她的親娘；銀姊和小黑是她的親姊姊。朝霞幻成的畫景，成了她靈魂的安慰者，斜陽影裏唱歌的牧童，是她的良友，她這時精神身體都十分煥發。

露沙回家的時候，已經四歲了。到六歲的時候，就隨着她的父母作官去。以後的事情我就知道了。」

宗瑩說到這里止住了。露沙只是怔怔地回想，雲青忽喊道：「你看那海水都放金光了，太陽已經到了正午，我們回去喫飯吧！」她們隨着松蔭走了一程已經到家了。

在這一個暑假裏，寂寞的松林，和無言的海流，被這五個女孩子點染得十分熱鬧，她們對着白浪低吟，對着激潮高歌，對着朝霞微笑，有時竟對着海月垂淚。不久暑假將盡了，那天夜裏正是月望的時候，她們黃昏時擎着簫笛等來了。

露沙說「明天我們就要進城去，這海上的風景，只有這一次的享受了。今晚我們一定要看日落和月出……這海邊上雖有幾家人家，但和我們也混熟了，縱晚點回去也不要緊，今天總要盡興才是。」大家都極同意。

西方紅灼灼地光閃爍着，海水染成紫色，太陽足有一個臉盆大，起初蓋着黃紅色的雲，有時露出兩道紅來，彷彿火神怒睜兩眼，向人間狠視般，但沒有幾分鐘那兩道紅線化成一道，那彩霞和彗星般散在西北角上，那火盆般的太陽已到了水平線上，一霎眼那太陽已如獅子滾繡珠般，打個轉身沈向海底去了。天上立刻露出淡灰色來，只在西方還有些五彩餘輝閃爍着。

海風吹拂在宗瑩的散髮上，如柳絲輕舞，她倚着松柯低聲唱道：

「我欲登芙蓉之高峯兮，

白雲阻其去路。

我欲攀綠蘿之俊藤兮；

懼頽巖而踟躇。

傷煙波之蕩蕩兮；

伊人何處？

叩海神久不應兮；

唯漫歌以代哭！」

接着歌聲，又是一陣簫韻，其聲嚶嚶似蜂鳴羣芳叢裏，其韻溶溶似落花輕逐流水，漸提漸高激起有如孤鴻哀唳碧空，但一折之後又漸轉和緩恰似水滲灘底嗚咽不絕，最後音響漸杳，歌聲又起道：

「臨碧海對寒素兮。

何煩紆之縈心！

浪滔滔波蕩蕩兮，

傷孤舟之無依！

傷孤舟之無依兮，

愁綿綿而永繫！」

大家都被了歌聲的催眠，沈思無言，便是那作歌的宗瑩，也只有微嘆的餘音，還在空中蕩漾罷了。

二

她們搬進學校了。暑假裏浪漫的生活，只能在夢裏夢見，在回想中想見。這幾天她們都是無精打彩的。露沙每天只在圖書館，一張長方桌前坐着，拏着一枝筆，癡癡地出神，看見同學走過來時，她便將人家慢慢分析起來，同學中有一個叫松文的從她面前走過，手裏正拏着信，含笑的看着，露沙等她走後，便把她從印象中提出，層層地分析，過了半點鐘。便抽去筆套，在一冊小本子上寫道：

「一個很體面的女郎，她時時向人微笑，多美麗呵！只有含露茶蘼能比擬她。但是最真誠和甜美的笑容，必定當她讀到情人來信時才可以看見！這時不止像含的茶蘼了。并且像斜陽薰醉的玫瑰。又柔媚又艷麗呢！」她寫到這裏又有一個同學從她面前走過。她放下她的小本子，換了宗旨不寫那美麗含笑的松文了！她將那個後來的同學照樣分析起來。這個同學姓鄺在她一級中年紀最大。——大約將近四十歲了——她擎着一堆書，縐着眉走過去。露沙望着她的背影出神。不禁長嘆一聲，又擎起筆來寫道：——「她是四十歲的母親了，——她的兒已經十歲——當她擎着先生發的講義——二百餘頁的講義，細細的理解時，她不由得想起她的兒來了。她那時繃緊眉頭，合上兩眼，任那眼淚把講義溼透，也仍不能止住她的傷心。」

先生們常說：「她是可佩服的學生。」我也只得這麼想，不然他那緊繃的眉峯，便不時惹起我的悲哀；我必定要想到：「人多麼傻呵！因為不相干什麼知識

——甚至於一張破紙文憑，把精神的快活完全犧牲了……」』噹噹一陣喫飯鐘響，她才放下筆，從圖書館出來，她一天的生活大約如是，同學們都說她有神經病，有幾個刻薄的同學給她起個綽號，叫「著作家」，她每逢聽見人們嘲笑她的時候。只是微笑：「算了吧！著作家談何容易？」說完這話，便頭也不回的跑到圖書館去了。

宗瑩最喜歡和同學談情。她每天除上課之外，便坐在講堂裏，和同學們說：「人生的樂趣，就是情。」她們同級裏有兩個人，一個叫做蘭馨，一個叫作孤雲，她們兩人最要好。然而也最愛打架。她們好的時候，手挽着手。頭偃着頭，低低地談笑。或商量兩個人作一樣衣服，用什麼樣花邊，或者作一樣的鞋，打一樣的別針，使無論什麼人一見她們，就知道她們是頂要好的朋友，有時預算星期六回家，誰到誰家去，她們說到快意的時候，竟手舞足蹈，合唱起來。這時宗瑩必定要拉着玲玉說：「你看她們多快樂呵！真是人若沒有感情，就不能生活了。情是

滋潤草木的甘露，要想開美麗的花，必定要用情汁來灌溉，玲玉也悄悄地談論着。我們級裏誰最有情，誰有真情，宗瑩笑着答她道：「我看你最多情，——最沒情就是露沙了。她永遠不相信人，我們對她說情，她便要笑我們。其實她的見地實在不對。」玲玉便懷疑着笑說道：「真的嗎？……我不相信露沙無情，你看她多喜歡笑，多喜歡哭呀。沒情的人，感情就不應當這麼易動。」宗瑩聽了這話，沈思一回，又道：「露沙這人真奇怪呀！……有時候她鬧起來，比誰都活潑，及至靜起來，便誰也不理的躲起來了。」

她們一天到晚，只要有閑的時候，便如此的談論，同學們給她們起了綽號。叫「情迷。」她們也笑納不拒。

雲青整天理講義，記日記。雲青的姐妹最多。她們家庭裏因組織了一個娛樂會。雲青全份的精神都集中在這裏，下課的時候，除理講義，抄筆錄，和記日記外，就是作簡章，和寫信。她性情極圓和，無論對於什麼事，都不肯喫虧，而且

是出名的拘謹。同級裏每回開級友會，或是愛國運動。她雖熱心幫忙，但叫她出頭露面，她一定不答應。她唯一的推辭只說：「家裏不肯。」同學們能原諒她的，就說她家庭太頑固，她太可憐，不能原諒她，就冷笑着說：「真正是個薛寶釵。」她有時候聽見這種的嘲笑，便呆呆坐在那里。露沙若問她出什麼神？她便悲抑着說：「我只想求人了解真不容易！」露沙早聽慣她這種語調態度，也只冷冷地答道：「何必求人了解？老實說便是自己有時也不了解自己呢？」雲青聽了露沙的話，就立刻安適了，仍舊埋頭作她的工作。

蓮裳和他們四人不同級，她學的是音樂。她每日除了練琴室裏彈琴，便是操場上唱歌。她無憂無慮，好像不解人間有煩惱事，她每逢聽見雲青露沙談人無味一類的話，她必插嘴截住她們的話說：「哎呀！你們真討厭。竟說這些沒意思的話，有什麼用處呢？來吧！來吧！操場玩去吧！」她跑到操場裏，跳上秋千架，隨風上下翻舞，必弄得一身汗她才下來，她的目的，只是快樂。她最憎厭學哲理

的人，所以她和露沙她們不能常常在一處，只有假期中，她們偶然聚會幾次罷了。

她們在學校裏的生活很平淡，差不多沒有什麼意外的事情發現。到了第三個年頭，學校裏因為愛國運動，常常罷課。露沙打算到上海讀書。開學的時候，同學們都來了，只短一個露沙。雲青玲玉宗瑩都感十分悵惘，雲青更抑抑不能耐，當日就寫了一封信給露沙道：

「露沙：

賜書及宗瑩書，讀悉一是；離愁別恨，思之痛，言之更痛！露沙！千絲萬縷，從何訴說？知惜別之不免。悔歡聚之多事矣！悠悠不決之學潮，至茲告一結束，今日已始行補課，同堂相見，問及露沙，上海去也。局外人已不勝爲吾四人憾，况身受者乎？吾不欲聽其問，更不忍筆之於此以增露沙愁也！所幸吾儕之以志行相契，他日共事社會，不難舊雨重逢，再作昔日之遊，

話別情，傾積愫，且喜所期不負，則理想中樂趣，正今日離愁別恨有以成之；又何惜今日之一別，以致永久之樂乎？雲素欲作積極語，以是自慰，亦勉以是爲露沙慰，知露沙離羣之痛，總難忽然於心。姑以是作無聊之極想，當耐味之榆柑可也。

今日校中之開學式，一種蕭條氣象，令人難受，露沙！所謂「別時容易見時難。」吾終不能如太上之忘情，奈何！得暇多來信，餘言續詳，願頌康健！

雲青

雲青寫完信，意緒兀自懶散，在這學潮後，雜亂無章的生活裏，只有沈悶煩紆，那守時刻司打鐘的僕人，一天照樣打十二回鐘，但課堂裏零零落落，只有三四個人上堂。教員走上來，四面找人，但窗外一個人影都沒有。院子裏只有垂楊對那孤寂的學生教員，微微點頭。玲玉，宗瑩和雲青三個人，只是在操場裏閒談

，這時正是秋涼時候，天空如洗，黃花滿地，西風爽厲。一羣羣雁子都往南飛，更覺生趣索然。她們起初不過談些解決學潮的方法，已覺前途的可怕，後來她們又談到露沙了。玲玉說：「露沙走了，與她的前途未始不好。只是想到人生聚散，如此易易，太沒意思了，現在我們都是作學生的時代，肩上沒有重大的責任，尙且要受種種環境支配，將來投身社會，豈不更成了機械嗎？……」雲青說：「人生有限的精力。消磨完了就結束了，看透了到不值得愁前慮後呢？」宗瑩這時候正在葡萄架下，看纍纍酸子，忽接言道：「人生都是苦惱，但能不想就可以不苦了！」雲青說：「也只有作如此想。」她們說着都覺倦了，因一齊回到講堂去。宗瑩的桌上忽放着一封信，是露沙寄來的，她忙忙撕開念道：

「人壽究竟有幾何？窮愁潦倒過一生；未免不直得！我已決定日內北上，以後的事情還講不到，且把眼前的快樂享受了再說。宗瑩！青雲！玲玉！從此不必求那永不開口的月姊——傳我們心弦之音了！呵！再見！」

宗瑩喜歡得跳起來。玲玉雲青也盡展愁眉，她們并且忙跑去通知蓮裳，預備歡迎露沙。

露沙到的那天，她們都到火車站接她。把她的東西交給底下人拏回去。她們五個人一齊走到公園裏。在公園裏喫過晚飯，便在社稷壇散步，她們談到暑假分別時曾叮囑到月望時，兩地看月傳心曲，誰想不到三個月，依舊同地賞月了！在這種極樂的環境裏，她們依舊恢復她們天真活潑的本性了。

她們談到人生聚散的無定，露沙感觸極深，因述說她小時的朋友的一段故事！

「我從九歲開始念書，啓蒙的先生是我姑母，我的書房，就在她寢室的套間裏。我的書桌是紅漆的，上面只有一個墨盒，一管筆，一本書，桌子面前一張木頭椅子。姑母每天早晨教我一課書，教完之後，她便把書房的門倒鎖起來，在門後頭放着一把水壺，念渴了就渴白開水，她走了以後，我把我的書打開。忽聽

見院子裏妹妹唱歌。哥哥學貓叫，我就慢慢爬到桌上站在那里，從窗眼往外看；妹妹笑，我也由不得要笑，哥哥追貓心裏也像幫忙一塊追似的，我這樣站着兩點鐘也不覺倦，但只聽見姑母的脚步聲，就趕緊爬下來，很規矩的坐在那里，姑母一進門，正顏厲色的向我道：「過來背書，」我那里背得出。便認也不會認得。姑母怒極，喝道：「過來！」我不禁哀哀地哭了，她掣着皮鞭抽了幾鞭。然後狠狠的說：「十二點再背不出，不用想喫飯呵！」我這時恨極這本破書了。但爲要喫午飯，也不能不拼命的念，僥倖背出來了，混了一頓午飯喫。但是念了一年，一本三字經還不會念完。姑母恨極了，告訴了母親把我狠狠責罰了一頓，從此不教我念書了。我好像被赦的死囚，高興極了。

有一天我正在同妹妹作小衣服玩，忽聽見母親叫我說：「露沙！你一天在家裏不念書，竟頑皮，把妹妹都引壞了。我現在送你上學校去，你若不改，被人趕出來，我就不要你了。」我聽了這話，又怕又傷心，不禁放聲大哭。後來哥哥把我

抱上車，送我到東城一個教會學堂裏，我才邁進校長室，心裏便狂跳起來。在我的小生命裏，是第一次看見藍眼睛，高鼻子的外國人，況且這校長滿臉威嚴。我哥哥和她說：「這小孩子是我的妹妹，她很頑皮，請你不用客氣的管束她。那是我們全家所感激的。」那校長對我看了半天說：「哦！小孩子！你應當聽話，在我的學校裏，要守規矩，不然我這裏有皮鞭，牠能責罰你。」她說着話，把手向牆上一捺。就聽見「瑯瑯！」一陣鈴響，不久就走進一個中國女人來，年紀二十八九，這個人比較長溫和得多，她走進來和校長鞠了個躬，並不說話，只聽見校長叫他道：「魏教習！這個女孩是到這里讀書的，你把他帶去安置了吧！」那個魏教習就拉着我的手說：「小孩子！跟我來！」我站着不動。兩眼望着我的哥哥，好似求救似的，我哥哥也似了解我的意思，因安慰我說：「你好好在這里念書，我過幾天來看你。」我知道無望了，只得勉強強跟着魏教習到裏邊去。

這學校的學生，都是些鄉下孩子，她們有的穿着打補釘的藍布褂子，有的頭

上扎着紅頭繩，見了我都不住眼的打量，我心裏又徬徨，又悽楚。在這滿眼生疏的新環境裏，覺得好似不繫之舟，前途命運真不可定呵。迷糊中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見魏教習領我走到樓下東邊一所房子前站住了。用手輕輕敲了幾下門，那門便「呀」的一聲開了。一個女郎戴着蔚藍眼鏡，兩頰嬌紅，眉長入鬢，身上穿着一件月白色的長衫，微笑着對魏教習鞠了躬說：「這就是新來的小學生嗎？」魏教習點點頭說：「我把她交給你，一切的事情都要你留心照應，」說完又回頭對我說：「這裏的規矩，小學生初到學校。應受大學生的保護和管束，她的名字叫秦美玉，你應當叫她姐姐，好好聽她的話，不知道的事情都可以請教她。」說完站起身來走了。那秦美玉拉着我的手說：「你多大了？你姓什麼？叫什麼？……這學校的規矩很利害，外國人是不容情的，你應當事事小心」她正說着，已有人將我的鋪蓋和衣物拏進來了。我這時忽覺得詫異，怎麼這屋子裏面沒有牀鋪呵？後來又看她把牆壁上的木門推開了，裏頭放着許多被褥，另外還有一個牆櫥，便是

放衣服的地方，她告訴我這屋裏住五個人，都在這木板上睡覺。此外，有一張長方桌子，也是五個人公用的地方，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種簡鄙的生活，彷彿到了一個特別的所在，事事都覺得不慣。并且那些大學生，又都正顏厲色的指揮我打水掃地，我在家從來沒作過，况且年齡又太幼弱，怎麼能作得來，不過又不敢不作，到煩難的時候，只有痛哭，那些同學又都來看我，有的說「這孩子真沒出息！」有的說：「管管她就好了。」那些沒有同情的刺心話，真使我又羞又急，後來還是秦美玉有些不過意，撫着我的頭說：「好孩子！別想家，跟我玩去。」我擦乾了眼淚，跟她走出來，院子裏有秋千架，有蕩木，許多學生在那裏玩耍，其中有一個學生，和我差不多大，穿着藕合色的洋紗長衫，對我含笑的望，我也覺得她和別的同学不同，很和氣可近的，我不知不覺和牠熟識了，我就別過秦美玉和她牽着手，走到後院來，那里有一棵白楊樹，底下放着一塊擣衣石，我們並肩坐在那里，這時正是黃昏的時候，柔媚的晚霞，綴成幔天紅罩，金光閃射，正映

在我們兩人的頭上，她忽然問我道：「你會唱聖詩嗎？」我搖頭說「不會，」她低頭沈思半晌說：「我會唱好幾首，我教你一首好不好？」我點頭道：「好！」她便輕輕柔柔地唱了一首，歌詞我已記不得了。只是那爽脆的聲韻，恰似鶯鶯低吟，春燕輕歌，到如今還深刻腦海，我們正在玩得有味，忽聽見一陣鈴響，她告訴我喫晚飯了。我們依着次序，走進膳堂，那膳堂在地窖裏，很大的一間房子，兩旁都開着窗戶，從窗戶外望，平地上所種的杜鵑花正開得燦爛嬌豔，迎着殘陽，真覺爽心動目。屋子中間排着十幾張長方桌，桌的兩旁放着木頭板凳，桌上當中放着一個綠盆，盛着白木頭筷子和黑色粗碗，此外排着八碗茄子羹白水，每兩人共喫一碗，在桌子東頭，放着一菠蘿捧子面的窩窩頭，黃騰騰好似金子的顏色，這又是我從來沒喫過的，秦美玉替我拏了兩塊放在面前。我拏起來咬了一口，有點甜味，但是嚼在嘴裏，粗糙非常，至於那碗茄子，更不知道是什麼味道，又澀又苦。想來既沒有油，鹽又放多了，我肚子其實很餓，但我拿起筷子勉強喫了

兩口，實在嚥不下，心裏一急，那眼淚點點滴滴都灑在窩窩頭上了，那些同學見我這種情形，有的誹笑我，有的談論我，我彷彿聽見她們說：「小姐的派頭倒十足，但爲什麼不喫小廚房的飯呢？」我那時不知道這學校的飯是分等第的，有錢的喫小廚房飯，沒錢就吃大廚房的飯，我只疑疑惑惑不知道她們說什麼，只怔怔地看着飯菜垂淚，直等大家都喫完，才一齊散了出來。我自從這一頓飯後，心裏更覺得難受了，這一夜翻來覆去，無論如何睡不着，看那清碧的月光，從樹杪上移到我屋子的窗櫺上，又移到我的枕上，直至月光充滿了全屋，我還不會入夢，只聽見四個同學呼聲雷動，更感焦燥，那眼淚又不由自主的流下來了。直到天快亮，我才迷迷忽忽睡了一覺。

第二天的飯菜，依舊是不能下箸。那個小朋友知道這消息，到喫飯的時候，特把她家裏送來的菜，撥了一半給我，我才得喫了一頓飽飯，這種苦楚直挨了兩個星期，才略覺習慣些，我因爲這個小朋友待我極好。因此更覺親熱，直到光復

那一年，我家裏搬到天津去，我才離開這學校，我的小朋友也回通州去了，到光復以後我已經十三歲了，我的小朋友十二歲，我們一齊都進公立某小學校，後來她因為想學醫到別處去，我們五六年不見，想不到前年她又到北京來，我們因又得歡聚，不過現在她又走了——聽說她已和人結婚——很不得志，得了肺病，將來能否再見，就說不定了。」

「你們說人生娶散有一定嗎？」露沙說完，兀自不住聲的嘆息，這時公園遊人已漸漸散盡，大家都有倦意。因趁着光慢慢走出園來，一同僱車回學校去。

露沙自從上海回來後，宗瑩和雲青，玲玉，都覺格外高興，這時候她們下課後，工作的時候很少，總是四個人拉着手，在芳草地上，輕歌快談。說到快意時，便哈天撲地的狂笑，說到淒楚時便長吁短嘆，其實都脫不了孩子氣，什麼是人生！什麼是究竟！不過嘴裏說說，真的苦趣還一點沒嘗到呢！

三

光陰快極了，不覺又過了半年，不解事的露沙，玲玉，雲青，宗瑩，蓮裳，不幸接二連三都倦入愁海了。

第一個不幸的便是露沙，當她幼年時飽受冷刻環境的薰染，養成孤僻倔強的脾氣，而她天性又極富於感情，所以她竟是個智情不調和的人。當她認識那青年梓青時。正在學潮激烈的當兒。天上飄着鵝毛片般的白雪，空中風聲凜冽，她奔波道途，是一心只顧這麼開會，怎麼發宣言，和那些青年聚在一起，討論這一項，解決那一層，她初不會預料到這一點的因，而生出絕大的果來。

梓青是個沈默孤高的青年，他的議論最澈底，在會議的席上，他不大歡喜說話，但他的論文極多，露沙最喜歡讀他的作品，在心流的溝裏，她和他不知不覺已打通了，因此不斷的通信，從泛泛的交誼，變為同道的深契，這是露沙的生涯。

勃勃，把從前的冷淡態度，融化許多，她每天除上課外，便是到圖書館看書，看到有心得，她或者作短文，和梓青討論，或者寫信去探梓青的見解，在這個時期裏，她的思想最有進步，并且她又開始研究哲學，把從前懵懵懂懂的態度都改了。

有一天正上哲學課，她擎着一枝鉛筆記先生口述的話，那時先生正講人生觀的問題，中間有一句說：『人生到底是什麼？』她聽了這話，忽然思潮激湧，停了手裏的筆，更聽不見先生繼續講些什麼？只怔怔的盤算，『人生到底作什麼？……牽來牽去，忽想到戀愛的問題上去，——青年男女，好像是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花，美麗的顏色足以安慰自己，誘惑別人，芬芳的氣息，足以滿足自己，迷戀別人。但是等到花殘了，葉枯了，人家棄置，自己憎厭，花木不能躲時間空間的支配，人類也是如此，那末人生到底是什麼？……其實又有什麼可作？戀愛不也是一樣嗎？青年是互相愛戀，愛戀以後怎麼樣？……不是和演劇般，到結局時

無論悲喜，總是空的呵！并且愛戀的花，常常襯着苦腦的葉子，如何跳出這可怕的圈套，清淨一輩子呢？……」她越想越玄，後來弄得不得主意，喫飯也不正經，有時只端着飯碗擎着筷子出神，睡覺也不正經睡，半夜三更坐了起來發怔，甚至於痛哭了。

這一天下午，露沙又正犯着這哲學病，忽然梓青來了一封信，裏頭有幾句話說：「枯寂的人生真未免太單調了！……唉！什麼時候才得甘露的潤澤，在我空漠的心田，開朵燦爛的花呢？……恐怕只有漠拜「愛神，」求她的憐憫了！」這話和她的思想，正犯了衝突。交戰了一天，仍無結果。到了這一天夜裏，她勉強強強寫了梓青的回信，那話處處露着徬徨矛盾的痕跡，到第二天早起從新看看，自己覺得不妥，因又撕了，結果只寫幾個字道：「來信收到了，人生不過爾爾，苦也罷，樂也罷，幾十年全都完了，管他呢！且隨遇而安罷！」

活潑潑的露沙，從此憔悴了！消沈了！對於人間時而信，時而疑，神經越加

敏銳，閒步到中央公園，看見鴨子在鐵欄裏游泳，她便想到，人生和鴨子一樣的不自由，一樣的愚鈍，人生到底作什麼？聽見鸚鵡叫，她便想到人們和鸚鵡一樣，刻板的說那句話。一樣的不能跳出那籠子的束縛，看見花落葉殘便想到人的末路——死——彷彿天地間只有愁雲滿佈，悲霧迷，無一不足引起她對世界的悲觀，弄得精神衰頹。

露沙的命運是如此。雲青的悲劇同時開演了，雲青向來對於世界是極樂觀的，她目的想作一個完美的教育家，她願意到鄉村的地方——綠山碧水，——的所在，招集些鄉村的孩子，好好的培植她們，完成甜美的果樹，對於露沙那種自尋苦惱的態度，每每表示反對。

這天下午牠們都在學校園葡萄架上閒談，同級張君，拏了一封信來，遞給露沙，她們都圍攏來問『這是誰的信，我們看得嗎？』露沙說『這是蔚然的信，有什麼看不得的。』她說着因把信撕開，抽出來念道：——

「露沙君；

不見數月了！我近來很忙。沒有寫信給你，抱歉得很！你近狀如何？念書有得嗎？我最近心緒十分惡劣，事事都感到無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覺無所着落，好像黑夜中，獨駕扁舟，漂泊於四無涯際，深不見底的大海汪洋裏，徬徨到底點了呵！日前所云事，曾否進行，有效否，極盼望早得結果，慰我不定的心。別的再談。

蔚然」

宗瑩說，「這個人不就是我們上次在公園遇見的嗎？……他真有趣，抱着一大冊講義，睡在椅子上看，……他託你什麼事？……露沙！」

露沙沈吟不語，宗瑩又追問了一句，露沙說，「不相干的事。我們說我們的吧！時候不早，我們也得看看點書纔對。」這時玲玉和雲青正在那裏唧唧噥噥商量星期六照像的事，宗瑩招呼了她們，一齊來到講堂。玲玉到圖書室找書預備作論文，她本要雲青陪她去，被露沙攔住說：「宗瑩也要找書，你們倆何不同去。」

「玲玉才捨了雲青，和宗瑩去了。」

露沙叫雲青道：「你來！我有話和你講。」雲青答應着一同出來，她們就在柳陰下，一張凳子上坐下了。露沙說：「蔚然的信你看了覺得怎樣？」雲青懷疑着道：「什麼怎麼樣？我不懂你的意思？」露沙說：「其實也沒有什麼？……我說了想來也不至於惱我吧？」雲青說：「什麼事？你快說就是了。」露沙說：「他信裏說他十分苦悶，你猜爲什麼？……就是精神無處寄託，打算找個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靈魂的枯寂！他對於你十分信任，從前和我說過好幾次，要我先容，我怕碰釘子，直到如今不會說過，今天他又來信，苦苦追問，我才說了，我想他的人格，你總信得過，作個朋友，當然不是大問題是不是？」雲青聽了這話，一時沒說什麼，沈思了半天說：「朋友原來不成問題，……但是不知道我父親的意思怎樣？等我回去問問再說吧！」……露沙想了想答道：「也好吧！但希望快點！」牠們談到這里，聽見玲玉在講堂叫她們，便不再往下說，就回到講堂

去。

露沙帮着玲玉找出漢書藝文志來，混了些時，玲玉和宗瑩都伏案作文章，雲青擎着一本唐詩，怔怔凝思，露沙叉着手站在玻璃窗口，聽柳樹上的夏蟬不住聲的嘶叫，心裏只覺悶悶地，無精打彩的坐在書案前，書也懶看，字也懶寫。孤雲從外頭進來，撫着露沙的肩說：『怎麼又犯了毛病啦！眼淚汪汪是什麼意思呵！』露沙滿腔煩悶悲涼，經她一語道破，更禁不住，爽性伏在桌上嗚咽起來，玲玉，宗瑩和雲青都圍攏來，安慰她，玲玉，再三問她為什麼難受，她只是搖頭，她實在說不出具體的事情來，這一下午她們四個人都沉悶無言，各人歎息各人的，這種的情形，絕不是頭一次了。

冬天到了，操場裏和校園中沒有她們四個人的影子了，這時她們的生活只在圖書館或講堂裏，但是圖書館是看書的地方，她們不能談心，講堂人又太多，到不得已時，她們就躲在櫛浴室裏，那裏有頂大的洋爐子，他們圍爐而談，毫無妨

礙。

最近兩個星期，露沙對於宗瑩的態度，很覺懷疑。宗瑩向來是笑容滿面。喜歡談說的，現在却不然了，鎮日坐在講堂，手裏擎着筆在一張破紙上，畫來畫去，有時忽向玲玉說：『作人真苦呵！』露沙覺得她這種形態，絕對不是無因，這一天的第二課正好教員請假，露沙因約了宗瑩到櫛沐室談心，露沙說：『你有什麼爲難的事嗎？』她沉吟了半天說：『你怎麼知道？』露沙說：『自然知道，……你自己不覺得，其實誠於中形於外，無論誰都瞞不了呢！』宗瑩低頭無言，過了些時，她才對露沙說：『我告訴你，但請你守祕密。』露沙說：『那自然啦，你說吧！』

『我前幾個星期回家，我母親對我說有個青年，要向我求婚，據父親和母親的意思，都很歡喜他，他的相貌很漂亮，學問也很好，但只一件他是個官僚，我的志趣你是知道的，和官僚結婚多討厭呵！而且他的交際極廣，難保沒有不規則

的行動，所以我始終不能決定，我父親似乎很生氣，他說：「現在的女孩子，眼裏那有父母呵，好吧！我也不能強迫你，不過我覺得這是個好機會，我作父親的有對你留意的責任，你若自己錯過了，那就不能怨人，……據我看那個青年，實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將來至少也有科長的希望……」我被他這一番話說得真覺難堪，我當時一夜不曾合眼，我心裏只恨爲什麼這麼倒霉？若果始終要爲父母犧牲。我何必念書進學校。只過我六七年前小姐的生活，早晨睡到十一二點起來，看看不相干的閒書，作兩首調調的詩，滿肚皮的佳人才子的思想，三從四德的觀念，那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自然遵守，也沒有什麼苦惱了！現在既然進了學校，有了智識，叫我屈伏在這種頑固不化的威勢下，怎麼辦得到！我犧牲一個人不要緊，其奈良心上過不去，你說難不難？……」宗瑩說到傷心時，淚珠兒便不斷的滴下來，露沙到弄得沒有主意了，只好想法安慰她說：「你不用着急，天下沒有不愛子女的父母，她絕不忍十分難爲你……」

宗瑩垂淚說：『爲難的事還多呢？豈止這一件。你知道師旭常常寫信給我嗎？』露沙詫異道：『師旭是不是那個很胖的青年？』宗瑩道：『是的』……『他頭一封怎麼寫的？』露沙如此的問，宗瑩道：『他提出一個問題和我討論，叫我一定須答覆，而且還寄來一篇論文叫我看完交回，這是使我不信的原因。』露沙聽完，點頭嘆道：『現在的社交，第一步就是以討論學問爲名，那招牌實在是在堂皇得很，等你真真和他討論學問時，他便再進一層，和你討論人生問題，從人生問題裏便渲染上許多憤慨悲抑的感情話，打動了你，然後戀愛問題就可以應運而生了。……簡直是作戲，所幸當局的人總是一往情深，不然豈不味同嚼蠟！』宗瑩說：『什麼事不是如此？……作人只得模糊些罷了。』

她們正談着，玲玉來了，她對她們作出嬌癡的樣子來，似笑似惱的說：『啊！兩個人像煞有介事，……也不理人家，』說着歪着頭看她們笑，宗瑩說：『來！來！……我頂愛你！』一壁說，一壁走，過來拉着她的手，她就坐在宗瑩的

旁邊，將頭靠在她的胸前說：「你真愛我嗎？……真的嗎？」……「怎麼不真！
 『宗瑩應着便輕輕在她手上吻了一吻。露沙冷冷地笑道：『果然名不虛傳，情迷
 碰到一起就有這麼些做作！』玲玉插嘴道：『噢！世界上你頂沒有愛，一點都不
 愛人家』露沙現出很悲涼的形狀道：『自愛還來不及，說得愛人家嗎？』玲玉有
 些惱了。兩頰緋紅說：『露沙頂忍心，我要哭了！我要哭了！』說着當真眼圈紅
 了，露沙說：『得啦！得啦！和你鬧着玩呵！……我縱無情，但對於你總是愛的
 ，好不好；』玲玉雖是哈哈地笑，眼淚却隨着笑聲滾了下來。正好雲青找到她們
 處來，玲玉不容她開口，拉着她就走說：『走吧！走吧！露沙一點不愛人家，還
 是你好，你永永愛我！』雲青只遲疑的說：『走嗎？……真是的！』又回頭對我
 們笑道：『這是怎麼回事？……你們不走嗎？……』宗瑩說：『你先走好了，我們
 等等就來。』玲玉走後。宗瑩說：『玲玉真多情，……我那親戚若果能娶她，真
 是福氣！』露沙道：『真的！你那親戚現在怎麼樣？你這話已對玲玉說過嗎？』

宗瑩說：「我那親戚不久就從美國回來了，玲玉方面我約略說過，大約很有希望吧！」「哦！聽說你那親戚從前曾和另外一個女子訂婚，有這事嗎？」露沙又接着問，宗瑩歎道：「可不是嗎？現在正在離婚，那邊執意不肯，將來麻煩的日子有呢！」露沙說：「這恐怕還不成大問題，……只是玲玉和你的親戚有否發生感情的可能，到是個大問題呢？……聽說現在玲玉家裏正在介紹一個姓胡的，到底也不知什麼結果？」宗瑩道：「慢慢地再說吧！現在已經下堂了。底下一課文學史，我們去聽聽吧！」她們就走向講堂去。

她們四個人先後走到成人的世界去了。從前的無憂無愁的環境，一天一天消失。感情的花，已如荼如火的開着，燦爛溫馨的色香，使她們迷戀，使她們嘗到甜蜜的愛的滋味，同時使她們了解苦惱的意義。

這一年暑假，露沙回到上海去，玲玉回到蘇州去。雲青和宗瑩仍留在北京，她們臨別的末一天晚上，約齊了住在學校裏，把兩張木床合併起來，預備四個人

聯床談心，在傍晚的時候，她們在殘陽的餘耀下，唱着離別的歌兒道：

「潭水桃花，故人千里，

離歧默默情深，

兩地思量共此心！

何時重與聯襟？

願化春波送君來去，

天涯海角相尋。」

歌調蒼涼，她們的聲音越來越低，直至無聲，露沙嘆道：「十年讀書，得來的時候，看見別人讀書，十分羨慕，心想我若能有知識，不知怎樣的快樂，若果知道越有知識，越與世不相容，我就不當讀書自苦了，」宗瑩說：「誰說不是呢？就拏我個人的生活說吧！我幼年的時候，沒有兄弟姊妹，父母十分溺愛，也

不許進學校，只請了一位老學究，教我讀毛詩左傳，閒時學作幾首詩。一天也不出門，什麼是世界我也不知道，覺得除依賴父母過我無憂無慮的生活外，沒有一點別的思想，那時在別人或者看我很可惜，甚至於覺得我很可憐，其實我自己到一點不覺得。後來我有一個親戚，時常講些學校的生活，及各種常識給我聽，不知不覺中把我引到煩惱的路上去，從此覺得自己的生活，樣樣不對不舒服，千方百計和父母要求晉學校，晉了學校，人生觀完全變了。不容於親戚，不容於父母，一天一天覺得自己孤獨，什麼悲愁，什麼無聊，逐件發明了。……豈不是知識誤我嗎？」她們三人的談話，使玲玉受了極深的刺激，呆呆地站在秋千架旁，一語不發，雲青無意中望見。因撇了露沙宗瑩走過來，拊在她的肩上說：「你怎樣了？……有什麼不舒服嗎？」玲玉仍是默默無言，搖搖頭回過臉去，那眼淚便撲朔朔滾了下來，她們三人打斷了話頭，拉着她到櫥浴室裏，替她拭乾了淚痕，談些談諧的話，才漸漸恢復了原狀。

到了晚上，她們四人睡在床上，不住的講這樣說那樣，弄到四點多鐘才睡着。第二天下午露沙和玲玉乘京浦的晚車離開北京，宗瑩和雲青送到車站，當火車頭轉動時，玲玉已忍不住嗚咽起來，露沙生性古怪，她遇到傷心的時候，總是先笑，笑夠了，事情過了，她又慢慢想着獨自垂淚，宗瑩雖喜言情，但她却不
好哭，雲青對於什麼事，好像都不足動心的樣子，這時對着漸去漸遠的露沙玲玉，只是怔怔呆望，直到火車出了正陽門，連影子都不見了，她才微微嘆着氣回去了。

在這分別的期中，雲青有一天接到露沙的一封信說：

「雲青：

人間譬如一個荷花缸：人類譬如缸裏的小蟲，無論怎樣聰明，也逃不出人間的束縛，回想臨別的那天晚上，我們所說的理想生活——海邊修一座精緻的房子，我和宗瑩開了對海的窗戶，寫偉大的作品；你和玲玉到臨海的村

裏，教那天真的孩子念書，晚上回來，便在海邊的草地上喫飯，談故事，多少快樂——但是我恐怕這話，永久是理想的呵！你知道宗瑩已深陷於愛情的漩渦裏，玲玉也有愛劍卿的趨勢。雖然這都是她們倆的事，至於我們呢？蔚然對於你陷溺極深，我到上海後，見過他幾次，覺得他比從前沉悶多了。每仰天長嘆，好像有無限隱憂似的。我屢次問他，雖不會明說什麼，但對於你的渴慕仍不時流露出來。雲青！你究竟怎麼對付他呢？你向來是理智勝於感情的，其實這也是她們不到的觀察，對於蔚然的誠摯，能始終不爲所動嗎？況且你對於蔚然的人格曾表示相信，那末你所以拒絕他的，豈另有苦衷嗎？……

按說我的爲人，在學校裏，同學都批評我極冷淡寡情，其實人間的蟲子，要想作太上的忘情，只是矯情吧了！不過有的人喜歡用情——卽世上所謂的多情——有的不喜歡用情，一旦若用了，更要比多情的深摯得多呢？我相

信你不是無情，只是深情，你說是不是？

你前封信會問我梓青的事，在事實上我沒有和他發生愛情的可能，但愛情是沒有條件的。外來的桎梏，正未必能防範得住呢？以後的結果，實不可預料，只看上帝的意旨如何罷了。

露沙

雲青接到這封信，受了極大的刺激，用了兩天兩夜的思維，仍不能決定，她只得打電話叫宗瑩來商量，宗瑩問她對於蔚然本身有無問題，雲青答道：「我向來沒有和男子們交接，我覺得男子可以相信的很少，至於蔚然的人格，我始終信仰，不過我向來理智強於感情，這事的結果，若是很順當的，那末到也沒什麼，若果我父母以爲不應當……或者親戚們有閒話，那我寧可自苦一輩子，報答她的情義，叫我勉強屈就是作不到的。」

宗瑩聽完這話，沉想些時說：「我想你本身若是沒有問題，那末就可以示意蔚然，叫她託人對你父母提出，豈不妥當嗎？」雲青懶懶道：「大約也只有這麼

辦了，……咳！真無聊……」她們商量妥當，宗瑩也就回去了。

傍晚的時候，蘭馨來找雲青，談話之間，便提到露沙，蘭馨說：「我前幾天聽見人說，露沙和梓青已發生戀愛了，但梓青已經結婚了，這事將來怎麼辦呢？」

雲青怔怔地看着牆上的風景畫出神，歇了半天說：「這或者是人們的謠傳吧！……我看露沙不至於這麼糊塗！」

「咳！你也不要說這話，……固然露沙是極明白，不至於上當，但梓青的婚姻是父母強迫的，本沒有愛情可言，他縱對於露沙要求情愛，按真理說並不算大不道，不過社會上一般人；未免要說閒話罷了。……露沙最近有信嗎？」

「有信，對於這事，她也曾說過，但她的主張，怕不至於就會隨隨便便和梓青結婚吧？她向來主張精神生活的，就是將來發生結婚的事情，也總得有相當的機會。」

「其實她近年來，在社會上已很有發展的機會，還是不結婚好，不然埋沒了未免可惜……你寫信還是勸她努力吧！」

她們正談着，一陣電話鈴響，原來是孤雲找蘭馨說話，因打斷了她們的話，蘭馨接了電話。孤雲要約她公園玩去，她於是辭了雲青到公園去。

雲青等她走後，便獨自坐在廊子底下，默默沈思：「覺得人生真是有限，像露沙那種看得破的人，也不能自拔？宗瑩更不用說了……便是自己也不免宛轉困物！」雲青正在遐想的時候，只見聽差走進來說有客來找老爺，雲青因急急迴避了，到屋裏看了幾頁書，倦上來就收拾睡下。

第二天早晨。雲青才起來，她的父親就叫她去說話，她走進父親的書房，只見她父親縐着眉道：「你認得趙蔚然嗎？」雲青聽了這話，頓時心跳血漲，囁嚅半天說：「聽見過這人的名字，」她父親點頭道：「昨天伊秋先生來，還提起他，我覺得這個人太懦弱了，而且相貌也不魁武，」一壁說着，一壁看着雲青，雲

青只是低頭無言，後來她父親又道：「我對於你的希望很大，你應當努力預備些英文，將來有機會，到外國走走才是。」說到這裏，才慢慢站起來走了。

雲青怔怔望着窗外柳絲出神，覺有無限悵惘的情緒，縈繞心田，因到書案前，申紙染毫寫信給露沙道：

「露沙：

前信甫發，接書一慰，因連日心緒無聊，未能即覆，抱歉之至！來書以處世多磨，苦海無涯爲言，知露沙感喟之深，子固生性豪爽者，讀到「雄心壯志早隨流水去。」之句，令人不忍爲設地深思也。「不享物質之幸福，亦不愿受物質之支配。」誠然！但求精神之愉快，閉門讀書，固亦雲唯一之希望，然豈易言乎？

宗瑩與師旭定婚有期矣，聞宗瑩因此事，與家庭衝突，曾陪却不少眼淚。究竟何苦來？所謂「有情人都成眷屬」亦不過霎時之幻影耳，百年容易，

眼見白楊蕭蕭，荒塚纍纍，誰能逃此大限？此誠「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也」渠結婚佳期間在中秋，未知確否，果確，則一時之興尙望露沙能北來，共與其盛，未知如願否？

玲玉事仍未能解決，而兩方愛情則與日俱增，可憐！有限之精神，怎經如許消磨，玲玉爲此事殊苦，不知冥冥之運命將何以處之也！嗟！嗟！造化弄人！

最後一段，欲不言而不得不言，此卽蔚然之事，雲自幼卽受禮教之薰染。及長已成習慣，縱新文化之狂浪，汨沒吾頂，亦難洗前此之遺毒，况父母對雲又非惡意，雲又安忍與抗乎？乃近聞外來傳言，又多誤會，以爲家庭強制，實則雲之自身願爲家庭犧牲，何能委責家庭，願露沙有以正之！至於蔚然處，亦望露沙隨時開導，雲誠不愿陷人滋深，且願終始以友誼相重，其他問題都非所願聞，否則只得從此休矣！

思緒不寧，言失其序，不幸！不幸！不知無常之天道，伊於胡底也，此祝健康！

雲青

雲青寫完信後，就到姑媽家找表姊妹們談話去了。

四

露沙由京回到上海以後，和玲玉雖隔得不遠，仍是相見苦稀，每天除陪了母親兄嫂姊妹談話，就是獨坐書齋，看書念詩，這一天十時左右，郵差送信來，一共有五六封，有一封是梓青的信，內中道：

「露沙吾友：

又一星期不接你的信了！我到家以來，只覺無聊，回想前些日子在京時。我到學校去找你，雖沒有一次不是相對無言，但精神上已覺有無限的安慰，現在并此而不能，悵惘何極！

上次你的信說，有時想到將來離開了學校生活，而踏進惡濁的社會生活，不禁萬事灰心，我現雖未出校，已無事不灰心了！平時有說有笑，只是把灰心的事擱起，什麼讀書，什麼事業，祇是於無可奈何中聊以自遣，何嘗有真樂趣！——我心的苦，知者無人——然亦未始非不幸中之幸，免得他們更和我格格不入了。

我於無意中得交着你，又無意於短時間中交情深刻這步田地！這是我最高意的事，唉！露沙！這的是我們一線的生機！有無上的價值！

說到「人生不幸，」我是以爲然而不敢深思的，我們所期望的生活，并不是烏托邦，不可能的生活，都是人生應得的生活；若使我們能夠得到應得的生活，雖不能使我們完全滿意，聊且滿意，於不幸的人生中，我們也就勉強自足了！露沙！我連這一層都不敢想到，更何敢提及根本的「人生不幸！」

你近來身體怎樣，務望自重，有工夫多來信吧！此祝

快樂！

『梓青書』

露沙接到信後，只感到萬種淒傷，把那信翻來覆去，看了無數遍，直到能背誦了，她還是不忍收起——這實在是她的常態，她生平喜思量，每逢接到朋友們的來信，總是這種情形——她悶悶不語，最後竟滴下淚來，本想即刻寫回信，恰巧蔚然來找，露沙才勉強拭乾眼淚，出來相見。

這時已是黃昏了，西方的豔陽餘輝，正射在玻璃窗上，由玻璃窗反折過來，正照在蔚然的臉上，微紅而黑的兩頰邊，似有淚痕，露沙很奇異的問道：『現在怎麼樣？』蔚然悽然說：『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天心緒惡劣，要想到西湖，或蘇州跑一趟，又苦於走不開，人生真是乾燥極了！』露沙只嘆了一聲，彼此緘默約有五分鐘，蔚然才問露沙道：『雲青有信嗎？……我寫了三封信去，她都沒有回我，不知道怎樣，你若寫信時，替我問問吧！』露沙說：『雲青前幾天有信來，她會叫我勸你另外打主意，她恐怕終久叫你失望……她那個人作事十分慎重，很

可佩服，不過太把自己犧牲了！……你對她到底怎樣呢？」蔚然道：「我對於她當然是始終如一，不過這事也并不是勉強得來的，她若不肯，當然作罷，但請她不要以此介介，始終保持從前的友誼好了，」露沙說：「是呀！這話我也和她談過，但是她說爲避嫌疑起見，她只得暫時和你疏遠，便是書信也擬暫時隔絕，等到你婚事已定後，再和你繼續前此友誼……我想雲青的心也算苦了。她對於你絕非無情，不過她爲了父母的意見，寧可犧牲她的一生幸福……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今年春假雲青、玲玉、宗瑩、蓮裳，我們五個人，在天津住着，有一天夜裏，正是月色花影互相廝併，紅浪碧波，揭映鬪媚，那時候我們坐在日本的神壇的草地上，密談衷心，也曾提起這話，雲青會說對於你無論如何，終覺抱歉，因爲她固執的緣故，不知使你精神上受多少創痕，……但是她也絕非木石，所以如此這原因，不願受人设議罷了。後來玲玉就說：這也沒有什麼设議，現在比不得從前，婚姻自由本是正理，有什麼忌諱呢？雲青當時似乎很受了感動，就道：「好吧

！我現在也不多管了。叫他去進行，能成也罷，不成也罷！我只能順事之自然，至於最後的奮鬥，我沒有如此大魄力——而且鬧起來，與家庭及個人都覺得說來不好聽……」當日我們的談話雖僅此而止，但她的態度可算得很明瞭。我想你如果有決心非她不可，你便可稍緩以待時機。」蔚然點頭道：「暫且不提好了。」

蔚然走後，玲玉恰好從蘇州來，邀露沙明天陪她到吳淞去接劍卿去，露沙就留她住在家裏，晚飯後閒談些時，便睡下了，第二天早晨才五點多鐘玲玉就從睡中驚醒，悄悄下了床，梳好了頭。這時露沙也起來了，她們都收拾好了，已經到六點半，因乘車到火車站，距開車才有十分鐘，忙忙買了車票，幸喜車上還有坐位，玲玉臉向車窗坐着，早晨豔陽射在她那淡紫色的衣裙上，嬌美無比，襯着她那似笑非笑的雙靨，好像濃綠叢中的紫羅蘭，露沙對她怔怔望着。好像在那裏猜謎是的。玲玉回頭問道：「你想什麼？你這種神情，襯着一身雪般的羅衣，直像那寶塔上的女石像呢！」露沙笑道：「算了吧！知道你今天興頭十足，何必打趣

我呢？」玲玉被露沙說得不好意思了。仍回過頭去。佯爲不理。

半點鐘過去了，火車已停在吳淞車站。她們下了車，到泊船碼頭打聽，那隻美國來的船，還有兩三個鐘頭才進口，她們便在海邊的長堤上坐下，那堤上長滿了碧綠的青草。海濤怒嘯，綠浪澎湃，但四面寂寥。除了草底的鳴蛩，抑抑悲歌外，再沒有其他的音響和怒浪駭濤相應和了。

兩點多鐘以後，她們又回到碼頭上。只見許多接客的人，已擠滿了，再往海面一看，遠遠的一隻海船，開着慢車冉冉而來，玲玉叫道「船到了！船到了！」她們往前擠了半天，才站了一個地位，又等半天，那船才攏了岸。鼓掌的歡聲，和呼喚的笑聲，立刻充溢空際。玲玉只怔怔向船上望着，望來望去終不見劍卿的影子，十分徬徨。只等到許多人都下了船，才見劍卿提着小皮包，急急下船來，玲玉走向前去。輕輕叫道「陳先生！」劍卿忙放下提包，握着玲玉的手道：「哦！玲玉！我真快活極了！你幾時來的？那一位是你的朋友嗎？……」玲玉說「是

的！讓我給你介紹介紹」因回過頭對我道：「這位是陳劍卿先生。」又向陳先生道：「這位是露沙女士」彼此相見過。便到火車站上等車。玲玉問道：「陳先生的行李都安置了嗎？」劍卿道：「已都託付一個朋友，我們便可一直到上海暢談竟日呢？」玲玉默默無言，低頭含笑，把一塊絹帕疊來疊去。露沙只聽劍卿縷述歐美的風俗人情。不久到了上海，露沙託故走了，玲玉和劍卿到半淞園去，到了晚上，玲玉仍回到露沙家裏，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就回蘇州。

過了歲天，玲玉寄來一封信，邀露沙北上，這時候已經是八月的天氣，風涼露冷，黃花遍地，她們乘八月初三早車北上。在路上玲玉告訴露沙，這次劍卿向她求婚，已經不能再堅執了。現在已雙方求家庭的通過，露沙因問她劍卿離婚的手續已辦沒有？玲玉說：「據劍卿說，已不成問題，因為那個女子已經有信應允他。不過她的家人故意爲難，但婚姻本是兩方同意的結合，豈容第三者出來勉強，並且那個女子已經到英國留學去了。……不過我總覺得有些對不住那個女子罷

了！」露沙沈吟道：「你到沒什麼對不住她。不過劍卿據什麼條件一定要和這女子離婚呢？」玲玉道：「因為他們定婚的時候，並不是直接的，其間曾經第三者的介紹，而那個介紹人又不忠實，後來被劍卿知道了，當時氣得要死，立刻寫信回家，要求家裏替他離婚，而他的家庭很頑固，去信責備了他一頓，他想來想去沒有辦法，只有自己出馬，當時寫了一封信給那個女子，陳說利害。那個女子到也明白，很爽快就答應了他，並且寫了一封信給她的家人，意思是說，婚姻大事，本應由兩個男女，自己作主，父母所不能強逼，現在劍卿既覺得和她不對，當然由他離異，等語，不過她的家人，十分不快，一定不肯把訂婚的憑證退還，所以前此劍卿向我求婚，我都不肯答應。……但是這次他再三的哀求，我真無法了，只得答應了他。好在我們都有事業的安慰，對於這些事都可隨便。露沙點頭道：「人世的禍福正不可定，能遊嬉人間也未嘗不是上策呢？」

玲玉同露沙到北京之後，就在中學裏擔任些鐘點，這時她們已經都畢業了。

雲青、宗瑩、露沙、玲玉都在北京，只有蓮裳到天津女學校教書去了。蓮裳在天津認識了一個姓張的青年，不久她們便發生了戀愛，在今年十月十號結婚，她們因約齊一同到天津去參與盛典。

蓮裳隨遇而安的天性，所以無論處什麼環境，她都覺得很快活，結婚這一天；她穿着天邊彩霞織就的裙衫，披着秋天白雲網成的軟綃，手裏捧着滿蓄着愛情的玫瑰花，低眉凝容，站在禮堂的中間。男女來賓有的嘖嘖讚好，有的批評她的衣飾，只有玲玉、宗瑩、雲青、露沙四個人，站在蓮裳的身傍，默默無言。彷彿蓮裳是勝利者的所有品，現在已被勝利者從她們手裏奪去一般，從此以後，往事便都不堪回憶！海濱的聯袂倩影，現在已少了一個。月夜的花魂不能再聽見她們五個人一齊的歌聲。她們越思量越傷心，露沙更覺不能支持，不到禮完她便悄悄地走了。回到旅館裏傷感了半天，直至玲玉她們回來了，她兀自淚痕不乾，到第二天清早便都回到北京了。

從天津回來以後，露沙的態度，更見消沈了。終日悶悶不語，玲玉和雲青常常勸她到公園散心去，露沙只是搖頭拒絕。人們每提到宗瑩，她便淚盈眼簾，悽楚萬狀！有一天晚上，月色如水，幽景絕勝，雲青打電話邀她家裏談話，她勉強打起精神，坐了車子，不到一刻鐘就到了。這時雲青正在她家土山上一塊雲母石上坐着，露沙因也上了山，並肩坐在那塊長方石上，雲青說：「今夜月色真好，本打算約玲玉宗瑩我們四個人，清談竟夜，可恨劍卿和師旭把她們倆伴住了不能來——想想朋友真沒交頭，起初情感濃摯，真是相依爲命，到了結果，一個一個都風流雲散了，回想往事，只恨多餘！怪不得我妹妹常笑我傻。我真是太相信人了！」露沙說：「世界上的事情，本來不過爾爾，相信人，結果固然不免孤另之苦，就是不相信人，何嘗不是依然感到世界的孤寂呢？總而言之，求安慰於善變化的人類，終是不可靠的，我們還是早些覺悟，求慰於自己吧！」露沙說完不禁心酸，對月怔望，雲青也覺得十分悽楚，歇了半天，才嘆道：「從前玲玉老對我

說：同性的愛和異性的愛是沒有分別的，那時我曾駁她這話不對，她還氣得哭了，現在怎麼樣呢？」露沙說：「何止玲玉如此？便是宗瑩最近還有信對我說：「十年以後同退隱於西子湖畔呢？」那一句是可能的話，若果都相信她們的話，我們的後路只有失望而自殺罷了！」

她們直談到夜深更靜，仍不想睡。後來雲青的母親出來招呼她們去睡，她們才勉強進去睡了。

露沙從失望的經驗裏，得到更孤僻的念頭，便是對於最信仰的梓青，也覺淡漠多了。這一天正是星期六，七點多鐘的時候，梓青打電話來邀她看電影，她竟拒絕不去，梓青覺得她的態度變得很奇怪。當時沒說什麼，第二天來了一封信道：

「露沙！

我在世界上永遠是孤零的啊！人類真正太慘刻了！任我流涸了淚泉；任我粉碎了心肝，也沒有一個人肯爲我叫一聲可憐！更沒有人爲我灑一滴半滴

的同情之淚！便是我向日視爲一線的光明，眼見得也是暗淡無光了！咳！露沙！若果你肯明明白白告訴我：『前頭沒有路了！』那末我決不再向前多走一步，任這一錢不值的軀殼，隨萬丈飛瀑而去也好；併頽巖而同墮於千仞之深淵也好；到那時我一切顧不得了。就是殘苛的人類，打着得勝鼓宣佈凱旋，我也只得任他了……咳！心亂不能更續，順祝

康健！

梓青

露沙看完這封信，心裏就像萬弩齊發，痛不可忍，伏在枕上嗚咽悲哭，一面自恨自己太怯弱了！人世的謎始終打不破，一面又覺得對不住梓青，使他傷感到這步田地，知情交戰，苦苦不休，但她天性本富於感情，至於平日故爲曠達的主張，只不過一種無可如何的呻吟。到了這種關頭，自然仍要爲情所勝了，况她生平主張精神的生活，她有一次給蓮裳一封信，裏頭有一段說：

『許多聰明人，都勸我說：「以你的地位和能力，在社會上很有發展的機會

爲什麼作繭自束呢？」這話出於好意者的口裏，我當然是感激他，但是一方我却不能不怪他，太不諒人了！……若果人類生活在世界上，只有喫飯穿衣服兩件事，那末我早就葬身狂浪怒濤裏了，豈有今日？……我覺得宛轉因物，爲世所稱，倒不如行我所適，永垂罵名呢？乾枯的世界，除了精神上，不可制止情的慰安外，還有別的可滋生趣嗎？……」

露沙的志趣，既然是如此，那末對於梓青十二分懇摯的態度，能不動心嗎？當時拭乾了淚痕，忙寫了一封信，安慰梓青道：——

「梓青！

你的信來，使我不忍卒讀！我自己已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了，何忍再拉你同入漩渦？所以我幾次三番，想使你覺悟，捨了這九死一生的前途；另找生路，誰知你竟誤會我的意思，說出那些痛心話來！噫！我真無以對你呵！我也知道世界最可寶貴，就是能彼此諒解的知己，我在世上混了二十餘

年，不遇見你，固然是遺憾千古，既遇見你，也未嘗不是夙孽呢？……其實我生平是講精神生活的，形跡的關係有無，都不成問題，不過世人太苛毒了！對於我們這種的行徑，排斥不遺餘力，以爲這便是大逆不道，含沙射影，使人難堪，而我們又都是好強的人，誰能忍此？因而我的態度常常若離若即，並非對你信不過，誰知竟使你增無限苦楚。唉！我除向你誠懇的求恕外，還有什麼話可說！願你自己保重吧！何苦自戕過甚呢？祝你

精神愉快！

『露沙』

梓青接到信後，又到學校去會露沙，見面時，露沙忽觸起前情，不禁心酸，淚水幾滴了下來，但怕梓青看見，故意轉過臉去，忍了半天，才慢慢擡起頭來，梓青見了這種神情，也覺十分淒楚，因此相對默默，一刻鐘裏一句話也沒有。後來還是露沙問道：『你才從家裏來嗎？這幾天蔚然有信沒有？』梓青答道：『我今天一早就出門找人去了，此刻從于農那里來，蔚然有信給于農，我這里有兩三』

個禮拜沒接到他的信了。露沙又問道：「蔚然的信說些什麼？」梓青道：「聽于農說，蔚然前兩個星期，接到雲青的信，拒絕他的要求後。苦悶到極點了，每天只是拚命的喝酒。醉後必痛哭，事情更是不能做，而他的家裏，因為只有他一個獨子，很希望早些結婚，因催促他向他方面進行，究竟怎麼樣還說不定呢？不過他精神的創傷也就夠了。……雲青那方面，你不能再想法疏通嗎？」

「這事真有些難辦，雲青又何嘗不苦痛？但她寧愿眼淚向裏流，也絕不肯和父母說一句硬話。至於她的父母又不曾十分了解她，以為她既不提起，自然並不是非蔚然不嫁。那末擎一般的眼光，來衡量蔚然這種沒有權術的人，自難入他們的眼，又怎麼知道雲青對他的人格十分信仰呢？我見這事，蔚然能放下，仍是放下吧！人壽幾何？容得多少磨折？」

梓青聽見露沙的一席話點頭道：「其實雲青也太懦弱了！她若肯稍微奮鬪一點，這事自可成功……若果她是堅持不肯，我想還是勸蔚然另外想法子吧！不然

怎麼了呢？」說到這里，便停頓住了，後來梓青又向露沙說：「……你的信我還沒覆你，……都是我對不住你，請你不要再想吧！」說到這里眼圈又紅了。露沙說：「不必再提了，總之不是冤家不對頭！……你明天若有工夫，打電話給我，我們或者出去玩，免得悶着難受。」梓青道：「好！我明天打電話給你，現在不早了，我就走吧。」說着站起來走了。露沙送他們到門口，又回學校看書去了。

宗瑩本來打算在中秋節結婚，因為預備來不及，現在改在年底了。而師旭彷彿是急不可待，每日下午都在宗瑩家裏直談到晚上十點，才肯回去，有時和宗瑩攜手於公園的蒼松蔭下，有時聯舞於北京飯店跳舞場裏，早把露沙和雲青諸人丟在腦後了。有時遇到，宗瑩必纒纒述說某某夫人請宴會，某某先生請看電影，簡直忙極了，把昔日所談的求學著書的話，一概收起。露沙見了她這種情形，更覺格格不入，有時覺得實在忍不住了。因苦笑對宗瑩說：「我希望你在快樂的時候，不要忘了你的前途吧！」宗瑩聽了這話，似乎很能感動她。但她確不肯認她自

己的行動是改了前態，她必定說：『我每天下午還要念兩點鐘英文呢？』露沙不願多說，不過對於宗瑩的情感，一天淡似一天，從前一刻不離的態度，現在竟弄到兩三個星期不見面，縱見了面也是相對默默，甚至於更引起露沙的傷感。

宗瑩結婚的上一天晚上，露沙在她家裏住下，宗瑩自己繡了一對枕頭，還差一點不會完工，露沙本不喜歡作這種瑣碎的事，並因為宗瑩的原故，努力替她繡了兩個玫瑰花瓣。這一夜她們家裏的人忙極了，並且還來了許多親戚，來看她試妝的。露沙嫌煩，一個人坐在她父親的書房，替她作枕頭。後來她父親走了進來，和她談話之間，曾歎道：『宗瑩真沒福氣呵！我替她找一個很好的丈夫她不要，噫！若果你們學校的人，有和那個姓祝的結婚，真是幸福！不但學問好，而且手腕極靈敏，將來一定可以大闊的。……他待宗瑩也不算薄了，誰知宗瑩竟看不上他！』露沙不好回答什麼，只是含笑唯諾而已。等了些時她父親出去了，宗瑩打發老媽子來請露沙喫飯，露沙放下針線，隨老媽子到了堂屋，許多豔裝麗服的女

客，早都坐在那里，露沙對大家微微點頭招呼了，便和宗瑩坐在一處。這時宗瑩收拾得額覆捲髮，凸凹如水上波紋，耳垂明璫，燦爛與燈光爭耀，身上穿着玫瑰紫的緞袍，手上戴着訂婚的鑽石戒指，銳光四射。露沙對她不住的端相，覺得宗瑩變了一個人。從前在學校時，彷彿是水上沙鷗。活潑清爽。今天却像籠裏鸚鵡。毫無生氣，板板地坐在那里，任人凝視，任人取笑，她只低眉默默，陪着那些釵光鬢影的女客們喫完飯。她母親來替她把結婚時要穿的禮服，一齊換上。祖宗神位前面點起香燭，鋪上一塊大紅氈子。叫人扶着宗瑩向上叩了三個頭。後來她的姑母們，又把她父母請出來，宗瑩也照樣叩了三個頭。其餘別的親戚們也都依次拜過。又把她扶到屋裏坐着。露沙看了這種情形，好像宗瑩明天就是另外一個人了，從前的宗瑩已經告一結束，又見她的父母都悽悽悲傷。更禁不住心酸，但人前不好落淚，仍舊獨自跑到書房去，痛痛快快流了半天眼淚，後來客人都散了，宗瑩來找她去睡覺。她走進屋子，一言不發，忙忙脫了外頭衣服，上牀臉向裏

睡下。宗瑩此時也覺得有些悽惶，也是一言不發的睡下，其實各有各的心事，這一夜何曾睡得着。第二天天才朦朧，露沙回過臉來，看見宗瑩已醒，她似醉非醉；似哭非哭的道：『宗瑩從此大事定了：』說着涕淚交流，宗瑩也覺得從此大事定了的一句話，十分傷心，不免伏枕嗚咽。後來還是露沙怕宗瑩的母親忌諱，忙勸住宗瑩。到七點鐘大家全都起來了，忙忙地收拾這個，尋找那個，亂個不休，到十二點鐘，迎親的軍樂已經來了，那種悲壯的聲調，更攪得人肝腸裂碎，露沙等宗瑩都裝飾好了，握着她的手說：『宗瑩：願你前途如意！我現在回去了，禮堂上沒什麼意思，我打算不去，等過兩天我再來看你哩！』宗瑩只低低應了一聲，眼圈已經紅潤了，露沙不敢回頭，一直走了。

露沙回到家裏，懨懨似病，飲食不進，悶悶睡了兩天，有一天早起家裏忽來一紙電報，說她母親病重，叫她即刻回去。露沙拏着電報，又急又怕，全身的血脈，差不多都凝注了，只覺寒戰難禁。打算立刻就走，但火車已開過了，只得等

第二天的早車，但這一下半天的光陰，真比一年還難挨。盼來盼去，太陽總不離樹梢頭，再一想這兩天一夜的旅程，不獨悽寂難當，更怕趕不上與慈母一面，疑怕到這里，心頭陣陣酸楚，早知如此，今年就不當北來？

好容易到了黃昏。宗瑩和雲青都聞信來安慰她，不過人到真正憂傷的時候，安慰決不生效果，並且相形之下，更觸起自己的傷心來。

夜深了，她們都回去，露沙獨自睡在牀上，思前想後，記得她這次離家時，母親十分不愿意，臨走的那天早起，還親自替她收拾東西，叮囑她早些回來，

——如果有意外之變，將怎樣？她越思量越悽楚！整整哭了一夜，第二天早起，恩恩上了火車，蓮裳這時也在北京，她到車站送她，蓮裳闔然的神情，使露沙陡懷起，距此兩年前，那天正是夜月如水的時候，她到蓮裳家裏，問候她母親的病，誰知那時她母親正斷了氣，蓮裳投在她懷裏，哀哀地哭道：『我從今以後沒有母親了！』呵！那時的悽苦，已足使她淚落聲咽。今若不幸，也遭此境遇，將怎

麼辦？覺得自己的身世真是可憐，七歲時死了父親，全靠阿母保育教養，有缺憾的生命樹，才能長成到如今，現在不幸的消息，又臨到頭上。……若果再沒有母親，伶仃的身世，還有什麼勇氣和生命的阻礙爭鬪呢？她越想越可怕，禁不住握着蓮裳的手，嗚咽痛哭。蓮裳見景傷情，也不免懷母陪淚，但她還極誠摯的安慰她說：『你不要傷心，伯母的病或者等你到家已經好了，也說不定……並且這一路上，你獨自一個，更須自己保重，倘若急出病來，豈不更使伯母懸心嗎？』露沙這時却不過蓮裳的情，遂極力忍住悲聲。

後來雲青和永誠表妹都來了。露沙見了她們，更由不得傷心，想每回南旋的時候，雖說和她們總不免有惜別的意思，但因抱着極大的希望——依依於阿母肘下，同兄嫂妹妹等圍繞於阿母膝前如何的快活？自然便把離愁淡忘了，旅程也不覺悽苦了。但這一次回去，她總覺得前途極可怕，恨不得立時飛到阿母面前。而那可恨的火車，偏偏遲遲不開，等了好久，才聽鈴響，送客的人紛紛下車，宗瑩

蓮裳她們也都和她握手言別，她更覺自己伶仃得可憐，不免又流下淚來。

在車上只是昏昏懨懨，好容易盼到天黑，又盼天亮，念到阿母病重，就如墮身深淵，渾身戰慄，淚落不止。

不久車子到了江邊，她獨自下了車，只覺混身疲軟，飄飄忽忽上了渡船，在江裏時，江風尖利，她的神志略覺清爽，但望着那奔騰的江浪，只覺到自己前途的孤零和驚怕，唉！上帝！若果這時明白指示她母親已經不在人間了，她一定要藉着這海浪綴成的天梯，去尋她母親去……

過了江上了滬寧車，再有六七個鐘頭到家了，心裏似乎有些希望，但是驚懼的程度，更加甚了，她想她到家時，或者阿母已經不能說話了，她心裏要怎樣的難受，……但她又想上帝或不至如此絕人——病是很平常的事，何至於一病不起呢？

那天的車偏偏又誤點了，到上海已經十二點半鐘，她急急坐上車奔回家去，

離家門不遠了，而急迫和憂疑的程度，逐層加增，只有極力噓氣，使她的呼吸不至壅塞。車子將轉灣了，家門可以遙遙望見，母親所住的屋子，樓窗緊閉，燈火全熄，再一看那兩扇黑門上，糊着白雪的喪紙，她這時一驚，只見眼前一黑，便昏暈在車上了，過了五分鐘才清醒過來，等不得開門，她已失聲痛哭了，等到哥哥出來開門時，蘇衣如雪，涕淚交下，她無力的撲在靈前，哀哀喚母，但是桐棺三寸，已隔人天，露沙在靈前哭了一夜，第二天更不支，竟寒熱交作臥病一星期，才漸漸好了。

露沙在母親的靈前守了一個月，每天對着阿母的遺照痛哭，朋友們來函勸慰，更提起她的傷心。她想她自己現在更沒牽掛了，把從前朋友們寫的信，都從書箱裏拏出來，一封封看過，然後點起一把火燒了。覺得眼前空明，心底乾淨。並且決心任造物的播弄，對於身體毫不保重，生死的關頭已經打破。有一天夜裏她夢見她的母親來了，彷彿記起媿母親已死，痛哭起來，自己從夢中驚醒，掀開帳

子一看，星月依稀，四境悽寂，悄悄下了床，把電燈燃着，對着母親的照像又痛哭了一場。然後含淚寫了一封信給梓青道：

「梓青！

可憐無父之兒復抱喪母之恨，蒼天何極，絕人至此——清夜挑燈，血淚沾襟矣！

人生朝露，而憂患偏多，自念身世，愴懷無限！阿母死後，益少生趣。

沙非敢與造物者抗，特雨後梨花，不禁摧殘，後此作何結局，殊不可知耳！

目下喪事已楚，友輩頻速北上，沙亦不愿久居此地，蓋觸景傷情，悲愁益不勝也！梓青來函，責以大義，高誼可感。唯沙經此折磨，灰冷之心，有無復燃之望，實不敢必。此後惟飄泊天涯，消沈以終身，誰復有心與利祿徵逐，隨世俗浮沈哉，望梓青勿復念我。好自努力可也。

沙已決明日行矣。申江雲樹。不堪回首，嗟乎？冥冥天道，安可論哉？

露沙寫完信後，天已發亮。因把行李略略檢定，她的哥哥妹妹都到車站送她。臨行淒涼，較昔更甚，大家灑淚而別。露沙到京時，雲青曾到車站接她並且告訴她，宗瑩結婚後不到一個月，便患重病，現在住在醫院裏，露沙覺得人生真太無聊了！黃金時代已過，現在好像秋後草木，只有飄零罷了！

玲玉這時在上海，來信說半年以內就要結婚，露沙接信後，不像前此對於宗瑩蓮裳那種動心了，只是淡淡寫了一封賀她成功的信。這時露沙昔日的朋友，一個個都星散了。北京只賸了一個雲青和久病的宗瑩，至於孤雲和蘭馨，雖也在北京，但露沙輕易不和她見面，所以她最近的生活，除了每天到學校裏上課外，回來只有昏睡。她這時住在舅舅家裏，表妹們看見她這樣，都覺得很可憂的。想盡種種方法，來安慰她，不但不能止她的愁，而且每一提起，她更要痛哭。她的表妹知道她和梓青極好，恐怕能安慰她的只是他了，因給梓青寫了一封信道：

「梓青先生：

我很冒昧給你寫信，你一定很奇怪吧？你知道我表姊近來的狀況怎樣嗎？她自從我姑母死後，更比從前沈默了！每天的枕頭上的淚痕，總這不乾的，我們再三的勸慰，終無益於事，而她的身體本來不好，那經得起此種的殷憂呢？你是她很好的朋友，能不能想個法子安慰她？我盼望你早些北來，或者可稍殺她的悲懷！

我們一家人，都爲她擔憂，因爲她向來對於人世，多抱悲觀，今更經此大故，難保沒有意外的事情發生。……要說起她，也實在可憐，她自幼所遇見的事，已經很使她感覺世界的冷苛，現在母親又棄她而去，一個人四海飄泊，再有勇氣的人，也不禁能志餒心灰呵！你有方法轉移她的人生觀嗎？盼望得很，再談吧！此祝

康樂！

露沙的表妹上

露沙這一天早起，覺得頭腦十分沈悶，因走到院子裏站了半晌，才要到屋裏去梳頭，聽差的忽進來告訴他說，有一個姓朱的來訪，她想了半天，不知道是誰，走到客廳，看見一個女子，面上微麻，但神情很眼熟得很，好像見過似的，凝視了半天才駭然問道：『你是心悟嗎？我們三年多不見了！……你從那里來？前些日子竹蓀有信來，說你去年出天花，很危險，現在都康全了？』心悟闌然道：『人事真不可料，我想不到活到二十幾歲，還免不了出這場天災，我早想寫信給你，但我自病後心情灰冷，每逢提筆寫信，就要觸動我的傷感。人們都以我病好了，來稱賀我！其實能在那時死了，比這樣活着強得多呢？』露沙說：『災病是人生難免的，好了自然值得稱賀，你爲什麼說出這種短氣的話來？』心悟被露沙這麼一問，彷彿受了極大的刺激般，低頭哽咽，歇了半天，她才說：『我這病已經斷送了我夢想的前途，還有什麼生趣？』露沙不明白她的意思，只爲不過她一時的感觸，不願多說，因用別的話又開，談了些江浙的風俗。心悟也就走了。

過了幾天，蘭馨來談，忽問露沙說：「你知道你那朋友朱心悟已經解除婚約了嗎？」露沙驚道「這是怎麼一回事，怪道那天她那樣情形呢？」蘭馨因問什麼情形，露沙把當日的談話告訴她。蘭馨嘆道：「作人真是苦多樂少，像心悟那樣好的人，竟落到這步田地？真算可憐！心悟前年和一個青年叫王文義的訂婚，兩個人感情極好，已經結婚有期，不幸心悟忽然出起天花來，病勢十分沉重，直病了四個多月才好。好了之後臉上便落了許多麻點，其實這也算不得什麼，偏偏心悟古怪心腸，她說：「男子娶妻，沒一個不講究容貌的，王文義當日再三向她求婚，也不過因愛她的貌，現在貌既殘缺，還有什麼可說，王文義縱不好意思提出退婚的話，而他的家人已經有閒話了。與其結婚後使王文義不滿意，到不如先自己退婚呢！」心悟這種的主張發表後，她的哥哥曾勸止她，無奈她執意不肯，無法只得照她的話辦了。王文義起初也不肯答應，後來經不起家人的勸告，也就答應了。離婚之後心悟雖然達到目的，但從此她便存心逃世，現在她哥哥姊妹們都

極力勸她。將來怎麼樣，還說不定呢？」蘭馨說完了，露沙道：「怎麼年來竟是這些使人傷心的消息呵！心悟從前和我在中學同校時，是個極活潑勇進的人，現在只落得這種結果，唉！前途茫茫，怎能不使人望而生畏！」不久蘭馨走了。露沙正要去看心悟，郵差忽送來一封信，是梓青寄的。她拆開看道：

「露沙 露沙！」

你真忍決心自戕嗎？固然世界上的人都是殘忍的，但是你要想到被造物所播弄的，不止你一個人呵，你縱不愛惜自己，也當爲那同病的人，稍留餘地！你若決絕而去，那同病者豈不更感孤零嗎？

露沙！我唯有自恨自傷，沒有能力使你減少悲懷，但是你會應許我作你唯一的知己，那末你到極悲痛的時候，也當爲我設想，若果你竟自絕其生路，我的良心當受何種酷責？唉！露沙！在形式上，我固沒有資格來把你孤寂的生活，變熱鬧了。而在精神上，我極誠懇的求你容納我，把我火熱的心魂

，伴着你蕭條空漠的心田，使她開出燦爛生趣的花，我縱因此而受任何苦楚。都不覺悔的，露沙！你應允我吧！

我到京已兩日，但事忙不能立時來會你，明天下午我一定到你家裏來，

請你不要出去，別的面談，祝你快活！

梓青

露沙看過信後，不免又傷感了一番，但覺得梓青待她十分誠懇。心裏安慰許多，第二天梓青來看她，又勸她好些話，并拉她到公園散步，露沙十分感激他，因對梓青道：『我此後的歲月，只是爲你而生！』梓青極受感動，一方面覺得露沙引自己爲知己，是極榮幸的，但一方面想到那不如意的婚姻，又萬感叢集，明知若無這層阻礙，向露沙求婚，一定可操左券，現在竟不能。有一次她曾和露沙微露要和她妻子離婚的意思，露沙悽然勸道：『身爲女子，已經不幸！若再被人離棄，還有生路嗎？況且因爲我的緣故，我更何心？所謂我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不但我自己的良心無以自容，就是你也有些過不去，……不過我們相知

相諒，到這步田地；申言絕交，自然是矯情。好在我生平主張精神生活，我們雖無形式的結合，而兩心相印，已可得到不少安慰。况且我是劫後餘灰，絕無心情，因結婚而委身他人，若果天不絕我們，我們能因相愛之故，在人類海裏，翻起一堆巨浪，也就足以自豪了！」梓青聽了這話，雖極相信露沙是出於真誠，但總覺得是美中不足，仍不免時時悵惘。

過了幾個月，蔚然從上海寄來一張紅帖，說他已與某女士訂婚了，這帖子一共是兩張，一張是請她轉寄給雲青的，雲青接到帖子以後，曾作了一首詩賀蔚然道：

『燕語鶯歌，

不是讚美春光嬌好，

是賀你們好事成功了！

祝你們前途如花之燦爛！

謝你們釋了我的重擔！」

雲青自得到蔚然訂婚消息後，轉比從前覺得安適了，每天努力讀書，閒的時候，就陪着母親談話，或教弟妹識字，一切的交遊都謝絕了，便是露沙也不常見，有時到醫院看看宗瑩的病，宗瑩病後，不但身體孱弱，精神更加萎靡，她曾對露沙說：「我病若好了。一定極力行樂，人壽幾何？並且像我這場大病，不死也是僥倖？還有什麼心和世奮鬥呢！」露沙見她這種消沉，只有悽楚，也沒什麼話可說。

過了半年宗瑩病雖好了，但已生了一個小孩子，更不能出來服務了。這時雲青全家要回南，雲青在北京教書，本可不回去，但因她的弟妹都在外國求學，母親在家無人侍奉，所以她決計回去。當臨走的前一天，露沙約她在公園話別，她們到公園時才七點鐘，露沙揀了海棠蔭下的一個茶座，邀雲青坐下。這時園裏遊人稀少，晨氣清新，一個小娃娃，披着滿肩柔髮，穿着一件洋式水紅色的衣服，

露出兩個雪白的膝蓋，沿着荷池，跑來跑去，後來蹲在草地上，採了一大堆狗尾巴草，隨身坐在碧綠的草上，低頭凝神編玩意，露沙對着她怔怔出神，雲青也仰頭向天上之行雲望着，如此靜默了好久，雲青才說：『今天蘭馨原也說來的怎麼還不見到？』露沙說：『時候還早，再等些時大概就來了。……我們先談我們的吧！』雲青道：『我這次回去以後，不知我們什麼時候再見呢？』露沙說：『我總希望你暑假再來！不然你一個人回到孤僻的家鄉，固然可以遠世慮，但生氣未免太消沈了！』雲青悽然道：『反正作人是消磨歲月，北京的政局如此，學校的生活也是不安定，而且世途多難，我們又不慣與人徵逐，到不如回到鄉下，還可以享一點清閒之福。閉門讀書是未嘗不是人生樂事！』她說到這裏，忽然頓住，想了一想又問露沙道：『你此後的計劃怎樣？』露沙道：『我想這一年以內，大約還是不離北京，一方面仍理我教員的生涯，一方面還想念點書，一年以後若有機會，打算到瑞士走走；總而言之，我現在是赤條條無牽掛了。作得好呢，無妨』

繼續下去，不好呢？到無路可走的時候，碧玉宮中，就是我的歸局了。」雲青聽了這話，露出很悲涼的神氣嘆道：「真想不到人事變幻到如此地步，兩年前我們都是活潑極的小孩子，現在嫁的嫁，走的走，再想一同在海邊上遊樂，真是作夢，現在蓮裳、玲玉、宗瑩都已有結果，我們前途茫茫，還不知如何呢？……我大約總是爲家庭犧牲了。」露沙插言道：「還不至如是吧！你縱有這心，你家人也未必容你如此；」雲青道：「那到不成問題，只要我不點頭，他們也不能把我怎樣。」露沙道：「人生行樂罷了，也何必過於自苦！」雲青道：「我並不是自苦……不過我既已經過一番磨折，對於情愛的路途，已覺可怕，還有什麼興趣再另外作起？……昨天我到叔叔家裏，他曾勸我研究佛經，我覺得很好，將來回家鄉後，一切交遊都把他謝絕，只一心一意讀書自娛，至於外面的事，一概不願聞問。若果你們到南方的時候，有興來找我，我們便可在堤邊垂釣，月下吹簫，享受清雅的樂趣，若有興致，作些詩歌，不求人知，只圖自娛。至於對社會的貢獻，

也只看機會許我否，一時尚且不能決定。」

她們正談到這里，蘭馨來了，大家又重新入座，蘭馨說：「我今天早起有些頭昏，所以來遲！你們談些什麼？」雲青說道：「反正不過說些牢騷悲抑的話。」

『蘭馨道：「本來世界上就沒有不牢騷的人，何怪人們愛說牢騷話！……但是我比你們更牢騷呢！你知道嗎？我作天又和孤雲生了一大場氣。孤雲的脾氣真可算古怪透了。幸虧是我的性子，能處處俯就她，才能維持這三年半的交誼，若是遇見露沙，恐怕早就和她絕交了！」雲青道：「你們昨天到底爲什麼事生氣呢？」蘭馨嘆道：「提起來又可笑又可氣，昨天我有一個親戚，從南邊來，我請他到館子喫飯，我就打電話邀孤雲來，因爲我這親戚，和孤雲家裏也有來往，並且孤雲上次回南時也會會過他，所以我就邀她來，誰知她在電話裏冷冷地道：「我一個不高興跑那麼遠去。」其實她家住在東城，到西城也並不遠，不過半點鐘就到了！——我就說：「那末我來找你一同去吧！」她也就答應了，後來我巴巴從西

城跑到東城，陪她一齊來，我待她也就沒什麼對不住她了。誰知我到了她家，她仍是作出十分不耐煩的樣子說：「這怪熱的天我真懶出去。」我說：「今天還不大熱，好在路並不十分遠，一刻就到了，」她聽了這話才和我同走了。到了飯館，她只低頭看她的小說，問她喫什麼菜？她縐着眉頭道：「隨便你們挑吧，」那末我就挑了，喫完飯後，我們約好一齊到公園去。到了公園我們正在談笑，她忽然板起臉來說：「我不耐煩在這裡老坐着，我要回去，你們在這裡暢談吧！」說完就立刻嚷着「洋車！洋車！」我那親戚看見她這副神氣，很不好過，就說：「時候也不早了，我們一齊回去吧。」孤雲說：「不必！你們談得這麼高興，何必也回去呢？」我當時心裏十分難過，覺得很對不住那親戚，使人家如此的難堪！……一面又覺得我真不值！我自和她交往以來，不知陪卻多少小心！在我不過覺得朋友要好，就當全始全終……並且我的脾氣，和人好了，就不愿和人壞，她一點不肯原諒我，我想真是痛心！當時我不好發作，只得忍氣吞聲，把她招呼上

車，別了我那親戚，回學校去，這一夜簡直不曾睡覺，想起來就覺傷心，「她說到這里，又對露沙說：『我真信你說的話，求人諒解是不容易的事！我爲她不知精神受多少痛楚呢！』」

雲青道：『想不到孤雲竟怪僻到這步田地？』露沙道：『其實這種朋友絕交了也罷！……一個人最難堪的是強不合而爲合，你們這種的勉強維持，兩方都感苦痛，究竟何苦來？』

蘭馨沉思半天道：『我從此也要學露沙了！……不管人們怎樣麼，我只求我心之所適，再不輕易交朋友了。雲青走後可談的人，除了你（向露沙說）也沒有別人，我倒要關起門來，求慰安於文字中。與人們交接，真是苦多樂少呢？』雲青說：『世事本來是如此，無論什麼事，想到究竟都是沒意思的。』

她們說到這里，看看時候已不早，因一齊到來今雨軒喫飯，飯後雲青回家，收拾行裝，露沙，蘭馨和她約好了，第二天下午三點鐘車站見面，也就回去了。

雲青走後，露沙更覺得無聊，幸喜這時梓青尙在北京。到苦悶時，或者打電話約他來談，或者一同出去看電影。這時學校已放了暑假，露沙更閒了，和梓青見面的機會很多，外面好造謠言的人，就說她和梓青不久要結婚，並且說露沙的前途很危險，這話傳到露沙耳裏，十分不快，因寫一封信給梓青說：

『梓青！

吾輩夙以坦白自勉，結果竟爲人所疑，黑白倒置，能無悵悵！其實此未始非我輩自苦，何必過尊重不負責任之人言，使彼喜含毒噴人者，得逞其技倆，弄其狡獪哉？

沙履世未久，而懷懼已深！覺人心險惡，甚於蛇蝎！地球雖大，竟無我輩容身之地，欲求自全，只有去此濁世，同歸於極樂世界耳！唉！傷哉！

沙連日心緒惡劣，蓋人言嘖嘖；受之難堪！不知梓青亦有所聞否？世途多難，吾輩將奈何？沙怯懦勝人，何況刺激頻仍，脆弱之心房，有不堪更受

驚震之憂矣！梓青其何以慰我？臨楮悽惶，不盡欲言，順祝

康健！

露沙上」

梓青接到信後，除了極力安慰露沙外，亦無法制止人言，過了幾個月，梓青因友人之約，將要離開北京，但是他不願拋下露沙一個人，所以當未曾應招之前，和露沙商量了好幾次，露沙最初聽見他要走，不免覺得悵悵，當時和梓青對對至半點鐘之久，也不會說出一句話來。後來回到家裏，獨自沉沉想了一夜，覺得若不叫梓青去，於他將來發展的機會，未免有礙，而且也對不起社會，想到這裏，一種激壯之情潮湧於心，第二天梓青來，露沙對他說：『你到南邊去的事情，你就決定了吧！我覺得這個機會，很可以施展你生平的抱負，……至於我們暫時的分別，很算不了什麼？況我們的愛情也當有所寄託，若徒然相守，不但日久生厭，而且也不是我們的夙心。』梓青聽了這話，仍是猶疑不決道：『再說吧！能不去我還是不去。』露沙道：『你若不去，你就未免太不諒解我了！』說着悽然

欲泣，梓青這才說『我去就是了！你不要難受吧！』露沙這才轉悲爲喜，和他談些別後怎樣消遣，並約年假時梓青到北京來。他們直談到日暮才別。

雲青回家以後曾來信告訴露沙，她近來生活十分清靜，並且已開始研究佛經了，出世之想較前更甚，將當買田造廬於山清水秀的地方，侍奉老母，教導弟妹十分快樂。露沙聽見這個消息，也很覺得喜慰，不過想到雲青所以能達到這種的目的，因爲她有母親，得把全副的心情，都寄託在母親的愛裏，若果也像自己這樣漂零的身世，……便怎麼樣？她想到這里不禁又傷感起來。

有一天露沙正在書房，看茶花女遺事，忽接到雲青的來信裏頭附着一篇小說；露沙打開一看，見題目是消沈的夜，其內容是：

『只見慘綠色的光華，充滿着寂寞的小園，西北角的榕樹上，宿着啼血的杜鵑，悽悽哀鳴，樹蔭下坐着個年約二十三四的女郎，凝神仰首。那時正是暮春時節，落花亂瓣，在清光下飛舞，微風吹縳了一池的碧水，那女郎沈默了半晌，忽

輕輕嘆了一口氣，把身上的花瓣輕輕拂拭了，走到池旁，照見自己削瘦的容顏，不覺喫了一驚，暗暗歎道：「原來已憔悴到這步田地！」她如悲如怨，倚着池邊的樹幹出神，迷忽間，彷彿看見一個似曾相識的青年，對她苦笑，似乎說：「我赤裸裸的心，已經被你擊去了，現在你竟弄了我？唉？」那女郎這時心裏一痛，睜眼一看，原來不是什麼青年，只是那兩竿翠竹，臨風搖擺罷了。

這時月色已到中天，春寒兀自威凌逼人，她便慢慢踱進屋裏去了，屋裏的月光，一樣的清涼如水，她便擁衾睡下，朦朧之間，只見一個女子，身披白絹，含笑對她招手，她便跟了去，走到一所樓房前，樓下屋窗內，燈光亮極，她細看屋裏，有一個青年的女子，背燈而坐，手裏正擎着一本書，側首凝神，好像聽她旁邊坐着的異子講什麼似的，她看那男子面容極熟，就是那個瘦削身材的青年，她不免將耳頭靠在窗上細聽，只聽那男子說：「……………我早應當告訴你，我和那個女子交情的始末，她行止很端莊，性情很溫和，若果不是因為她家庭的固執，我

們一定可以結婚了。……不過現在已是過去的事，我述說愛她的事實，你當不至怒我吧！」那青年說到這里，回頭望着那女子，只見那女子含笑無言……歇了半晌那女子才說：「我到不怒你向我述說愛她的事實，我只怒你爲什麼不始終愛她呢？」那青年似露着悲涼的神情說：「事實上我固然不能永遠愛她，但在我的心裏，卻始終沒有忘了她呢？……」她聽到這里，忽然想起那人，便是從前向她求婚的人，他所說女子，就是自己，不覺想起往事，心裏不免悽楚。因掩面悲泣，忽見剛才引她來的白衣女郎，又來叫她道，「已往的事，悲傷無益，但你要知道許多青年男女的幸福，都被這戴紫金冠的魔鬼剝奪了，你看那不是他又來了！」她忙忙向那白衣女郎手指的地方看去，果見有一個青面獠牙的惡鬼，戴着金碧輝煌的紫金冠。那金冠上有四個大字是「禮教勝利。」她看到這里，心裏一驚就醒了，原來是個夢，而自己正睡在牀上，那消沉的夜已經將要完結了，東方已經發出清白色了。」

露沙看完雲青這篇小說，知道她對蔚然仍未能忘情，不禁爲她傷感，悶悶枯坐無心讀書，後來蘭馨來了，才把這事忘懷，蘭馨告訴她年假要回南，問露沙去不去，露沙本和梓青約好，叫梓青年假北來，最近梓青有一封信說他事情太忙，一時放不下，希望露沙南來，因此露沙就答應蘭馨，和她一同南去。

到南方後，露沙回家，到父母的墳上祭掃一番，和兄妹盤桓幾天，就到蘇州看玲玉，玲玉的小家庭收拾得很好，露沙在她家裏住了一星期。後來梓青來找她，因又回到上海。

有一天下午露沙和梓青在靜安寺路一帶散步，梓青對露沙說：『我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不知肯答應我不？』露沙說：『你先說來再商量好了。』梓青說：『我們的事業，正在發軔之始，必要每個同志集全力去作，才有成功的希望，而我這半年試驗的結果，覺得能實心踢地作事的時候很少，這最大的原因，就是因爲懸懷於你……所以我想，我們總得想一個解決我們根本問題的方法，然後才能』

談到前途的事業。『露沙聽了這話，呻吟無言，……最後只說了一句：『我們從長計議罷！』梓青也不往下說去，不久他們回去了。

過了幾個月，雲青忽接到露沙一封信道：——

「雲青！

別後音書苦稀，只緣心緒無聊，握管益增悵惘耳！前接來函，藉悉雲青鄉居清適，欣慰無狀！沙自客臘南旋，依舊愁怨日多，歡樂時少。蓋飄萍無根，正未知來日作何結局也！時晤梓青，亦鬱悒不勝，唯沙生性爽宕，明知世路險峻，前途多難，而不甘躑躅歧路，抑鬱瘦死。前與梓青計劃竟日，幸已得解決之策，今爲雲青陳之。

曩在京華沙不曾與雲青言乎？梓青與沙之情愛，成熟已久，若環境順適，早賦于飛矣，乃終因世俗之梗，夙願莫遂！沙與梓青非不能剷除禮教之束縛，樹神聖情愛之旗幟，特人類殘苛已極，其毒蝕足逼人至死！是可懼耳！

日前曾與梓青，同至吾輩昔遊之地，碧浪滔滔，風響悽悽，景色猶是，而人事已非，悵望舊遊，都作雨後梨花之飄零，不禁酸淚沾襟矣！

吾輩於海濱徘徊竟日，終相得一佳地，左繞白玉之洞，右臨清溪之流，中構小屋數間，足爲吾輩退休之所，目下已備價購妥，只待鳩工造廬，建成之日，卽吾輩努力事業之始。以年來國事蠅蟻，固爲有心人所同悲，但吾輩則志不在斯，唯欲於此中留一愛情之紀念品，以慰此乾枯之人生，如果克成，當攜手言旋，同逍遙於海濱精廬，如終失敗，則於月光臨照之夜，同赴碧流，隨三閭大夫遊耳。今行有期矣，悠悠之命運，誠難預期，設吾輩卒不歸，則當留此廬以饗故人之失意者。

宗瑩，玲玉，蓮裳諸友，不另作書，幸雲青爲我達之。此牘或卽沙之絕筆，蓋事若不成，沙亦無心更勞楮墨以傷子之心也！臨書悽楚，不知所云，諸維珍重不宣！

『露沙書』

雲青接到信後，不知是悲是愁，但覺世界上事情的結局，都極慘淡，那眼淚便不禁奪眶而出。當時就把露沙的信抄了三份，寄給玲玉，宗瑩，蓮裳，過了一年，玲玉邀雲青到西湖避暑。秋天的時候，她們便繞道，到從前舊遊的海濱，果然看見有一所很精緻的房子，門額上寫着『海濱故人』四個字，不禁觸景傷情，想起露沙已一年不通音信了，到底也不知道是成是敗，屋邇人遠，徒深馳想，若果竟不歸來，留下這所房子，任人憑弔，也就太覺多事了！

她們在屋前屋後徘徊了半天，直到海上雲霧罩滿，天空星光閃爍，才灑淚而歸，臨去的一霎，雲青兀自嘆道：『海濱故人！也不知何時才賦歸來呵！』

父 親

一

這幾天正是秋雨連綿的時候，雖然院子裏的綠苔，驀然增了不少秀韻，但我們隔着窗子向外看時，只覺那深愁凝結的天容，低得彷彿將壓住我們的眉梢了。逸哥兩手交叉胸前，閉目坐在靠窗子的皮椅上，他的朋友紹稚手裏擎着一本小說，默然的看着，四境都十分沈寂，只間雜一兩聲風吹翠竹，颯颯的發響，我雖然是在窗前，看那挾着無限神祕的雨點，滋潤那乾枯的人間，和人間的一切，便爲我所最愛的紅玫瑰——已經憔悴的葉兒，這時也似含着綠色，向我嫣然展笑，但是我的禁不起挑撥的心，已被無言悲哀的四境，牽起無限的悵惘。

逸哥忽然睜開似睡非睡的倦眼，用含糊的聲調說道：「我們作什麼消遣呵？」

……」紹雅這時放下手裏的小說，伸了伸懶腰，帶着滑稽的聲調道：「誰都不許睡覺，好好的天，都讓你睡昏了！」說着拏一根紙作的捻子，往逸哥的鼻孔裏戳，逸哥觸癢打了兩個噴嚏，我們由不得大笑，這時我們覺得熱鬧些，精神也就振作不少：

紹雅把棋盤搬了出來，打算下一盤圍棋，逸哥反對說：「不好！不好！下棋太靜了，而且兩個人下須有一個人閒着，那末我又要睡着了！」紹雅聽了，沈思道：「那末怎麼辦呢？……對了！你們願意聽故事，我把這本小說念給你們聽，很有意思的，」我們都贊同他的提議，於是都聚攏在一張小圓桌的四圍椅上坐下，桌上那壺噴芬吐霧的玫瑰茶，已預備好了，我用一隻白玉般的磁杯，傾了一杯，放在紹雅的面前，他端起喝了，於是我們誰都不說話，只凝神聽他念，他把書打開，用洪亮而帶滑稽的聲調念了：——

真的！她是一個很有才情的女子，雖然她到我們家已經十年了，但我今天才真認識她——認識她的靈魂的園地——我今年二十五歲了，我會三次想作日記，但我總覺得我的生活太單調，沒什麼可記的，但今天我到底用我那淺紅色的小本子，開始記我的日記了，我許多朋友，他們記日記總等到每年的元旦，以為那是萬事開始的時候，這在他們覺得是很有意思的，而我卻等不得，況且今天是我新發見她一切的紀元！

但是我將怎麼寫呢？今天的天氣算是清明極了，細微的塵沙，不會從窗戶上玻璃縫裏吹進來，也不會聽見院子裏的梧桐喳喳私語，門窗上葡萄葉的影子，只靜靜的臥在那裏，彷彿玻璃上固有的花紋般，開殘的桂花，那黃花瓣，依舊半連半斷，滿綴枝上。真是好天氣呵！

哦！我還忘了，最好看是廊前那個翠羽的鸚鵡，映着玫瑰兒的朝旭，放出燦爛的光來，天空是蔚藍得像透明的藍寶石般，只近太陽的左右，微微泛些淡紅的

色彩。

我披着一件日本式的薄絨睡衣，拖着拖鞋，頭上的短髮，覆着眼眉，有時竟遮住我的視線了，但我很懶不願意用梳子梳上去，只借重我的手指，把他往上掠一掠，這時我正看太戈爾破舟的小說，「哈美利林在屋左的平臺上，曬她金絲般的柔髮。……」我的額髮又垂下來了，我將手向上一掠，頭不由得也向上一擡，呵！真美呵！她正對着鏡子梳妝了。她今年只有二十七八歲，但她披散着又長又黑的頭髮時，那時媚妙的態度，真只像十七八歲的人——這或者有人要譏笑我主觀的色彩太重，但我的良心決不責備我，對我自己太不忠實呢？

「我是個世界上最野心的男子」在平時我絕不承認這句話，但這一瞬間，我的心實在收不回來了，我手上的書，除非好管閒事的風姨替我掀開一頁，或者兩頁，我是永遠不想掀的，但我這時實在忙極了，我兩隻眼，只夠看她圖畫般的面龐，——這我比得太拙了。她的面龐，絕不像圖畫上那種呆板，她的兩頰像早晨

的淡霞，她的雙眸像七巧星裏最亮的那兩顆，她的兩道眉，有人說像天上的眉月，有的說像窗前的柳葉，這個我都不加品評，總之很細很彎，而且——咳！我拙極了，不要形容吧！只要你們肯閉住眼，想你們最愛的人的眉，是怎樣使你看了舒服，你就那麼比擬她好了，因為我看着是極舒服，這麼一來，誰都可以滿意了。

我寫了半天，她到底是誰呢？咳！我彷彿有些忸怩了，按理說，我不應當愛她，但這個理是誰定下的？為什麼上帝給我這副眼睛，偏看上她呢？其實她是父親的妻，不就是我的母親嗎？你兒子愛母親也是很正當的事呵！哼！若果有人這樣批評我，我無論如何，不能感激說他是對我有好意，甚至於說他不了解我，我的母親——生我的母親——早已回到她的天國去了。我愛她的那一縷熱情，早已被她帶走了。我怎麼能當她是我的母親呢？她不過比我大兩歲，怎麼能作我的母親呢？這真是笑話！

可笑那老頭子，已經四十多歲了，頭上除了白銀絲的頭毛外，或者還能找出三根五根純黑的頭毛吧！但是半黃半白的卻還不少，可是他不像別的男人，他從不留鬍鬚的，這或者可以使他變年輕許多，但那額上和眼角堆滿的皺紋，除非用淡黃色的粉，把那皺紋深溝填滿，以外是無法可以遮蓋的呵！其實他已經作了人的父親，再過了一兩年，或者將要作祖父了，這種樣子，本來是很正當的，只是他站在她的旁邊，作她丈夫，那真不免要惹起人們的誤會了，或者人們要認錯她是她的父親呢？

真煞風景，他居然摟着她細而柔的腰，接吻了，我真替她可惜，不只如此。我真感到不可忍的悲抑，也許是憤怒吧，不然我的心爲什麼如狂浪般澎湃起來呢，真奇怪，我的兩頰真像被火燒般發起熱來了。

我真不願意再往下看了，我收起我的書來，我決定回到我的書房去，但當我站起身來的時候，彷彿覺得她對我望了一眼，並且眼角立刻湧出兩點珍珠般的眼

淚來。

奇怪我也由不得心酸了，別人或者覺得我太女人氣，看人家落淚，便不能禁止自己，但我問心，我從來不輕易落沒有意思的眼淚，誰知道她的身世，誰能不爲她痛哭呢？

這老頭子最喜歡說大話，爲誠——他是我異母的兄弟——那孩子也太狡猾了，在父親面前他是百依百順的，從來不會回過一句嘴，父親常誇他比我聽話得多。這也不怪父親的傻，因爲人類本喜歡受人奉承呵！

昨天父親告訴我們，他和田總長很要好，約他一同吃飯，這些話；我們早已聽慣了，有也罷，沒有也罷，我向來是聽過去就完了，爲誠他偏喜歡抓他的短處，當父親才一回頭，他就對我們作怪臉，表示不相信的意思。後來父親出去了，他把屋門關上，悄悄對我們說：「父親說的全是瞎話；專拏來騙人的，直像一隻紙老虎，戳破了，便什麼都完了。」

平心而論，爲誠那孩子，固然不應當背後說人壞話，但父親所作的事，也有許多值得被議論的。

不用說別的，只是對於她——我現在的庶母的手段，也太利害了。人家本是好人家的孩子，父母只生這一個孩子，父親騙人家家裏沒有妻，願意贅入她家。

老實說，我父親像貌本不壞，前十年時他實在看不出是三十二歲的人，只像二十六七歲的少年，她那時也有十七八歲，自然囉，父親告訴人家只二十五歲，並且又假裝很有才幹和身分的樣子，一個商人懂得什麼，他只希望女兒嫁一個有才有貌，而且是作官人家的子弟，便完了他們的心願。

那時候我們都在我們的老家住着，——我們的老家在貴州，那時我已經十四五歲了，只跟我繼母和弟弟祖父住在老家，那時家裏的日子很艱難，祖父又老了，只靠着幾畝田地過日子；我父親便獨自到北京保定一帶地方找些事作。

這個機會真巧極了，庶母——咳！我真不願稱她爲庶母，我到現在還不會叫

她過一次——雖然我到這裏不過一個月，日子是很短的，自然沒有機會和她多說話，便是說話也不見得就要很明顯的稱呼，我只是用一種極巧妙嘻哈的語贅，掩飾過去了。

所以在這本日記裏，我只稱她吧！免得我的心痛，她的父親由一個朋友的介紹，認識了我的父親，不久便賞識了我的父親，把唯一的嬌女嫁給他了。

真是幸運輪到人們的時候，真有不可思議的機會和巧遇。我父親自從娶了她，不但得了一個極美妙的妻，同時還得到十幾萬的財產，什麼房子咧，田地咧，牛馬咧，僕婢咧，我父親這時極樂的住在那裏，竟七八年不會回貴州來，不久她的父母全都離開人間的世界，我父親更見得所了。錢太多了，他種種的慾望，也十分發達，漸漸吸起鴉片煙來——現在這種蒼老，多一半還是因吸鴉片煙呢，不然四十二歲的人，何至於老得這麼利害？

說起鴉片煙我這兩天也聞慣了，記得我初到這裏的那一天；坐在堂屋裏，聞

嗅到這煙味，立刻覺得房子轉動；好像醉於醇醪般。昏昏沈沈竟坐立不住，過了許多時候，煙氣才退了，這嗎啡真利害呵！

我今天寫得太多了，手有些發酸，但是我的思緒仍和連環套似的，扯了一個又一個。但夜已深，我看見窗幔上，射出她的影子，彷彿已在預備安眠了，我也只得放下筆明天再寫了。

九十九日

我又三四天不曾昨日記了，我只爲她發愁，病了這三四天，聽阿媽說眼淚直流了三四天，我不禁起了猜想，她也許並不會病，不過要痛快流她深蓄的傷心淚，故意不起來，但是她到底什麼傷心呢？父親欺騙她的事情，被她知道嗎？可是我那繼母仍舊還住在貴州，誰把這祕密告訴她呢？

我繼母那太婆，實在討厭，其實我早知道她不是我的生母，這話是我姑母告訴我的，並且她的出身很微賤呢！姑母說我父親十六七歲的時候，就不成器，靠

喜歡作不正當的事情，什麼嫖呵！賭呵！我祖父因爲只生這個兒子，所以不捨得教管，不過想早早替他討個女人，或者可以免了一切的弊病。所以他十七歲就和我的生母結婚，這時他好嫖的性情，還不會改，我生母時常勸戒他，他因此很憎惡我的生母，時時吵鬧。我生母是很有志氣的女孩子，自己嫁了這種沒有真情又不成器的丈夫，便覺得一生的希望都完了，不免暗自傷心，不久就生了我，因產後又着了些氣惱，從此就得了肺癆，不到三年功夫就長眠了。——唉！女人們因爲不能自立，要倚賴丈夫；丈夫又不成器，因此抑鬱而死，已經很可憐了，何況我的生母，又是極富於熱烈情感的女子，她指望丈夫把心交給她，更指望得美滿的家庭樂趣！我父親一味好嫖，怎能不逼她走那人間的絕路呢！

我母親死的時候，我還不到三歲呢！才過了我母親的百日，我父親就和那暗娼，名叫紅玉的結了婚。聽我姑母說，那紅玉在當時是很有名的美人，但我現在覺得她，只是一個最醜惡的賤女人罷了。她始終強認她是我的生母，誠然，若擊

她的年紀論，自然有資格作我的生母；但我當沒人在跟前的時候，總悄悄擎着鏡子，照了又照，我細心察看，我到底有一點像那老太婆沒有？鏡子——總使我失望，我的鼻子直而高，鼻孔較大，而老太婆的鼻子很扁，鼻孔且又很小；我的眼角兩梢微向上，而她却兩梢下垂，我的嘴唇很厚，而她却薄得像鐵片般。簡直沒有絲毫像的地方。

下午我進去問她的病，她兩隻秀媚的眼睛，果然帶澀；眼皮紅腫，當時我真覺得難過；我幾乎對着她流下淚來，她見了我叫了一聲元哥兒坐吧！我覺得真不舒服，這個名字只是那老太婆和老頭叫的，爲什麼她也這樣叫我，莫非她也當作兒子嗎？我沒有母親，固然很希望有人待我和母親一樣，但是她無論如何不能作我的母親，她只是我心上的愛人……可是我不敢使我這思想逼真了，因爲或者要被她覺察，竟怒我不應當起這種念頭。但是無效，我明知她是父親的，可是父親真不配，他的鴉片煙氣和衰憊的面容，正彷彿一堆稻草，在那上面插一朵嬌

鮮的玫瑰花，怎麼襯呢？

午後父親回來了；吩咐僕人打掃東院的房子，那所房子本來空着，有許多日子沒人住了，院子裏的野草；長得密密層層間雜着一兩朵紫色的野花。另有一種新的趣味。我站在門口看阿媽擎着鐮刀，刷刷割了一陣，那草兒都東倒西歪的倒下來了。我看着他們收拾，由不得懷疑，這房子，究竟預備給誰住呢？是了，大約是父親的朋友來了！我正自猜想着，已聽見父親隔着窗戶喊我呢。因離了這裏，忙忙到我父親面前，只見父親皺着眉頭，氣色很可怕的，對我看了兩眼說：「明天貴州有人來，你到車站接去罷！」我由不得問道：「是繼母來了！」「不是她還有誰！……出去吧！我要休息了。」

怪不得我父親這兩天的氣色，這麼難看，原來爲了這件事情，他自找的苦惱，誰能替得，只可憐她罷了！那個老太婆人又尖酸刻薄，樣子又醜陋，她怎能和她相處得下，爲了這件事，我整個下午不會作事，只是預想將來的結果。

晚上吃飯的時候，她已起來了，我和她一同吃飯，但她只吃兩口稀飯，便放下筷子，長嘆了一聲，走回屋裏去了。我父親這時也覺得很不安似的，我呢，又替她可憐！又替父親爲難，也不會吃舒服，糊亂吞了一碗，就放下筷子，回到自己的房裏，心裏覺得亂得很；最奇怪的，心潮裏竟起了兩個不同的激流交激着，一方面我只期望貴州的繼母不要來，使她依舊恢復從前的活潑和恬靜的生活。但一方面我又希望她們來，似乎在這次裂裏，我可以得到萬一的希望——可是我也有點害怕，我自己是越陷越深，她呢！彷彿並不覺得似的。如果這局勢始終不變，真危險，但我情願埋在玫瑰的荒塚裏。不願如走肉行尸般的活着。

我一夜幾乎不會合眼，當月光照在我牆上一張油畫上；——一株老松樹，蟠曲着直伸到小溪的中間，彷彿架着半截橋似的，溪水碧清，照見那杈橫上一雙青年的戀人，互相偎倚的雙影，——這時我更禁不住我的幻想了，幻想和奔馬般，放開四蹄，向前飛馳——絕不回顧的飛馳呵！她也和哈美利林般，散開細柔的青

絲髮，這細髮長極了，一直拖到白玉砌成的地上，彷彿飄帶似的，隨着微風，一根一根如雪般的飄起。我只藏在合歡樹的背後，悄悄領略她的美，這是多麼可以渴望的事！

九月二十日

天才朦朧我彷彿聽見父親說話的聲音，但聽不真切，不知道他究竟和誰說話；不禁我又想到她了；一定在他們兩人之間；又起了什麼變故，不然我父親向例不到十二點他是不起來的，晚上非兩三點他是不睡的，聽說凡吸大煙的人都是如此。——一定的，準是她責備父親欺騙她沒有妻子，現在又來了一個繼母，她怎麼不惱呵！但她總是失敗的，婦女們往往因被男子玩弄，而受屈終身的，差不多全世界都是呢？

午飯的時候，阿媽來報告那邊房子都收拾好了，父親便對我說，火車兩點左右可到，你吃完飯就帶看門的老張到車站去吧！「到那裏你繼母若問我爲什麼不

來，你就說我有些不舒服好了，別的不用多說吧！」我應着就出來了。

當我回到自己屋裏，忽見對面屋裏，她正對着窗子凝立呢！呵！我真不知道怎樣才好，我不看她那無告悽楚的表示罷！但是不能，我在窗前站了不知多少時候，直到老張進來叫我走，我才急急從架上拏下臉布，胡亂把嘴擦了擦，拏了帽子，匆匆走了。

我這幾天心裏，一切都換了樣，我從前在貴州的時候；雖聽說父親又娶了一個庶母，但我絕不在意，並不會在腦子裏放過她一分鐘，自從上月到了這裏，我頭一次見她心裏就受了奇異的變動；到現在差不多叫她把我的心田全占了；呵！她的魔力真大——唉！罪過！……我或者不應當這麼說，這全不是她的錯處，只怪我自己被自然支配罷了。

到車站的時候；還差半點鐘，車才能到，我同老張買了月台票，叫老張先進去等，我只在候車室裏，獨自坐着，我的態度很安閒，但思想可忙極了，不知道

她現在怎樣了，我和她談話的機會很少；我來了一個半月，只和她對談過三次；其餘都只在吃飯的時候：談過一兩句不相干的話，我們本是家人，而且又是長輩對於晚輩；本來沒有避嫌疑這一層，不過她向來不大喜歡說話，而且我們又是第一次見面，她自己覺得，又站在母親的地位，覺得說話很難，所以我縱然頂喜歡和她談，也是沒有用處呢？……

火車頭鳴！鳴！的汽笛聲，打斷我的思路，知道火車已經到了，因急急來到站台裏面，這時火車已經停了，許多旅客，都露着到了的喜色，匆匆由車上下來，找了半天，才在二等車上，找到我繼母，和我的兄弟；把行李都交代老張，我們一直出了車站，馬車已預備好了，我們跳上車後，繼母果然問我父親爲什麼不來，我就把父親所交代的話答覆了，繼母似乎很不高興，歇了半晌，忽聽她冷笑道：「什麼有病呵！必定讓誰絆住呢！」

女人們的心裏，有時候真深屈得可怕，我聽了這話，只低着頭，默然不語，

但是我免不得又爲她發愁了，將來的日子怎麼過呢？

車子到家的時候，我父親已叫阿媽迎了出來，自己隨後也跟着出來，但是她呢！……我真是放心不下，忙忙走進來，只見她呆坐在窗下的椅子上，兩目凝視自己的衣襟，我正在奇怪，忽見她衣襟上，有一件亮晶晶的東西一閃，咳！我真傻呵！她那裏是注視衣襟，她正在那裏落淚呢？

父親已將繼母領到東院去了，過了許久父親走過來，不知對她說些什麼，只見她站了起來，彷彿我父親求她什麼似的，直對她作揖，大概是叫她去見我繼母，她走到裏間屋裏去了，過了一刻又同我父親出來，直向東院去，我好奇的心，催促我立刻跟過去，但我走到院子不敢進去，因爲只聽我繼母說：「你這不長進的東西，我並不會對不住你，你一去就是十年；叫我們在家裏苦等，你却在外頭，什麼小老婆娶着開心，你父親死了叫你回去，你都不回去，呸！像你們這些沒心肝的人，……」繼母說到這裏竟放聲大哭，我父親在屋裏躁腳，我正想進去勸

一勸，忽見門簾一動，她已哭得和淚人般，幽怨不勝的走了出來，我這時由不得跟她到這邊來，她到了屋裏，也放聲嗚咽起來，這時我只得叫她庶母了，我說：「庶母！你不要自己想不開，悲苦只是糟蹋自己的身體，庶母是明白人，何苦和她一般見識呢！」只聽她悽切的嘆道：「我只怨自己命苦；不幸作了女子！受人欺弄到如此田地——你父親作事，太沒有良心了，他不該葬送我……」咳！我禁不住熱淚滾滾流下來了，我正想用一兩句懇切的話安慰她，父親忽然走進來了，他見我在這裏，立刻露出極難看的面孔，怒狠狠對我說：「誰叫你到這裏來，」我只得快快走了出來，到了自己屋裏，心裏又是羞愧自己父親不正當的行爲，又是爲她傷感，受我繼母的搶白，這些紊亂熱烈的情緒，纏攪得我一夜不曾睡覺。

九月二十二日

我父親也就夠苦了，這幾天我繼母給他的冷諷熱嘲，真夠他受的了！女人們的嘴利害的很多，她們說出話來，有時候足以挖人的心呢！只是她却正和這個反

對，頭幾天她氣惱的時候，雖會給父親幾句不好聽的話；但我從不曾聽她和繼母般的漫罵呢？

近來家庭裏，絲毫的樂趣都沒有了，便是那架上的鸚鵡，也感覺到這種不美的騷擾，不耐煩和人學舌了，我這幾天彷彿發見我們家庭的命運，已經是走到很可怕的路上來了，倘若不是爲了她，我情願離開這裏呢？

她近來真抑鬱得成病了，朝霞般的雙頰，彷彿經雨的梨花了，又憔悴又慘淡呢！我真忍不住了，昨晚我父親正在床上過煙癮的時候，她獨自站在廊下，我得了這個機會，就對她說：「你不如請求父親。自己另搬出來住，免得生許多閒氣！」她聽了這話，很驚異對我望了一眼，又低下頭想了一想，似解似不解的說：「你也想到這一層嗎？」我當時只唯唯應道：「是」她就也轉身進屋裏去了。

照她的語氣，她已經是想到這一層了。她真聰明，大約她也許明白我很愛她嗎？……不！這只是我萬一的希望罷了。

爲誠今天又在她和我的面前，議論父親了，他說父親今天去買煙槍，走到一家商行裏；騙人家掣出許多煙槍來，他立時放下臉說：「這種禁煙令森嚴的時候，你們居然敢賣這種貨物，咱們到區裏走走吧！」他這幾句話，就把那商人嚇昏了。趕緊把所有的煙槍，恭恭敬敬都送給他了。

這件事不知是真是假：不過我適才的確見父親抱了一大包的煙槍進來；但不知爲誠從什麼地方聽來，這孩子最愛打聽這些事，其實他有些地方，也極下流呢！他喜歡當面奉承人，背後議論人，這多半都是受那老太婆的遺傳吧！

我父親的脾氣，真暴戾極了，近來更甚。她自從知道我父親不正的行爲後，她已決心不同他合居了，這幾天她另外收拾了一間臥房，總是獨自睡着，我這時心裏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安慰，我覺得她已漸漸離開父親，而向我這方面漸近了。

九月二十八日

另外一所房子已經找好了，她搬到那邊去，父親忽然叫我到那邊和她作伴，

呵！這是多麼幸運的事呵！

她的脾氣很喜歡潔淨，正和外表一樣，這時她彷彿比前幾天快活了；時時和我商量那間屋子怎樣佈置，什麼地方應當放什麼東西——這一次搬家的費用，全是她自己的私囊，所以一切的東西都很完備；這所房，一共有十間，一間是她的臥房，臥房裏邊還有一小套間，是洗臉梳頭的地方，一間是堂屋，吃飯就在這裏邊。堂屋過來有兩大間打成一間的，就佈置爲客廳，其餘還有四間廂房。我住在東廂房，西廂房一半女僕住，一半作廚房，靠門還有一間小門房。每間屋子，窗子都是大玻璃的，她買了許多淡青色的羅紗，縫成窗幔，又買了許多美麗的桌氈，椅罩，一天的功夫已把這所房子，收拾又潔雅又美麗；我的欣悅還不只此呢！我們還買了一架風琴，她頂喜歡彈琴；她小的時候也曾進個學堂，她嫁我父親的時候，已在中學二年級了。

這一天晚上，因爲廚房還不會佈置好，我們從鄰近酒館叫來的菜；吃飯的時

候，只有我和她兩個人，我不免又起了許多幻想，若果有一個很生的客人，這時來會我們，誰能不暗羨我們的幸福呢？——可恨事實却正和這個相反；她偏偏不是我的妻，而是我的母親，我免不得要咒詛上帝！爲什麼這樣佈置不恰當呢？

晚飯以後她坐在風琴邊，彈了一曲閨怨，聲調抑怨深幽，彷彿訴說她心裏無限的心曲般，我坐在她的旁邊，看她那不勝清怨的面容，又聽她悲切淒涼的聲音我簡直醉了，醉於神祕的戀愛；醉於妙婉的歌聲，呵！我不曉得是夢是真，我也不曉得她是母親還是愛的女神；我閉住眼，彷彿……咳！我寫不出來，我只覺得不可形容的欣悅和安慰，一齊都嘗到了。

九點鐘的時候，父親來到這裏，看了看各屋子的佈置，對她說：「現在你一切滿意了吧！」她只淡淡的答道：「就算滿足了吧！」父親又對我說：「那邊沒有人照應，你兄弟不懂事我仍須回去，你好好照應這邊吧！」呵！這是多麼爽快的事，父親坐了坐，想是又發煙癮了，連打了幾個呵欠，他就站起來走了，我送他

到門口，看他坐上車，我才關了門進來，她正在東邊牆角上，一張沙發上坐着，見我進來，便嘆道：「總算有清淨日子過了！但細想作人真一點意思沒有呢！」我頭一次聽她對我說這種失望的話，呵！我真覺得難受！——也許是我神經過敏，我彷彿看出她的心，正悽迷着似乎自己是沒有着落——我想要對她表同情，這並不是我有意欺騙她，其實我也正是同她一樣的無着落啊！我有父親，但是他不能安慰我深幽的孤悽，也正和她有丈夫，不能使她沒有身世之感的一樣。

我和她默默相對了半晌，我依舊想不出說什麼好，我實在躊躇，不知道當否使她知道我真實的愛她，——但沒有這種道理，她已經是有夫之婦並且又是我的長輩，這實是危險的事，我若對她說：「我很愛你」誰知道她眼裏，將要發出那一種的光——憤怒，或是羞媚甚而至於發出淚光，戀愛的戲是不能輕易演試的，若果第一次失敗了，以後的希望更難期了。

不久她似乎倦了，我也就告別，回到我自己的房裏去，我睡在被窩裏，種種

的幻想又追了我來，奇怪極了，當我正想着，她是怎麼樣可愛的時候；我忽想到死，我彷彿已走近死地了，但是那裏絕不是人們想像的那種可怕，有什麼小鬼，又是什麼閻王，甚至於青面獠牙的判官。

我覺死是最和美而神聖的東西，在生的時候，有軀殼的限制，不止這個，還有許多限制心的桎梏，有什麼父親母親，貧人富人的區別，到了死的國裏，我們已都脫了一切的假面具，投在大自然母親的懷裏，什麼都是平等的。便是她也可以和我一同臥在紫羅蘭的花叢裏，說我所願意說的話，簡直說吧！我可以真真切切告訴她，我是怎樣的愛她，怎麼熱烈的愛她，她這時候一定可以把她那無着落的心，從人間的荆棘堆裏找了回來；微笑的放在我空虛的靈府裏，……便是摟住她——摟得緊緊地，使她的靈和我的靈，交融成一件奇異的真實，騰在最高的雲朵，向黑暗的人間，放出醉人的清光。……

十月五日

雖然憂傷可以使人死，但是愛戀更可使入死，彷彿醉人死在酒罈旁邊，賭鬼死在牌桌坐底下。雖然都是死，可是愛戀的死，醉人的死，賭鬼的死，已經比憂傷的死，要偉大的多了。憂傷的心是緊結的，便是死也要留下不可解的痕跡。至於愛戀的死，他並不覺得他要死，他的心輕鬆得像天空的雲霧般，終同大氣融化了，這是多麼自然呵！

我知道我越陷越深；但我絕不因此生一些恐懼，因為我已直覺到愛戀的死的妙了。今天她替我作了一個淡綠色的電燈罩，她也許是無意，但我坐在這清和的清光底下，讀我的小說，或者寫我的日記，都感到一種不可言說的快愉。

午後我同她一起到花廠裏，買了許多盆淡綠，淺紫，水紅的各色的菊花，她最歡喜那兩盆綠牡丹，回來她竟親自把牠們種在盆裏，我也幫着她澆水，費了兩點鐘的工夫，才算停當，她叫阿媽把兩盆綠的放在客廳裏，兩盆淡紫的放在我的屋裏，她自己屋裏，是擺着兩盆水紅的，其餘六盆擺在迴廊下。

我們今天覺得很高興，雖然因為種花，蹲在地下腿有些酸，但這不足減少我們的興味。

吃飯的時候，她用剪刀剪下兩朵白色的菊花來，用雞蛋和麵粉調在一齊，然後用菜油炸了，一瓣一瓣很鬆脆的，而且發出一陣清香來，又放上許多白糖，我初次吃這碗新鮮的菜，覺得甜美極了，差不多一盆都讓我一個人吃完。

飯後又吃了一杯玫瑰茶精神真是爽快極了！我因要求她唱一曲閨怨，她含笑答應了，那聲音真柔媚得像流水般，可惜歌詞我聽不清；我本想請她寫出來給我，但怕她太勞了——因為今天她作的事實在不少了。

這幾天我父親差不多天天都來一次，但是沒有多大工夫就走了，父親曾叫我白天的時候，到繼母那邊看看，我實在不願意去；留下她一個人多麼寂寞呵！而且我繼母那討厭的面孔，我實在也不願意見她呢，可是又不得不稍稍敷衍敷衍她們，明天或者走一趟吧！

十月六日

可笑！我今天十二點鐘到那邊，父親還在作夢，繼母的頭還不會梳好，院子弄得亂七八糟，爲誠早不知道跑到什麼地方玩去了，這種家庭連我都處不來，何況她呢？近來我父親似乎很恨她，因爲一次父親要在她那裏住下，她生氣，獨自搬到客廳的沙發上，睡了一夜，我父親氣得天還不會亮，就回那邊去了，其實像我父親那樣的人，本應當拒絕他，可是他是最多疑，不要以爲是我搗的鬼呢，這倒不能不小心點不要叫吃虧吧！她已經是可憐，無告的小羊了，再折磨她怎禁受得起呵！

我好多次想鼓起勇氣，對她說：「我真實的愛你」但是總是失敗；我有時恨我自己怯弱，用盡方法自己責罵着自己，但是這話才到嘴邊，我的心便發起抖來；真是沒用，雖然，男子們對於一個女人求愛，本不是太容易的事呵！忍着吧！總有一天達到我的目的。

今天下午有一個朋友來看我，他尖銳的眼光，只在我身上繞來繞去，這真奇怪莫非他已有所發見嗎？不！大概不至於，誰不知道她是我父親的妻呢，許是賊人膽虛吧！我自己這麼想着，由不得好笑起來！人們真愚呵！

她這幾天似乎有些不舒服，她沈默得使我起疑；但是我問她有病嗎？她竭力辯白說：「沒有的事！」那麼是爲什麼呢？

晚上她更憂抑了，晚飯都不會吃，只懶懶的睡在沙發上，我不知道怎樣安慰她才好，唉！我的腦子真笨；桌上三礮台的煙捲，我已經吸完兩枝了。但是腦子依舊發滯，或者是屋裏空氣不好吧？我走到廊下，天空魚鱗般的雲現着淡藍的顏色，如弦的新月，正照在庭院裏，那幾盆菊花，冷清清地站在廊下。一種寂寞的悵惘，更攪亂了我的心田，呵！天空地闊，我彷彿是一團飛絮飄零着，到處尋不到着落。直上太空，可憐我本是怯弱的，那有這種能力；偃臥在美麗的溪流旁邊吧；但又離水太近了，我記得兒時曾學過一隻曲子：「飛絮徜徉東風裏；慢誇自

由無邊際！須向高；莫向底，飛到水面飛不起。」呵！我將怎麼辦？

她又彈琴了，今天彈的不是閨怨了，這調子很新奇，彷彿是古行軍的調子，比閨怨更激昂，更悲涼，我悄悄走到她背後，她彷彿還不覺得，那因她正低聲唱着。彷彿是哽着淚的歌喉，最後她竟合上琴，長嘆了，當她回頭看見我站在那裏的時候，她彷彿很吃驚，臉上立刻變了顏色變成極嬌艷的淡紅色，我由不得心浪狂激，我幾乎說出：「我真實的愛你」的話了；但我才預備張開我不靈動的唇的時候，她的顏色又慘白了。到這時候，誰還敢說甚麼，她快快的對我說：「我今天有些不舒服，要早些睡了，」我只得應道：「好！早點睡好。」她離了客廳，回她的臥房去，我也回來了。

奇異呵！我近來竟簡直忘記她是我的庶母了。還不只此，我覺得她還是十七八歲青春的處女呢。——她真是一朵美麗的玫瑰，我縱然因為找她，被刺刺傷了手，便是刺出了血；刺出了心窩裏的血，我也絕不皺眉的，我只感謝上帝，助我

成功，並且要熱誠的祈禱了。

十月十二日

今天我們都在客廳看報，——她最喜歡看報上的文藝，今天她看了一篇翻譯的小說，是「玫瑰與夜鶯」她似解似不解，要我替她說明這裏面的意思，後來她又問我，「西洋人爲什麼都喜歡紅玫瑰？」我就將紅玫瑰是象徵愛情的話告訴她，並且又說：「西洋的青年，若愛一個少女，便要將頂艷麗的紅玫瑰送給那少女。」她聽完；十分高興的道：「這倒有意思！到底她們外國人知道快活，中國人誰享過這種的幸福，只知道女兒大了嫁了就完了；真是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得到這種好機會，我絕不能再輕易錯過了，我因鼓勇對她說：「你也喜歡紅玫瑰嗎？」她怔了一怔含淚道：「我現在一切都完了！」

唉！我又沒有勇氣了！我真是不敢再說下去，倘若她怒了，我怎麼辦呢！當時我只默默不語；幸虧她似乎已經不想了，依舊拿起報紙來看。

午飯後父親來了，坐在她的屋子裏，我心裏真不高興，這固然是沒理由，但我的確覺得她不是父親的，她的心從來沒給過父親，這是我敢斷定的，至於別的什麼名義咧！……那本不是她的，父親縱把得緊緊的也是沒用，她是誰的呢？別人或者要說我狂了，誠然我是狂了，狂於愛戀，狂於自我呵！

睡覺之前，我忽然想到我若果送她一束紅玫瑰，不知道她怨我，或者是感激我……，或者也肯愛我？……我想像她抱着我贈她的那束紅玫瑰；含笑用她紅潤的脣吻着，那我將要發狂了，我的心花將要儘量的開了。這種的幸福便是用我的生命來換，我也一點不可惜呢？簡直說只要她說「她愛我」我便立刻死在她的腳下；我也將含着欣感的笑靨歸去呢！

說起來，我真有些慚愧！我竟悄悄學寫戀歌，我本沒有文學的天才，我從來也不會試寫過，今夜從十點鐘寫起，直寫到十二點，可笑只寫兩行，一共不到十個字。我有點妒嫉那些詩人，他們要怎麼寫便怎麼寫。他們寫得真巧妙；女人們

讀了，真會歡喜得流淚呢！——他們往往因此得到許多勝利。

我恨自己寫不出，又妒詩人們寫得出，他們不要悄悄地把戀歌送給她吧，倘若他們有了這機會，我一定失敗了！……紅玫瑰也沒用處了！

她的心門似乎已開了一個縫，但只是一個縫，若果再開得大一點，我便可以扁着身體走進去，但是用什麼法子，才能使她更開得大一點呢！——我真想入非非了，不過無論如何，到現在還只是幻想呵，誰能證實她也正在愛戀我呢。

在這世界上，我不曉得更有什麼東西。能把我心的地盤佔據了，像她佔據一樣充實和堅固；我覺得我和她正是一對，——但是父親呢，他真是贅疣呵！——我忽然想起，我不能愛她，正是因為父親的緣故，倘若沒有父親在裏頭作梗，她一定是我的了。

這個念頭的勢力真大，我直到睡覺了，我夢裏還牢牢記着，她不能愛我，正是因為父親的緣故。

十月十五日

我一直沈醉着，醉得至於發狂，若果再不容我對她說：「我真實的愛你」或者她竟拒絕我的愛；我只有！……只有問她是不是因為父親的緣故，若果我的猜想不錯，那麼我只得懇求父親把她讓給我了。父親未必愛她，但也未必肯把她讓給我，而且在人們聽來，是很不好聽的呵！世界上那有作兒子的，愛上父親的妻呢？呵！我究竟是要絕望的呵！……但是她若肯接收我的愛，那到不是絕對想不出法子的呵。……

我早已找到一個頂美的所在，——那所在四面都環着清碧的江水，浪起的時候，激着那孤島四面的崖石，起一陣白色的飛沫，在金色的日光底下，更可以看見鑽石般縹碧的光輝，在那孤島裏，只要努力蓋兩間的小房子，種上些稻子和青菜，我們便可以生存了。——并且很美麗的生存，若再買一隻小船，繫在孤島的邊上我們相偎倚着，用極溫和的聲調，唱出我心裏的曲子，便一切都滿足了。

……

我的幻想使我漸漸疲倦了，我不知不覺已到夢境裏了。在夢裏我看見一個形似月球的東西，起先不停的在我面前滾，後來漸漸騰起在半空中。忽見她，披着雪白雲織的大衣，含笑坐在那個奇異的球上，手裏抱着一束紅玫瑰輕輕的吻着彷彿那就是我送她的。我不禁喜歡得跪下去，我跪在沙土的地上，合着掌懇切的感謝她說：「我的生命呵！……這才證實了我的生命的現實呵！」我正在高聲的祈禱着，那奇異的球忽然被一陣風，連她一齊捲去了，我嚇得失心般叫起來；不覺便醒了。

自從夢裏驚醒以後，我再睡不着了。我起來，燃着燈，又讀幾頁破舟，天漸漸亮了。

十月十六日

因為昨天晚上夢裏的欣悅，今天還覺餘味尙在，并且頓時決心一定要那麼辦了

，我不等她起來，便悄悄出去了，那時候不過七點鐘，秋末的天氣，早上的涼風很尖利，但我並沒有感到一點不舒服，我覺在我的四圍都充滿了喜氣，我極相信，夢裏的情景是可以實現的，只要我找紅玫瑰。……

我走到街盡頭，已看見那玻璃窗裏的，秋海棠向我招手；龍鬚草向我鞠躬，我真覺得可驕傲，——但同時我有些心怯，怎麼我的紅玫瑰，却深深藏起，不以她的笑靨，饗他忠實的僕人呢？

花房漸近時，我輕輕推那玻璃門時：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男人，含笑招呼我道：「先生早呵！要買什麼花。這兩天秋海棠開得最茂盛，龍鬚草也不錯，他指這種，說那種固然殷勤極了，但我只恨他不知道我需要什么？我問他「紅玫瑰在那裏。他說：「我們這裏這幾天，正缺乏這個，先生買幾枝秋海棠吧，那顏色多鮮艷呵！也比紅玫瑰不差什麼……不然先生就買幾朵黃月季吧！」其實那秋海棠實在也不壞，花瓣水亮極了，平常我也許要買他兩盆擺在屋裏，現在我却不需要

這個了，我懶懶辭別那賣花的人，又折出這條街，向南走了，又經過兩三個花鋪，但都缺少紅玫瑰，我真懊喪極了，但我今天買不到，絕不就回去。

還算幸運，最後買到了。只有一束，用白色的綢帶束着，下面有一個小小竹子編的花盆很精巧，再加上那飄帶，和蝴蝶般翩舞着，真不錯！我真感謝這家花鋪的主人，他竟預備我所需要的東西了。

我珍重着，把這花捧到家裏，已經過了午飯的時候，但是她還支頤坐着等我呢？我不敢把這花很冒昧就遞給她，我悄悄把牠放在我的屋裏，若無其事般的出來，和她一同吃完午飯。

她今天似乎很高興，午飯後我們坐在堂屋裏閒談，她問我今天一早到什麼地方去，我真想趁這機會告訴她我是爲她買紅玫瑰去了，但是我始終不是這麼回答的，我只說：「我買東西去了」她以後便不再往下問了。我回到屋裏，想了半天；我便把這紅玫瑰捧着，來到她的面前，她初看見這美艷的花，不禁叫道：「真

好看，你那裏買來的。」她似乎已忘了我上次對她說的話，我忙答道：「好看嗎？我打算送給你！」我這時又欣悅，又畏怯，她接了花，忽然像是想起什麼來了。她遲遲的說：「你不是說紅玫瑰……我想你是預備送別人的吧！我不應當接收這個。」我趕忙說：「真的，我除了你沒有一個人可以送的，因為在這世界上。你是最孤另的，也正和你一樣。」她眼裏忽然露出驚人的奇光，抖顫着將玫瑰花放在桌上，彷彿得了急病，不能支持了。她睡在沙發上，眼淚不住的流，咳！這使我懊悔，我為什麼使她這樣難堪，我恨我自己，我由不得也傷心的哭了。

在這種極劇烈的刺激裏，在她更是想不到的震恐，就是我呢，也不會預想到有這種的現象，真的我情願她痛責我，唉！我真孟浪呵！為什麼一定要愛她！……我心裏覺得空虛了，我還不如飛絮呵！我不但沒有着落，并且連飛翔的動力也都沒有了。

阿媽進來了，我勉強掩飾我的淚痕，我告訴阿媽，把她扶進屋裏，將她安放

在床上，然後我回我自己的屋子。伏在枕上，痛切的流我懺悔的眼淚，但我總不平，我不應當受這種責罰呵！

十月二十日

她一直病了！直到現在不會減輕，父親雖天天請醫生來，但是有什麼用處呢？唉！父親真聰明！他今天忽然問我，她起病的情形，這話怎能對父親說呢？我欺騙父親說；「我不清楚！」父親雖然怒罵我「糊塗！」我真感激他，我只望他罵得更狠一點，我對於她的負疚，似乎可以減輕一點。

醫生，——那李老頭子真討厭，他那裏會治病呵！什麼急氣攻心咧，又是什麼外感內熱咧，用手理着他那三根半的鼠鬚，仰着頭瞪着眼簡直是張滑稽書呢，真怪世界上的人類，竟有相信這種糊塗東西的話……我站在窗戶下面，聽他搗鬼，真恨不得叫他快出去呢？

父親也似乎有些發愁，他預備晚上住在這邊，她彷彿極不高興，她對父親說

：「我這病只是心煩，你在這裏，我更不好過，你還是到那邊去吧！」父親果然仍回那邊去了。

八點多鐘的時候，我正在屋裏傷心，阿媽來找我她在叫我，其實我很怯畏，我實在對不起她呵！在平常一個婦女的心裏，自然想着這是不可能的事情，并且也告訴別人不得的，總算是不冠冕的事呵！唉！……

她擁着一床淡湖色的縐被，含淚坐在床上，她那憔悴的面容，無告而幽怨的眼神，使我要怎樣的難過呵！我不敢仰起頭來，我只悄悄站在床沿旁邊。她長嘆了一聲，這聲音只彷彿一口利劍，我爲着這個，由不得發抖，由不得落淚，她喘息着說：「你來！你坐下！」我抖戰着，怯怯地旁着她坐下了，她伸出枯瘦的手來，握着我的手說：「我的一生就要完了，我和你父親本沒有愛情，我雖然嫁了十年，我總不曾了解過什麼是愛情，你父親的行爲，你們也都明白，我也明白，但是我女子，嫁給他了，什麼都定了，還有我活動的餘地嗎？有人也勸我和他

離婚，——這個也說不定是與我有益的。但是世界上男人有幾個靠得住的，再嫁也難保不一樣的痛苦，我一直忍到現在！——我覺得是個不幸的人；你不應當自己害自己，照我冷眼看來，你們一家也只有你一個是人，我希望你自己努力你的前途！」

唉！她誠實的勸戒我，真使我慚愧！真使我懊悔，我良心的咎責，使我深切的痛苦，我對她說什麼？我只有痛哭，和孩子般赤裸裸無隱瞞的痛哭了！她撫着我的頭和慈母般的愛憐，她說：「你不用自己難過；這不是你的錯，只是你父親……」她禁不住了，她伏在被上嗚咽了。

父親來了，我仍回我自己的屋裏去，除了痛切的哭，我實在不知道，怎樣處置我自己呵！如果這萬一的希望，是不能存在了，我還有什麼生趣。

十一月一日

她的病越來越重，父親似乎知道沒指望了。他昨天曾對我說：「你不要整天

坐在家裏，看看就有事情要出來了，你也應當替我幫幫忙。」我聽了他的吩咐，不敢不出去，預備接頭一切，况且又是她的事情，但不知怎麼，我這幾天彷彿失了魂似的，走到街上竟沒了主意，心裏本想向南去，脚却向北走，唉！

晚上回來的時候，父親恰好出去了，我走到她的床前，只見她紅光滿面，神采奕奕比平時更嬌艷，她含着淚，對我微笑道：「你的心我很知道，就是我也未嘗不愛你，但他是你的父親呵！」我聽了這話，立刻覺得所有環境都變了。我不敢再躊躇了，我跪在她的面前，誠摯的說：「我真實的愛你！」她微笑着，用手環住我的脖頸，她火熱的脣，已向我的脣吻合了。這時我不知是欣悅是戰兢，也許這只是幻夢，但她柔軟的額髮，正覆在我的頰上，她微弱的氣息，一絲絲都打透我的心田，她鬆了手，很安穩的睡下了，她忽對我說紅玫瑰呢？

我陡然想起，自從她病後我早把紅玫瑰忘了，——忙忙跑到屋裏一看。紅玫瑰一半殘了只賸四五朵，上還綴着一兩瓣半焦的花瓣，我覺得這真不是吉兆——

明知道花草沒有不凋謝的，但不該在她真實愛我的時候凋謝了呵！且不管她這幾片殘瓣，也足以使我驕傲，若不是這一束紅玫瑰，那有今天的結果——呵！好趣鈍的我呢！不因這一束紅玫瑰她怎麼就會病，或者不幸而至於死呵……我真傷心！我真慚愧，我的眼淚，都滴在這殘瓣上了。

我將這已殘的紅玫瑰捧到她的床前，她接過來輕輕吻着，落下淚來，正是我的淚痕，還是她的淚痕，誰又能分清呢？

從此她不再說話，閉上眼含笑的等着，等那仁慈的上帝來接引她了。今夜父親和我全不會睡覺，到五點多鐘的時候，她忽睜開眼，向四圍看了看，見我和父親坐在她的旁邊，她長嘆了一聲便斷了氣。

父親走過去，用手放在她的鼻孔旁，知道是沒有了呼吸，立時走出來，叫人預備棺木。

我只覺一陣昏迷，不知什麼時候已躺在自己床上了。

她死得真平靜，不像別的人有許多號哭的煩擾聲，這時天才有一點淡白色的亮光，衣服已經都穿好了，下棺的時候她依舊是含笑，我把那幾瓣紅玫瑰放在她的胸前，然後把棺蓋闔上。唉——多殘酷的刑罰呵！我只覺我的心被人剝去了，我的魂立刻出了軀殼，我彷彿看見她在面前。她坐在一個奇異的球上披着白雲織就的大衣，含笑吻着一束紅玫瑰——便是我給她的那束紅玫瑰，真奇異呵！……

唉！我現在清醒了！那有什麼奇異的月球，只是我回溯從前的夢境罷了。

十一月三日

今天是她出殯的日子，埋在城外一塊墓地上——這墓地是她自己買的，她最喜歡西洋人的墓，這墓的樣子，全仿西洋式作的，四面用淺藍色油漆的鐵欄，圍着一個長方的墓，墓頭有一塊石碑，刻着她的名字，還有一個愛神的石像，極寧靜的仰視天空，這都她自己生前佈置的。

下葬後父親只蹣了蹣腳，長嘆了一聲，就回去了，等父親走後，我將一束紅

玫瑰放在墳前，我心裏覺得什麼都完了。我決定不再回去，我本沒有家，父親是我的仇人，我的生命完全被他剝奪淨了。我現在所有的只是不值錢的軀殼，朋友們只當我已經死了——其實我實在是死了。沒有靈魂的軀殼，誰又能當他是人呢，他不過是個行尸走肉呵！

我的日記也就從此絕筆了。我一生不曾作過日記，這是第一次也是末一次，我原是爲了她才作日記，自然我要爲她不再作日記了。」

紹稚念完了，他很頑皮的，趁逸哥回頭的工夫，那本書已擲到逸哥頭上了。逸哥冷不防嚇了一跳，我不覺得好笑！但同時也覺得心裏悵悵的，不知爲什麼？這寂寞冷清的一天算是叫我們消遣過了，但是雨呢，還是絲絲的敲着窗子，風還是颯颯搖着檐下的竹子，烏雲依舊一陣陣向西飛跑，壁上的鐘正指在六點上，黃昏比較更悽寂了。我正怔怔坐着，想消遣的法子，忽聽得紹稚問道：「我的小說也念完了，你們也聽了，但是我糊塗，你們也糊塗，這篇小說，到底是個什

麼題目呵。」被他這一問，我們細想想也覺好笑起來，逸哥從地下拾起那本書來；掀着書皮看了看，只見這書皮是金黃色，上面畫着一個美少年，很悽楚的向天空望着在書面的左角上斜標着「父親」兩個字。

逸哥也夠滑稽了，他說：「這誰不知道，誰都有父親吧！」我們正笑着，又來了一個客人，這笑話便告了結束。

或人的悲哀

親愛的朋友 K Y；

我的病大約是沒有希望治好了！前天你走後，我獨自坐在窗前玫瑰花叢前面，那時太陽才下山，餘輝還燦爛地射着我的眼睛，我的心臟的跳躍很利害，我不敢多想甚麼，只是注意那玫瑰花，嬌艷的色采，和清潤的香氣，這時風漸大了，於我的病體不能適宜，媛姊在門口招呼我進去呢。

我到屋裏，仍舊坐在我天天坐着的那張軟布椅上，壁上的相片，一張張任我心幕上跳躍着，過去的一件一件事情，也湧到我潔白的心幕上來，噫！K Y，已經過去的，是事情的形式，那深刻的，使人酸楚的味道，仍舊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滲在我的血液裏，回憶着便不免要飲泣！

第一次，使我懺悔的事情，就是我們在紫籐花架下，那幾張石頭椅子上坐着，你和心印談人生研究的問題，你那時很鄭重的說：『人生那里有究竟！一切的事情，都不過像演戲一般，誰不是塗着粉墨；戴着假面具上場呢？……』後來你又說：『梅生和昭仁他們一場定婚；又一場離婚的事情，簡直更是告訴我們說：人事的作戲，就是神聖的愛情，也是靠不住的，起初大家十分愛戀的定婚，後來大家又十分憎惡的離起婚來。一切的事情，都是靠不住的，』心印聽了你的話，她便決絕的說：『我們遊戲人間吧！』我當時雖然沒有開口，給你們一種明白的表示，但是我心裏更決絕的，和心印一樣，要從此遊戲人間了！

從那天以後，我便完全改了我的態度；把從前冷靜考慮的心思，都收起來，只一味的放蕩着，——好像沒有目的地的船，在海洋中飄泊，無論遇到怎麼大的難事；我總是任我那時情感的自然，喜怒笑罵都無忌憚了！

有一天晚上，我獨自坐在冷清清的書房裏，忽然張升送進一封信來，是叔和

來的。他說：他現在很悶，要我這里談談，問我有工夫沒有？我那時毫不考慮，就回了他一封說：『我正冷清得苦；你來很好！』不久叔和真來了，我們隨意的談話，竟銷磨了四點多鐘的光陰；後來他走了，我心裏忽然一動，我想今天晚上的事情，恐怕有些太欠考慮吧？……但是已經過去了！況且我是遊戲人間呢！我轉念到這里，也就安貼了。

誰知自從這一天以後，叔和便天天寫信給我，起初不過談些學術上的問題，我也不以為奇。有來必回，最後他忽然來了一封信說：『我對於你實在是十三分的愛慕：現在我和吟雪的婚事，已經取消了，希望你不要使我失望！』

KY，別人不知道我的爲人，你應該知道的！我平生最恨見異思遷的人，況且吟雪和我也有一面之緣；總算是朋友，誰能作此種不可思議的事呢？當時我就寫了一封信，痛痛地拒絕他了。但是他仍然糾纏不清，常常以自殺來威脅我，使我脆弱的心靈，受了非常的打擊！每天裏，寸腸九迴，既恨人生多罪惡！又悔自

家太孟浪！噫！KY，我失眠的病，就因此而起了！現在更蔓延到心臟了！昨天醫生用聽筒聽了聽，他說很要小心，節慮少思，或者可以望好，噫！KY，這種種色色的事情，怎能使我不思呢？

明天打算搬到婦嬰醫院去，以後來信，就寄到那邊第二層樓十五號房間：寫得乏了！再談吧！

你的朋友亞俠六月十日

親愛的KY：

我報告你一件很好的消息，我的心臟病，已漸漸好了！失眠也比從前減輕，從前每一天夜裏，至多祇睡到三四個鐘頭；就不能再睡了。現在居然能睡到六個鐘頭，我自己真覺得歡喜，想你也一定要爲我額手稱賀！是不是？

我還告訴你一件事；這醫院裏；有一個看護劉女士，是一個最篤信宗教的人，她每天從下午兩點鐘以後，便來看護我，她爲人十分和藹，她常常勸我信教；我起初很不以爲然，我想宗教的信仰，可以遮蔽真理的發現；不過現在我却有些

相信了！因為我似乎知道真理是尋不到，不如暫且將此心寄託於宗教，或者在生的月歲裏，不至於過分的苦痛！

昨天夜裏，月色十分清明，我把屋裏的電燈擰滅了；看那皎潔的月光，慢慢透進我的屋裏來；劉女士穿了一身白衣服，跪在床前低聲的禱祝，一種懇切的聲音，直透過我的耳膜，深深地侵進我的心田裏，我此時忽感一種不可思議的刺激，我覺得月光帶進神祕的色采來，罩住了世界上的一切，我這時雖不敢確定宇宙間有神，然而我却相信，在眼睛能看見的世界以外，一定還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了。

我這一夜，幾乎沒閉眼，怔怔想了一夜，第二天我的病症又添了！不過我這時徬徨的心神好像有了歸着，下午睡了一覺，現在已經覺得十分痊愈了！馬大夫也很奇怪我好得這麼快，他說：若以此種比例推下去，——沒有變動；再有三四天，便可出院了。

今天心印來看我一次，她近來顏色很不好！不知道有甚麼病，你有工夫可以去看看她，大約她現在徬徨歧路；必定很苦！

你昨天叫人送來的一束蘭花；今天還很有生氣，這時他正映着含笑的朝陽，更顯得精神百倍，我希望你前途的幸福也和這花一樣燦爛！再談，祝你康健！

亞俠七月六日

KY 吾友

我現在真要預備到日本去找我的哥哥，因為我自從病後便不耐幽居，聽說蓬萊的風景佳絕，我去散散心，大約病更可以除根了。

我希望你明天能來，因為我打算後天早車到天津乘長沙九東渡，在這里的朋友，除了你，和心印以外，還有文生，明天我們四個人，在我家裏暢敘一下罷！我這一走，大約總要半年才能回來呢！

你明天來的時候，請你把昨天我叫人送給你看到的那封心印的信帶了來，她那

邊有一個問題，——『名利的代價是什麼？』我當時心裏很煩，沒有詳細的回答她，打算明天見面時，我們四個人討論一個結果出來，不過這個問題，又是和『人生究竟的問題』差不多，恐怕結果，又是悲的多，樂的少，噯！何苦呵！我們這些人，總是不能安於現在，求究竟，——這於人類的思想，固然有進步，但是精神消磨得未免太多了！……但望明天的討論可以得到意外的完滿就好了！

我現在屋子裏亂得不成樣子，箱子裏的東西亂七八糟堆了一床，我理得實在心煩，所以跑到外書房裏來，給你們寫信，使我的眼睛不看見，心就不煩了！說到這裏，我又想起一件事了。

KY！你記得前些日子；我們看見一個盲詩人的作品，他說：『中午的太陽，把世界和世界的一切驚異，指示給人們，但是夜，却把宇宙無數的星，無際限的空間，——全生活，廣大和驚異指示給人們。白晝指示給人們的，不過是人的世界，黑暗和污穢。夜却能把無限的宇宙指示給人們，那里有美麗的女神，唱着

甜美的歌，溫美的雲，織成潔白的地氈，星兒和月兒，圍隨着低低地，唱輕輕地舞。」這些美麗的東西，豈是我們眼睛所能領略得到的呢？KY我寧願作一個瞎子呢！倘若我真是個瞎子，那些可厭的雜亂的東西，再不會到我心幕上來了。但是不幸！我實在不是個瞎子，我免不了要看世界上種種的罪惡的痕迹了！

任筆寫來，不知說些什麼，好了！別的話留着明天面談吧！

亞使九月二日

KY呵！

絲絲的細雨敲着窗子，密密的黑雲罩着天空，澎湃的波濤震動着船身；海天遼闊，四顧蒼茫，我已經在海裏過了一夜，這時正是開船的第二天早晨。

前夜，那所灰色牆的精緻小房子裏的四個人，握着手談着天何等的快樂？現在我是離你們，一秒比一秒遠了！噫！爲什麼別離竟這樣苦！

我記得：分別的那一天晚上；心印指着那迢迢的碧水說：「人生和水一樣的

流動，歲月和水一樣的飛逝；水流過去了，不能再回來！歲月跑過去了，也不能再回來！希望亞俠不要和碧水時光一樣。早去早回呵。」KY 這話真使我感動，我禁不住哭了！

你們送我上船，聽見汽笛嗚咽悲鳴着，你們便不忍再看我，忍着淚，急急轉過頭去了，我呢？怔立在甲板上；不住的對你們望，你們以爲我不見你們了，用手帕拭淚；偷眼往我這邊看，咳！KY 這不過是小別，便這樣難堪！以後的事，情，可以設想嗎？

「名利的代價是什麼？」心印的答案：是「愁苦勞碌。」你却說：「是人生的波動；若果沒有這個波動，世界將呈一種不可思議的枯寂！」你們的話在我心裏；起伏不定的浪頭，在我眼底；我是浮沉在這波動之上，我一生所得的代價，只是愁苦勞碌。咳！KY！我心徬徨得很呵！往那條路上去呢？……我還是遊戲人間吧！

今天沒有什麼風浪，船很平穩，下午雨漸漸住了，露出流丹般的采霞，罩着炊烟般的軟霧，前面孤島隱約，彷彿一隻水鴉伏在那里。海水是深碧的；浪花湧起，好像田田荷叢中窺人的睡蓮。我坐在甲板上一張舊了的藤椅裏，看海潮浩浩蕩蕩，翻騰奔掀，心裏充滿了驚懼的茫然無主的情緒，人生的真象，大約就是如此了。

再有三天，就可到神戶；一星期後可到東京，到東京住什麼地方，現在還沒有定，不過你們的信，可寄到早稻田大學我哥哥那里好了。

我的失眠症，和心臟病，昨日夜裏又有些發作，大約是因為勞碌太過的緣故，今夜風平浪靜，當得一好睡！

現在已經黃昏了。海上的黃昏又是一番景象，海水被紅日映成紫色，波浪被餘輝射成銀花，光華燦爛，你若是到了這里，大約又要喜歡得手舞足蹈了！晚飯的鈴響了，我喫飯去。再談！

KY 吾友：——

我到東京；不覺已經五天了。此地的人情風俗和祖國相差太遠了！他們的飲食；多喜生冷；他們起居，都在席子上，和我們祖國從前席地而坐的習慣一樣，這是進化呢？還是退化？最可厭的是無論到什麼地方，都要脫了鞋子走路；這樣赤足的生活，真是不慣！滿街都是吱吱咖咖木屐的聲音，震得我頭疼，我現在厭煩東京的紛紛攪攪，和北京一樣！浮光底下；所蓋的形形色色，也和北京一樣！莫非凡是都會的地方都是罪惡薈萃之所嗎？真是煩煞人！

昨天下午我到東洋婦女和平會去，——正是她們開常會的時候，我因一個朋友的介紹，得與此會；我未到會以前，我理想中的會員們，精神的結晶，是純潔的。及至到會以後，所看見婦女，是滿面脂粉氣，貴族式的夫人小姐；她們所說的和平，是片面的，就和那冒牌的共產主義者，只許我共他人之產，不許人共我的產一樣。KY，這大約是：人世間必不可免的現象吧？

昨天回來以後，總念念不忘日間赴會的事，夜裏不得睡，失眠的病又引起了！今天心臟，覺得又在急速的跳，不過我所帶來的藥，還有許多，喫了一些，或者不至於再患。

今午喫完飯後，我跟着我哥哥，去見一位社會主義者，他住的地方，離東京很遠，要走一點半鐘。我們一點鐘，從東京出發，兩點半到那里；那地方很幽靜，四圍種着碧綠的樹木和菜蔬，他的屋子就在這萬綠叢中。我們剛到了他那門口，從他房子對面，那個小小草棚底下，走出兩個警察來，盤問我們住址、籍貫、姓名，與這個社會主義者的關係。我當時見了這種情形，心裏實感一種非常的苦痛，我想這些，鞏固各人階級和權利的自私之蟲，不知他們造了多少罪孽呢？K Y 呵！那時我的心血沸騰了！如果有手槍在手，我一定要把幾個借強權干涉我神聖自由的惡賊的胸口，打穿了呢！

麻煩了半天，我們才得進去，看着那位社會主義者；他的面貌很和善，但是

眼神却十分沈着。我見了他，我的心彷彿熱起來了！從前世界所抱的悲觀，而釀成的消極，不覺得變了！這時的亞俠，只想用彈藥炸死那些妨礙人們到光明路上去的障礙物，KY，這種的狂熱，回來後想想，不覺失笑！

今天我們談的話很多，不過却不能算是暢快；因為我們坐的那間屋子的窗下，有兩個警察在那里監察着；直到我們要走的時候，那位社會主義者才說了一句比較暢快的話，他說：「爲主義犧牲生命，是最樂的事，與其被人的索子纏死，不如用自己的槍，對準喉嚨打！」KY，這話的味道，何其雋永呵！

晚上我哥哥的朋友孫成來談，這個人很有趣，客中得有幾個解悶的，很不錯！

寫得不少了，再說罷！

亞俠九月二十日

KY呵！

我現在不幸又病了！仍舊失眠，心臟跳動，和在京時候的程度差不多。前三

天搬進松井醫院，作客的人病了，除了哥哥的慰問外，還有誰來看視呢！況且我的病又是失眠，夜裏睡不着，兩隻眼看見的，是桌子上的許多藥瓶，藥末的紙包，和那似睡非睡的電燈，燈上罩着深綠的罩子，——醫生恐光線太強，於病體不適的緣故。——四圍的空氣，十分消沉、暗淡。耳朵所聽見的，是那些病人無力的呻吟；淒切的呼喚，有時還夾着隱隱地哭聲！

KY，我彷彿已經明白死是什麼了！我回想在北京婦嬰醫院的時候看護婦劉女士告訴我的話了；她說：『生的時候，作了好事，死後便可以到上帝的面前，那里是永久的樂園，沒有一個人臉上有愁容，也沒有一個人掉眼淚！』KY，我并不是信宗教的人，但是我在精神徬徨無着處的時候，我不能不尋出信仰的對象來；所以我健全的時候，我只在人間尋道路，我病痛的時候，便要在人間之外的世界，尋新境界了。

這幾天，我一閉眼，便有一個美麗的花園，——意象所造成的花園，立在我

面前，比較人間無論那一處都美滿得多；我現在只求死，好像死比生要樂得多呢！

人間實在是虛偽得可怕！孫成和繼梓——也是在東京認識的，我哥哥的同學；他們兩個爲了我這個不相干的人，互相猜忌，互相傾軋，有一次，恰巧他們兩人，不約而同時都到醫院來看我，兩個人見面之後，那種嫉妒仇視的樣子，竟使我失驚！KY，我這時才恍然明白了！人類的利己心，是非常可怕的！并且他們要是歡喜什麼東西，便要據那件東西爲己有！

噫！我和他們兩個，只是淺薄的友誼，那里想到他們的貪心，如此利害！竟要作成套子，把我束住呢？KY，我的志向你是知道的，我的人生觀你是明白的，我對於我的生，是非常厭惡的！我對於世界，也是非常輕視的，不過我既生了，就不能不設法不虛此生！我對於人類，抽象的概念，是覺得可愛的，但對於每一個人，我終覺得是可厭的！他們天天送鮮花來，送糖果來，我因爲人與人必有

交際，對於他們的友誼，我不能不感謝他們！但是照現在看起來，他們對於我，不能說不是另有作用呵！

KY，你記得，前年夏天，我們在萬牲園的那個池子旁邊釣魚，買了一塊肉，那時你會對我說：『亞俠！作人也和作魚一樣，人對付人，也和對付魚一樣！我們要釣魚，拿他甘心，我們不能先用肉，去引誘他，他要想喫肉，就不免要爲我們所甘心了！』這話我現在想起來，實在佩服你的見識，我現在是被釣的魚，他們是要搶着釣我的漁夫，KY，人與人的交際不過如此呵！

心印昨天有信來，說她現在十分苦悶，智與情常常起劇烈的戰爭！智戰勝了，便要沈於不得究竟的苦海，永刼難回！情戰勝了，便要沈淪於情的苦海，也是永刼不回！她現在大有自殺的傾向。她這封信，使我感觸很深！KY，我們四個人，除了文生尚有些勇氣奮鬥外，心印你我三個人，困頓得真苦呵！

我病中的思想分外多，我想了便要寫出來給你看，好像二十年來，茹苦含辛

的生活，都可以在我給你的信裏尋出來。

KY，奇怪得很！我自從六月間病後，我便覺得我這病是不能好的，所以我有一次和你說，希望你，把我從病時，給你的信，要特別留意保存起來。……但是死不死，現在我自己還不知道，隨意說說，你不要因此悲傷吧！有工夫多來信，再談。祝你快樂！

亞俠十一月三日

KY，

讀你昨天的來信，實在叫我不忍！你爲了我前些日子的那封信，竟悲傷了幾天！KY，我實在感激你！但是你也太想不開了！這世界不過是個寄旅，不只我要回去，便是你，心印，文生，——無論誰？遲早都是要回去的呵！我現在若果死了，不過太早一點。所以你對於我的話，十分痛心！那你何妨，想我現在是已經百歲的人，我便是死了，也是不可逃數的，那也就沒什麼可傷心了！

這地方，實在不能久住了！這里的人，和我的隔膜更深，他們站在橋那邊；

我站在橋這邊；要想握手是很難的，我現在決定回國了！

昨天醫生來說：我的病很危險！若果不能摒除思慮，恐怕沒有好的希望！我自己也是這樣想，所以我不能不即作歸計了！我的姑媽，在杭州住，我打算到她家去，或者能借天然的美景，治療我的沉疴，我們見面，大約又要遲些日子了。

昨夜我因不能睡，醫生不許我看書，我更加思前想後的睡不着，後來我把我的日記本，拿來偷讀，當時我的感觸，和回憶的熱度，都非常利害，我顧不得我的病了！我起來把筆作書，但是寫來寫去，都寫不上三四個字，便寫不下去了，因又放下筆，把日記本打開細讀，讀到三月十日，我給心印的信上面，有幾首詩說：——

「我在世界上，

不過是浮在太空的行雲！

一陣風便把我吹散了，
還用得着思前想後嗎？」

假若智慧之神不光顧我，

苦悶的眼淚

永遠不會從我的心裏流出來呵！」

這一首詩可以爲我矛盾的心理寫照；我一方說不想什麼，一方却不能不想什麼，我的眼淚便從此流不盡了！這種矛盾的心理，最近更利害，一方面我希望病快好，一方面我又希望死，有時覺得死比什麼都甜美！病得利害的時候，我又懼怕死神，果真來臨！KY呵！死活的謎，我始終猜不透！祇有憑造物主的支配罷了！

我的行期，大約是三天以內，我在路上，或者還有信給你。

現在天氣漸漸冷了。長途跋涉，誠知不宜，我哥哥也曾阻止我，留我到了春天再走，但是KY！我心裏的祕密，誰能知道呢？我當初到日本去，是要想尋光明的花園，結果看了些人類偏狹心裏的怪現狀！他們每逢談到東亞和平的話，他們便要眉飛色舞的說：這是他們唯一的責任，也是他們唯一的權利！歐美人民是不容染指的。他們不用鏡子，照他們魑魅的怪狀，但我不幸都看在眼裏，印在心头，我怎能不思慮？我的病如何不添重？我不立刻走，怎麼過呢？

况且我的病，能好不能好，我自己毫無把握！我固然是厭惡人間，但是我活了二十餘年，我究竟是個人，不能沒有人類的感情。我還有母親，我還有兄嫂，他們和我相處很久；我要走了，也因該和他們辭別，我所以等不到春天，就要趕回來！

我到杭州住一個禮拜，就到上海去，若果那時病好了，當到北京和你們一會。

我從五點鐘，給你寫信，現在天已大亮了！醫生要來，我怕他責備我，就此擱筆吧！

亞桀十二月五日

親愛的KY

我離東京的時候，接到你的一封信，當時忙於整理行裝，沒有覆你，現在我到杭州了。我姑媽的屋子，正在湖邊，是一所很精緻的小樓；推開樓窗，全湖的景色，都收入腦海，我病疲之身，受此自然的美麗的沐浴，覺得振刷不少！

湖上天氣的變幻，非常奇異，我昨天到這里，安頓好行李，我便在這窗前的藤椅上坐下，我看見湖上的霧，很快——大約五分中的工夫，便密密霧起，四圍的山，都慢慢地模糊了。跟着淅淅瀝瀝的雨點往上洒，游湖的小船，被雨打得船身左右震盪，但是不到半點鐘，雨住雲散，天空飛翹着鮮紅的彩霞，青山也都露出格外翠碧的色彩來。山澗裏的白雲，隨風嫵娜，真是如畫境般的湖山，我好像作了畫中的無愁童子，我的病似乎好了許多。

我姑媽家裏的表兄，名叫劍楚的，我本來是幼年的伴侶；但是隔五六年不見，大家都覺得生疏了！這時他已經有一個小孩子，他的神氣，自然不像從前那樣活潑，不過我苦悶的時候，還是和他談談說說覺得好些！（十二月二十日寫到此）

KY，我寫這封信的一半，我的病又變了！所以直遲了五天，纔能繼續着寫下去，唉！KY你知道惡消息又傳來了！

我給你寫信的那天晚上，——我纔寫上了半段，劍楚來找我，他說：「唯逸已於昨晚死了！」唉！KY，這是什麼消息？你回想一年前，我和你說唯逸的事，你能不黯然嗎？唯逸他是極有志氣的青年，他熱心研究社會主義，也會決心要為主義犧牲，但是他因為失了感情的慰藉，他竟抑抑病了，昨晚竟至於死了。

他有一封信給我，寫得十分淒楚，裏頭有一段說：「亞俠！自從前年夏天起，我便種了病的因，只因爲認識了你！……但是我的環境是不容我起奢望的，這是知識告訴我，不可自困！然而我的精神，從此失了根據。我覺得人生真太乾

枯！我本身失去生活的趣味，我何心去助增別人的生活趣味？爲主義犧牲的心，抵不過我厭生的心，……但是我也不願意作非常的事，爲人感情，犧牲我前途的一切！且知你素來潔身自好，我也決不忍因愛你故，而害你，但是我終放不下你！亞俠！現在病已深入了！我深藏心頭的祕密，才敢貢諸你的面前！你若能爲你忠心的僕人，叫一聲可憐！我在九泉之靈也就榮幸不少了！……」唉！KY，遊戲人間的結果，只是如此呵！

我失眠兩天了！昨天還吐了幾口血，現在疲乏得很！不知道還能給你幾封信

呵！

亞俠伏枕書十二月二十五日

KY親愛的朋友：

在這一個星期裏，我接到你兩封信，心印和文生各一封信，但是我病了，不能回你們！

唉！KY，我想不到，我已經不能回上海了！也不能到北京了！昨天我姑媽

打電報；給我的家裏，今天我母親嫂嫂已經來了！她們見了我，只是掉眼淚，我的心也未嘗不酸！但是奇怪得很！我的淚泉，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乾枯了？

自從上禮拜起，我就知道我的病，是不能好了！我便把我一身的的事情，從頭回想一遍，拉雜寫了下來！現在我已經四肢無力，頭腦作痛，眼光四散，我不能寫了！咳！

「我一生的事情，平常得很！沒什麼可記，但是我精神上起的變化，却十分劇烈；我幼年的時候，天真爛漫，不知痛苦。到十六歲以後，我的智情都十分發達起來。我中學卒業以後，我要到西洋去留學，因為種種的關係，作不到，我要投身作革命黨，也被家庭阻止，這時我深嚐苦痛的滋味！

但是這些磨折，尚不足以苦我！最不幸的，是接二連三，把我陷入感情的漩渦，使我欲拔不能！這時一方，又被知識苦纏着，要探求人生的究竟，化費了不

知多少心血，也求不到答案！這時的心，徬徨到極點了！不免想到世界既是找不出究竟來，人間又有什麼真的價值呢？努力奮鬥，又有什麼結果呢？並且人生除了死，沒有比較更大的事情，我既不怕死，還有什麼事不可作呢！……唉！這時的我，幾乎深陷墮落之海了！……幸一方面好強的心，很占勢力，當我要想放縱恣慾的時候；他在我頭上，打了一棒，我不覺又驚醒了！不敢往這里走，但是究竟往什麼地方去呢？我每天夜裏，睡在床上，殫精竭慮的苦事搜求，然而沒有結果！

我在極苦痛的時候，我便想自殺，然而我究竟沒有勇氣！我否認世界的一切；於是我便實行我遊戲人間的主義，第一次就失敗了！接二連三的，失敗了五六次！唯逸因我而死！叔和因我而病！我何嘗遊戲人間？只被人間遊戲了我！……自身的究竟，既不可得，茫茫前途，如何不生悲悽之感！

唉！天乎！不可治的失眠病，從此發生！心臟病，從此種根！顛頓了將及一

年，現在將要收束了！

今夜他們都睡了。更深夜靜，萬感叢集！——雖沒死的勇氣，然而心頭如火煎逼！頭腦如刀劈，劍裂！我縱不欲死，病魔亦將纏我至於死呵！死神還不降臨我；實在等不得了！這時我努力爬下床來，抖戰的兩腿，使我自己驚異！這時窗子外面，射進一縷寒光來，湖面上銀花閃爍，我曉得那湖底下朱紅色的珊瑚床，已爲我豫備好了！雲母石的枕頭；碧緣青苔泥的被褥，件件都整理了！……我回去吧！咳！親愛的母親嫂嫂！KY……再見吧！」

我表姊，昨夜不知什麼時候，跳在湖心死了？她所寫的信，和她自己的最後的一頁日記，都放在枕邊。唉！湖水森寒，從此人天路隔！KY，姊呵！我表姊臨命的時候，瘦弱可憐的影子，永遠深深刻在我腦幕上，今天晚上，我走到她住的屋子裏去，但見雪白的被單上，濺着幾滴鮮紅的血跡，那有我表姊的影子呢

？我禁不住坐在她往日常坐的那張椅子上，痛哭了！

她的尸首，始終沒有撈到，大約是沉在湖底，或者已隨流流到海裏去了。

她所有的東西，都收拾好，交給我舅母帶回去，有一本小書，——生之謎，上面寫着留給你作紀念品的，我現在由郵寄給你，望你好好保存了吧！

亞俠的表妹附書。一月九日

虛隱短篇小說選

麗石的日記

今日春雨不住響的滴着，窗外天容闌淡，耳邊風聲淒厲，我靜坐幽齋，思潮起伏，只覺悵然惘然！

去年的今天，正是我的朋友麗石超脫的日子，現在春天已經回來了，並且一樣的風淒雨冷，但麗石那慘白梨花般的兩鬢，誰知變成什麼樣子！

麗石的死，醫生說是心臟病，但我相信麗石確是死於心病，不是死於身病，她留下的日記，可以證實，現在我將她的日記發表了吧！

十二月二十一日 不記日記已經半年了。只感覺着學校的生活單調，吃飯，睡覺，板滯的上課，教員戴上道德的假面具，像俳優般舞着唱着，我們便像傻子般看着聽着，真是無聊極了。

圖書館裏，擺滿了古人的陳跡，我掀開了屈原的離騷念了幾頁，心竊怪其愚——懷王也值得深戀嗎？……

下午回家，寂悶更甚；這時的心緒，真微玄至不可捉摸……日來絕要自制，不讓消極的思想入據靈台，所以又忙把案頭的奮鬥雜誌來讀。

晚飯後，得歸生從上海來信——不過寥寥幾行，但都係心坎中流出，他近來因得不到一個歸宿地，常常自戕其身，白蘭地酒，兩天便要喝完一瓶，……他說：『沈醉的當中，就是他忘憂的時候』唉！可憐的少年人！感情的海裏，豈容輕陷？固然指路的紅燈，祇有一盞，但是這『萬矢之的』底紅燈，誰能料定自己便是得勝者呢？

其實像海蘭那樣的女子，世界上絕不是僅有，不過歸生是永遠不了解這層罷了。

今夜因為復歸生的信，竟受大困——的確我搜盡枯腸，也找不出一句很恰當

的話，那是足以安慰他的，……其實人當真正苦悶的時候，絕不是幾句話所能安慰的喇！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天因俗例的冬至節，學堂裏放了一天假，早晨看姑母們忙着預備祭祖，不免起了想家的情緒，憶起『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愴然下淚！

姑丈年老多病，這兩天更覺頹唐，乾繃的面皮，消沉的心情，真覺老時的可憐！

午後沉青打發侍者送紅梅來，並有一封信說：『現由花廠買得紅梅兩株，遣人送上，聊襲古人寄梅伴讀的意思，』我寫了回信，打發來人回去，將那兩盆梅花，放在書案的兩旁，不久斜陽銷跡，殘月初升，那清淡的光華，正籠照在那兩株紅梅上，更見精神。

今夜睡得極遲，但心潮波湧，入夢仍難，寂寞長夜，只有梅花吐着幽香，安

慰這生的漂泊者呵！

十二日二十四日 窮冬嚴寒，朔風虎吼，心緒更覺無聊，切盼沅青的信，但是已經三次失望了，大約她有病吧？但是不至如此，因為昨天見面的時候，她依舊活潑潑地，毫無要病的表示呵，咳！除此還有別的原因嗎？……我和他相識兩年了，當一次接談時，我固然不能決定她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是由我們不斷的通信和談話看來，她大約不至於很殘忍和無情吧……不過；『愛情是不能買預約券的，也不是一成不變的……』變幻不測的人類，誰能認定他們要走的路呢？

下午到學校聽某博士的講演，不期遇見沅青，我的憂疑更深，心想沅青既然沒病，為什麼不來信呢？當時賭氣也不去理她；草草把演講聽完，愁悶着回家去了，晚飯懶喫，獨坐沈思，想到無聊的地方，陡憶起佛經所說：『菩薩畏因，衆生畏果』我不自造惡因，安得生此惡果？從此以後，謹慎造因罷！情感的漩渦裏，只是愁苦和忌恨罷了，何如澄澈此心，求慰於不變的『真如』呢……想到這裏，

心潮漸平，不久就入睡鄉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 昨夜睡時，心境平穩，惡夢全無，今早醒來，不期那紅灼的太陽，照滿綠窗了。我忙忙自床上坐了起來，忽見桌上放着一封信，那封套的尺寸和色澤，已足使我澄澈的心紊亂了，我用最速的目力，把那信看完了，覺得昨天的懺悔真是多餘，人生若無感情維繫，活着究有何趣？春天的玫瑰花芽，不是虧了太陽的照拂，怎能露出嬌艷的色澤？人類生活，若缺乏情感的點綴，便要常淪到乾枯的境地了。昨天的芥蒂，好似秋天的浮雲，一陣風洗淨了。

下午赴漱生的約，在公園聚會，心境開朗，覺得那莊嚴的松柏，都含着深甜的笑容，景由心造，真是不錯。

十二月二十六日 今天到某校看新劇，得到一種極劣的感想，——當我初到劇場時，見她們站在門口，高聲譁笑着，遇見來賓由她們身邊經過，她們總作出那驕傲的樣子來，惹得那些喜趁機侮辱女性的青年，竊竊評論，他們所說的話，

自然不是持平之論，但是喜虛榮的缺點，却是不可避免之譏呵！

下午雯薇來——她本是一個活潑的女孩，可惜近來却憔悴了——當我們回述着兒時的興趣，過去的快速，更比身受時加倍，但不久我們的論點變了。

雯薇結婚已經三年了，在人們的觀察，誰都覺得她很幸福，想不到她內心原藏着深刻的悲哀，今天却在我面前發現了，她說：「結婚以前的歲月，是希望的，也是極有生趣的，好像買彩票，希望中彩的心理一樣，結婚後的歲月，是中彩以後，打算分配這財產用途的時候，只感得勞碌，煩燥，但當阿玉——她的女兒——沒出世之前，還不覺得，……現在才真覺得彩票中後的無趣了。孩子譬如是一根柔韌的彩線，被她細住了。雖是壓煩，也無法解脫。」

四點半鐘雯薇走了，我獨自回憶着她的話，記得甲必丹之女書裏，有某軍官與彼得的談話說：「一娶妻什麼事都完了。」更感煩悶！

十二月二十七日 呵！我不幸竟病了，昨夜覺得心燥頭暈，今天竟不能起床

了，靜悄悄睡在軟籐的床上，變幻的白雲，從我頭頂慢慢經過，爽颯的風聲，時時在我左右迴旋，似慰我的寂寞。

我健全的時候，無時不在栗六中覓生活，我只領略到煩擾，和疲敝的滋味，今天我才覺得不斷活動的人類的世果，也有所謂『靜』的境地。

我從早上八點鐘醒來，現在已是下午四點鐘了，我每回想到健全時的勞碌和壓迫，我不免要懇求上帝，使我永遠在病中，永遠和靜的主宰——幽祕之神——相接近。

我實在自覺慚愧，我一年三百六十日中，沒有一天過的是我真願過的日子，我到學校去上課，多半是為那上課的鈴聲所勉強，我恬靜的坐在位子上，多半是為教員和學校的規則所勉強，我一身都是擔子，我全心也都為擔子的壓迫，沒有工夫想我所要想的。

今天病了，我的先生可以原恕我，不必板坐在書桌裏，我的朋友原諒我，不

必勉強陪着她們到操場上散步，……因爲病被衆人所原諒，把種種的擔子都暫且擱下，我簡直是個被赦的犯人，喜悅何如？

我記得海蘭曾對我說：『在無聊和勉強的生活裏，我只盼黑夜快來，并望永永不要天明，那末我便可忘了一切的惱煩了』她也是一個生的厭煩者呵！

我最愛讀元人的曲，平日爲刻板的工作範圍了，使我不能如願，今夜神思略清，因拏了一本元曲就着爛閃的燈光細讀，真是比哥侖布發現了新大陸，還要快活呢！

我讀到黃梁夢一折，好像身駕雲霧，隨着驪山老母的繩拂，上窮碧落了。我看到東華帝君對呂岩說：『……把些個人間富貴，都作了眼底浮雲，』又說：『他每得道清平有幾人？何不早抽身？出世塵，儘白雲滿溪鎖洞門，將一函經手自繙；一爐香手自焚，這的是清閒真道本。』以喜似悟，唉！可憐的怯弱者呵！在擔子底下奮鬥筋疲力盡，誰能保不走這條自私自利的路呢！

每逢遇到不如意事時，起初總是憤憤難平，最後就思解脫，這何嘗是真解脫，唉！只自苦罷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二十八日熱度稍高，全身軟疲，不耐作字，日記因闕，今早服了三粒『金鷄納霜』，這時略覺清楚。

回想昨天情景，只是昏睡，而睡時惡夢極多，不是被逐於虎狼，就是被困於水火，在這恐怖的夢中，上帝已指示出人生的縮影了。

午後雯薇使人來問病，并附一信說：『我吐血的病，三年以來，時好時壞，但我不怕死，死了就完了。』她的見解實在不錯！人生的大限，至於死而已；死了自然就完了。但死終不是很自然的事呵！不願意生的人固不少，可是同時也最怕死；這大約就是滋苦之因了。

我想起雯薇的病因，多半是由於內心的抑鬱，她當初作學生的時代，十分好強，自從把身體捐入家庭，便弄得事事不如人了——好強的人，只能聽人的讚揚

，不幸受了非議，所有的希望便要立刻銷沉了。其實引起人們最大的同情，只能求之於死後，那時用不着猜忌和傾軋了。

下午歸生的信又來了，他除爲海蘭而煩悶外，沒有別的話說，恰巧這時海蘭也正來看我，我便將歸生的信讓她自己看去，我從旁邊觀察她的態度，只見她兩眉深鎖，雙睛發直；等了許久，她才對我說：『我受名教的束縛太甚了，……并且我不能聽人們的非議，他的意思，我終久要辜負了，請你替我盡友誼的安慰吧！……這一定沒有結果的希望！』她這種似迎似拒的心理，看得出她智情激戰的痕跡。

正月一日 今天是新年的元旦，當我睡在床上，看小表妹把新日曆換那舊的時，固然也感到日子的飛快；光陰一霎便成過去了。但跟着又成了未來，過去的不斷過去，未來的也不斷而來，淺近的比喻，就是一盞無限大的走馬燈，究有什麼意思！

今天看我病的人更多了，她們并且怕我寂寞，倡議在我房裏打牌伴着我，我難却她們的美意，其實我實在不歡迎呢？

正月三日 我的病已經好了，今天沅青來看我，我們便在屋裏圍着火爐清談竟日。

我自從病後，一直不會和歸生通信，——其實我們的情感只是友誼的，我從不願從異性那裏求安慰，因為和他們——異性——的交接，總覺得不自由。

沅青她極和我表同情，因此我們兩人從泛泛的友誼上，而變成同性的愛戀了。

的確我們兩人都有長久的計畫，昨夜我們說到將來共同生活的樂趣，真使我興奮！我一夜都是作着未來的快樂夢。

我夢見在一道小溪的旁邊，有一所很清雅的草屋，屋的前面，種着兩棵大柳樹，柳枝飄拂在草房的頂上，柳樹根下，拴着一隻小船，那時正是斜日橫窗，白

雲封洞，我和沅坐在這小船裏，御着清波，漸漸馳進那蘆葦叢裏去。這時天上忽下起小雨來，我們被蘆葦巖巖遮住，看不見雨形，只聽見淅淅瀝瀝地雨聲。過了好久時已入夜，我們忙忙把船開回，這時月光又從那薄薄涼雲裏露出來，照得碧水如翡翠砌成，沅青叫我到水晶宮裏去遊逛，我便當真跳下水，忽覺心裏一驚就醒了。

回思夢境，正是我們平日所希冀的呵！

正月四日 今天因為沅青不會來，只感苦悶！走到我和沅青同坐着念英文的地方，更覺得忽忽如有所失。

我獨自坐在葡萄架下，只是回憶和沅青同遊同息的陳事：玫瑰花含着笑容，聽我們甜蜜的深談，黃鶯藏在葉底，偷看我們歡樂的輕舞，人們看見我們一樣的衣服，聯袂着由公園的馬路上走過，如何的注目呵！唉！沅青是我的安慰者，也是我的鼓舞者，我不是爲自己而生，我實在是爲她而生呢？

晚上沅青遣人送了一封信來說：「親愛的麗石！我決定你今天必大受苦悶了！……但是我爲母親的使命，不能不忍心暫且離開你。我從前不是和你說過，我有一個舅舅住在天津嗎？因爲小表弟的週歲，母親要帶我去祝賀，大約至遲五六天以內，總可以回來，你可以找雯薇玩玩，免得寂寞！」我把這信，已經反覆看得能夠背誦了，但有什麼益處？寂寞益我苦！無聊使我悲！渴望增我怒！

正月十日 沅青走後，只覺懶懶懶動，每天下課後，只有睡覺，差強人意！今天接到天津的電話：沅青今夜可以到京，我的心懷開放了，一等到柳梢頭沒了日影，我便急急吩咐廚房開飯；老媽子打臉水，姑母問我忙甚麼？我才覺得自己的忘情，不禁羞慚得說不出話來。

到了火車站，離火車到時還差一點多鐘呢？這才懊悔來的太早了！

盼得心頭焦燥了，望得兩眼發酸了，這才聽見嗚嗚汽笛響，車子慢慢進了站台，接客的人，紛紛趕上去歡迎他們的親友，我只遠遠站着，對那車窗一個個望

去；望到最後的一輛車子，果見沅青含笑望我招手呢？忙忙奔了過去，不知對她說什麼好，只是嬉嬉對笑，出了站台，雇了車子一直到我家來，因為沅青應許我今夜住在這裏。

正月十一日 昨夜和沅青說的話太多了，不免少睡了覺，今天覺得十分疲倦，但是因沅青的原故，今夜依舊要睡的很晚呢？

今天沅青回家去了，但黃昏時她又來找我，她進我屋門的時候，我只樂得手舞足蹈！不過當我看她的面色時，不禁使我心脈狂跳，她雙睛紅腫，臉色青黃，好像受了極大的刺激。我禁不住細細追問，她說『沒有什麼？作人苦罷了！』這話還沒說完，她的眼淚却如潮湧般滾下來，後來她竟俯在我的懷裏痛哭起來，急得我不知怎樣才好，只有陪着她哭。我問她爲什麼傷心？她始終不曾告訴我，晚上她家裏打發車子來接她，她才勉強擦乾眼淚走了。

沅青走後，我回想適才的情境，又傷心，又驚疑，想到她家追問她，安慰她

，但是時已夜深，出去不便。只有勉強制止可怕的想頭，把這沉真的夜度過。

正月十二日 爲了昨夜的悲傷和失眠，今天覺得頭痛心煩，不過仍舊很早起來，打算去看沅青，我在梳頭的時候，忽沅青叫人送封信來，我急急打開念道：

「麗石！麗石！」

人類真是固執的，自私的呵！我們稚弱的生命完全被他們支配了！被他們賊賊了！

我們理想的生活，被她們所不容，麗石！我真不忍使你知道這惡劣的消息！但是我們分別在即了，我又怎忍始終瞞你呢！

我的表兄他或者是個有爲的青年——這個并不是由我觀察到的，只是我的母親對他的考語，他們因爲愛我，要我與這有爲的青年結婚，咳！麗石！你爲什麼不早打主意，穿上男子的禮服，戴上男子的帽子，妝作男子的行動，和我家裏求

婚呢？現在人家知道你是女子，不許我和你結婚，偏偏去找出那什麼有爲的青年來了。

他們又彷彿很能體諒人，昨晚母親對我說：「你和表兄，雖是小時常見面的，但是你們的性情能否相合，還不知道，你舅舅和我的意思，都是願意你到天津去讀書，那末你們倆可以常見面，彼此的性情就容易了解了。如果合得來，你就訂婚，合不來再說。」麗石！母親的恩情不能算薄，但是她終究不能放我們自由！

我大約下禮拜就到天津去。唉！麗石！從此天南地北，這離別的苦怎麼受呢？唉！親愛的麗石！我真不願離開你，怎麼辦？你也能到天津來嗎？……我希望你來吧！」

唉！失望呵！上帝真是太刻薄了！我只求精神上一點的安慰，他都拒絕我！

「沅青！沅青！」唉！我此時的心緒，只有怨艾罷了！

正月十五日 我自得到沅青要走的消息，第二天就病了，沅青雖刻刻伴着我，而我的心更苦了！這幾天我們的生活，就如被判決的死囚，唉！我回想到那年夏天，那時正是雨後，蘊淚的柳枝，無力的蕩漾着，階前的促織，切切私語着，我和沅青，相倚着坐在淺藍色的欄杆上，沅青會清清楚楚對我說「我只要能找到靈魂上的安慰，那可怕的結婚，我一定要避免，」現在這話，只等於往事的陳跡了！

嗚！
薔薇憐我寂寞和失意，這兩天常來慰我，但我深刻的悲哀，永遠不能銷除

今天薔薇來時，又帶了一個使我傷心的消息來，她告訴我說：「可憐的欣於竟墮落了！」這實在使我驚異！「他明明是個志趣高尚的青年呵？」我這麼沈吟着，薔薇說：「是呵！志趣高尚的青年，但是爲了生計的壓迫，——結婚的結果——便把人格放棄了；他現在作了某黨派的走狗，諂媚他的上司；只是爲四十塊

錢呵！可憐！」

唉！到處都是污濁的痕跡！

二月一日 懊惱中，日記又放置半月不記了，我真是無用！既不能澈悟，又不能奮鬥，只讓無情的造物玩弄！

沅青昨天的來信，更使我寒心，他說：「麗石，我們從前的見解，實在是小孩子的思想，同性的愛戀，終久不被社會的人認可，我希望你還是早些覺悟吧！我表兄的確是個很有爲的青年，他并且對我極誠懇，我到津後，常常和他聚談，他事事都能體貼入微，而且能任勞怨！……」

唉！人的感情，真容易改變，不過半個月工夫，沅青已經被人奪去了，人類的生活，大約爭奪是第一條件了！

上帝真不仁，當我受着極大的苦痛時，還不肯輕易饒我，支使那男性特別顯著少年鄺文來糾纏我，聽說這是沅青的主意，她怕我責備，所以用這個好方法堵

住我的口，其實她愚得很，戀愛豈是片面的？在鄺文粗浮的舉動裏，時時讓我感受極強的苦痛，其實是一個愛字，若出於兩方的同意，無論在誰的嘴裏說，都覺得自然和神聖，若有一方不同意，而強要求滿足自己的慾望，那是最不道德的事實，含着極大的侮辱。鄺文真使我難堪呵！唉！沅青何苦自陷？』又強要陷人！

二月五日 今天又得到沅青的信，大約她和她表兄結婚，不久便可成事實。唉！我不恨別的，只恨上帝造人，爲什麼不一視同仁，分什麼男和女，因此不知把這個安靜的世界，攪亂到什麼地步？……唉！我更不幸，爲什麼要愛沅青！

我爲沅青的緣故，失了人生的樂趣！更爲沅青故得了不可醫治的煩紆！

唉！我越回憶越心傷！我每作日記，寫到沅青棄我，我便恨不得立刻與世長辭，但自殺我又沒有勇氣，抑鬱而死吧！抑鬱而死吧！

我早已將人生的趣味，估了價啦，得不償失，上帝呵！只求你早些接引！……

我看着麗石的這些日記，熱淚竟不自覺的流下來了。唉！我什麼話也不能再多說了。

勝利以後

這屋子真太狹小了，在窗前擺上一張長方式的書桌，已經占去全面積的三分之一了，再放上兩張沙發和小茶几，實在沒有迴旋的餘地。至於院子呢，也是整齊而狹小的，彷彿一塊豆腐的形勢，在那里也不會種些花草，只是劃些四方形的印痕，無論是春之消息，怎樣普遍人間，也絕聽不見黃鸝和鶯燕的呢喃笑語，因此也免了許多的煩悶，——杜鵑兒的悲啼和花魂嘆息，也都聽不見了。住在這屋裏的人，彷彿是空山絕崖下的老僧，春光秋色，都不來纏攪他們，自然是心目皆空了，但是過路的和風，鶯燕，彷彿可憐他們的冷寞且單調，而有時告訴他們春到了，或者是秋來了，這空谷的足音，其實未免多事呵！

這幾天正臨到春雨連綿，天空終日只是昏黯着，雨漏又不絕的繁響着，住在

這里的人，自然更感無聊，當屋主人平智從床上坐起來的時候，天上的陰雲依舊積得很厚，他看看四境，覺得十三分的冷寞，他懶懶的打了一個呵欠，又將被角往上拉了拉，又睡下了。他的妻瓊芳，正從後面的屋子裏走了進來，見平智又睡了，便不去驚攪他，只怔怔坐在書案前將陳舊的新聞紙整了整，恰巧看見一封不會拆看的信，原是她的朋友沁芝寄來的，她忙忙用剪刀剪開封口念道：

吾友瓊芳：

人事真是不可預料呢！我們一別三年，你一切自然和從前不同了，聽說你已經作了母親，你的小寶寶也已經會說話了，呵，瓊芳！這是多麼滑稽的事，當年我看見的時候，你還是一個天真未鑿的孩子，現在呢！一切事情都改觀了，不但你如此，便是我對於往事，也有不堪回首之嘆！我現在將告訴你，我別你後一切的經過了：當我離開北京時，所給你最後的信，總以為沁芝從此海國天涯，飄宕以終——若果如此，瓊芳或不免為失意人，嘆命運不濟，每當風清月白之夜，在

你的浮沈觀念中也許要激起心浪萬丈，隕幾滴懷念飄零人的傷心淚呢！——但事實這樣，在人間的歷程，我總算得了勝利，自與吾友別後，本定在暑假以後，到新大陸求學；然而事緣不巧，當我與紹青要走的消息傳出後，不意被他父親偵知，不忍我們因婚姻未解決的緣故，含愁而去，必待婚後始准作飄洋計，那時節沁芝的心情如何？若論我飄泊的身世，能有個結束，自然無不樂從，但是想到結婚後的種種犧牲，又不能不使我爲之躊躇不決，不過瓊芳，我終竟爲感情所戰勝，我們便去年的春天，——梅吐清芬，水仙挹露的時候，在愛神的面前膜拜了——而且雙雙的膜拜了！當我們蜜月旅行中，我們會到你我昔日遊賞的海濱，在那里曾見幾楹小屋，滿鋪着梨花碎瓣，襯着殷紅色的牆磚十分鮮艷，屋外的窗子，正對着白浪滾滾的海面，我們坐在海邊的崖石上，只悄對默視，忽然悲忽然喜。瓊芳！這種悲喜不定的心情，我實在難以形容，總之想到當初我同紹青結婚，所經過的愁窮艱辛，而有今日的勝利，自然足以驕人，但同時迴味前塵，也不免

五內淒楚，無如醉夢似的人生，當時我們更在醉夢深酣處。剎那間的迷戀，真覺天地含笑，山川皆有喜色了！

我們在蜜月期中，只如醉鬼之在醉鄉，萬事都不足動我們的心，只有一味深戀，唯顧眼前的行樂，從來不會再往以後的事想一想，湊巧那時又正是春光明媚，風兒溫馨的吹着，花兒含笑的開着；蝶兒蜂兒都是欣欣然的飛舞着，當我們在屋子裏，廝守得膩了，便雙雙到僻靜般的馬路上散步。在我們房子附近一所外國人的墳園，那裏面常常是幽靜的，並且生的多情人，又不時在那超越的幽靈的墓上，插供上許多鮮花，也有與朝陽爭艷的玫瑰，也有與白雪比潔的海棠，至於淡黃色的茶花和月季也常常滲雜在一起，而最聖潔的天使，她們固然是凝視天空，彷彿爲死者祝福，而我們坐在那潔如水晶的足下，她往往也爲我們祝福呢。這種很美很幽的境地，常常調劑我們太熱鬧的生活，我們互倚着坐在那里，無論談曲衷，或低唱戀歌，除了偶然光顧的春哥兒竊聽了去，或者藏在白石墳後的幽靈

含笑的偷看外，再沒有人來擾亂我們了！

不知不覺把好景銷磨了許多，這種神祕的熱烈的愛，漸感到平淡了。況且事實的限人，又不能常此逍遙自在，紹青的工作又開始了，他每早八點出外總要到下午四五點鐘纔回來。這時靜悄悄的深院，只留下我一個人，如環般的思想輪子，早又開始轉動了，想到以往的種種，又想到目前的一切，人生的大問題結婚算是解決了，但人決不是如此單純，除了這個大問題，更有其他的大問題呢！……其實料理家務，也是一件事，且是結婚後的女子唯一的責任。照歷來人的說法自然是如此，但這沁芝實在不甘心就是如此了結，只要想到女子不僅爲整理家務而生，便不免要想到應當怎麼作？固然哪！這時候我還在某學校擔任一些功課，也就可以聊以自慰了，並且更有餘暇的時候還可以讀書，因此求不安定的心神得以暫時安定了。

不久早到了梅雨的天氣，天空裏終日裏含愁凝淚，雨聲時起時歇，四圍的空

氣，異常沈悶，免不得又惹起無聊和煩惱之感，下午肖玉冒雨來談，她說到組織家庭以後的生活，很覺得暗淡。她說：「結婚的意趣，不過平平如是。」我看了她這種頹唐的神氣，一再細思量，也覺得沒意思，但當時還能鼓勇的勸慰她：「我們儘非太上，結婚亦猶人情，既已作到這裏，也只得強自振作，其實因事業的成就而獨身，固然是哄動一時，但精神的單調和乾枯，也未嘗不滋苦。況且天下事只在有心人去作，便是結婚後也未嘗不可有所作為，只要不貪目前逸樂，不作衣架飯囊，便是以自慰了，又何必爲了不可捉摸的虛譽浮榮而自苦呢。」肖玉經我一番的解釋仍然不能祛愁，後來她又說道：「你的意志要比我堅強得多，我現在已經萎靡不振，也只好隨他去……將來小孩子出世，牽掛更多了，還談得到社會事業嗎？」唉！瓊芳！你看了這一段話作何感想？

老實說來這種回顧前塵，煩厭現在，和恐懼將來的心理，又何止肖玉如此？便是沁芝總算一切比較看得開了，而實在如何？當時作孩子時的夢想那不必去說

他，就說才出學校時我的抱負又是怎麼？什麼爲人類而犧牲咧，種種的大願望而今仍就只是願望罷了！每逢看見歷史上的偉大者，曾經因爲極虔誠的膜拜而流淚。記得春天時印度的大詩人來到中國我曾瞻仰過他的丰采，他那光亮靜默的眼神好像包羅盡宇宙萬象，那如淨水般的思想和意興，能抉示人們以至至潔的人性，當我靜聽他的妙論時，竟至流淚了！我爲崇拜他而流淚，我更爲自愧渺小而流淚！

上星期接到宗的來信，她知道我心緒的不寧，曾勸我不必爲世俗之毀譽而動心，我得到她的信，實在覺得她比我們的意興都強，你說是不是？

最奇怪的，我近來對於處女時的幽趣十分留戀，瓊芳！你應當還記得，那青而微帶焦黃的秋草遍地的秋天，在一個絕早的秋晨，那時候約略只有六點鐘，天上雖然已射出陽光，但涼風拂面；已深含秋氣，我同你鼓着興，往公園那條路去。到園裏時，正聽見一陣風掃殘葉的刷刷聲，鳥兒已從夢裏驚醒，對着朝旭，用

尖利的小嘴，剔他們零亂的毛羽，鵲兒約着同伴向四外去覓食，那時園裏只有我們，還有的便是打掃甬路的夫役，和店鋪的伙計，在整理桌椅和一切的器皿。我們來到假山石傍，你找了一塊很潔白的石頭坐下，我只斜臥在你傍邊的青草地上；我曾笑我狂放，但是這詩情畫意的生活；今後只有在夢魂中彷彿到罷了，狂放的我也只有你印象中偶一現露罷了！

會記得前天夜裏，紹青赴友人的約，我獨處冷寞的幽齋裏，而天上卻有好月色，光華皎潔，我擲滅了燈坐在對窗的沙發上，只見雪白的窗幕上，花影參橫，由不得走到窗前細看，原來院子裏小山石上的瘦勁黃花，已經盛開，白石地上滿射銀光，仰望天空，星疏光靜，隔牆柳梢，迎風搖掩，瀉影地上，又彷彿銀浪起伏。我賞玩了半晌，忽然想到數年前的一個春天，和你同宗旅行東洋的時候，在一天夜裏，正是由坐船到廣島去的那天晚上，我們黃昏時上的船，上船不久，就看見很圓滿的月球，從海天相接的地方，冉冉上升，升到中天時，清光璀璨，照

着冷碧的海水，更覺清雋逼人，星輝點點，和岸上的電燈，爭映海面，每逢浪動波湧，便見金花千萬，烟燦海上，十點鐘以後，同船的人，都已睡了，四境只有潺湲的流水聲，時敲船舷，一種冷幽之境，如將我們從攪擾的塵寰中，提到玄秘冷漠的孤島上，那時我們憑欄無言，默然對月，將一切都託付雲天碧海了。直到船要啓碇，才回到房艙裏去。而一念到當時意興，出塵灑脫，誰想到回來以後，依然碌碌困人，束縛轉深。唉！瓊芳！月兒年年如是，人事變遷靡定，當夜悵觸往事，淒楚如何？

瓊芳！我唯留戀往事過深，益覺眼前之局，味同嚼蠟，這勝利後的情形何堪深說——數月來的生趣，依然是強自爲歡，人們罵我怪僻，我唯有低頭默認而已！

今年五月的時候，文琪從她的家鄉來，我們見面，只是彼此互相默視，彷彿千言萬語，都不足訴別後的心曲，只有眸子一雙，可抉示心頭的幽祕。文琪自然

可以自傲，她到現在，還是保持她處女的生活，她對於我們彷彿有些異樣，但是瓊芳！你知道人間的蟲子，終久躲不過人間的桎梏呢？我想你也必很願意知道她的近狀吧？

文琪和我們別後，她不是隨着她的父親回到故鄉嗎？起初他頗清閒，她家住在四面環水的村子裏，不但早晚的天然美景，足以洗滌心頭塵霧，並且她又買了許多佛經，每天研經伴母，教導弟妹，真有超然世外之趣，誰知過了半年，鄉裏的人，漸漸傳說她的學識很好，一定要請她到城裏，擔任第一女小學的校長，她以衆人的強逼只得拋了她逍遙自在靈的生活，而變爲機械的忙碌的生活了，她前一個月曾有信給我說：——

「沁芝：意外書至，喜有空谷足音之慨，所寄詩章，反復讀之，舊情并感，又是一番悵惘。琪近少所作，有時興動，只爲小學生編些童歌耳。蓋時間限人，瑣事復繁，同僚中又無足道者，此種狀況，祇有忙人自解，甚矣不自然之工作逼

人，尙何術計及自修，較吾友之閉戶讀書，誠不可同日語也，憾何如之！……」
瓊芳！你只要看了她這一段話，應該能回憶到當初我們北京那種忙碌的印象了，不過有時因了忙，可以減去多少無聊的感喟呢！

這些話還沒有述說文琪最近的狀況呢，你知道紹青的朋友常君嗎？這個人確是一個很有學識而熱誠的人，他今約略三十多歲吧——並沒有鬚鬚，而貌很平善，態度也極雍容大方，不過他還不會結婚——這話說出來，你一定很以爲奇，中國本是早婚主義的國家，那有三十幾歲的人不會結婚？這話果然不錯，常君在二十歲上已經結婚了，不過他的妻已於前三四年死了，他不會續弦罷了，他同紹青很好，常常到我們家裏來，有一次文琪寄給我一張照片，恰巧被常君看見，我們不知不覺間便談到文琪的生平和學識，常君聽了很贊許她，便要求我們介紹文琪作朋友，當時我想了想，這到是一件很好的事，因立刻寫信給文琪，不過你應知道文琪絕不是一個很痛快的人，並且她又是一向服從家庭的，這事能成

與否，我們不過試作而已，後來我們託人向他父親說明，不想她父親到很贊許這位常君，文琪方面自然容易爲力了。後來文琪又帶了她的學生，到我們那里參觀教育，又得與常君會面的機會。常君本是一個博學善詞的學者，文琪也是個心高氣傲的女子，她們兩星期中的接觸，兩面漸漸了解，不過文琪的態度仍是躊躇不決，其最大的原因說來慚愧，恐怕還是因爲我們呢！前幾天她有一封信來說：

「沁芝：音問久疏了，不太隔絕嗎？你的最後那封儻，久已放在我的信債箱裏，想寫終未寫，實在因爲事忙，而且思想又太單調了，你爲什麼也默爾無聲呢？我知道你們進了家庭，自有一番的瑣事煩人，肖玉來信說：『想起從前校中的清境，不想有現在，真是增無窮之感，覺得人生太平淡了，但是新得一句話說：『搖搖籃的手搖動天下！』謹以移贈你們吧！』」

夏間在南京開教育會，幾位朋友曾談起：「現在我國的女子教育，是大失敗

了。受了高等教育的女子，一旦身入家庭，既不善管家庭的瑣事，又無力兼顧社會的事業，這一般人簡直是高等遊民。」你以為這一番話怎麼呢？女子進了家庭，不作社會的事業，究竟有沒有受高等教育的必要？——與筆所及，不覺寫下許多，你或者不願看這些乾燥無味的話，但已寫了，姑且寄給你吧！也何妨研究研究？我很願意聽你們進了家庭的報告！

還有一句話，我定要報告你和肖玉等，就是我們從前的同級級友，都預料我們的結局不過爾爾——我們豈甘心認承？我想我們豪氣猶存，還是向前努力不虛此生吧！我們應怎樣謀圖進取；怎樣預定我們的前途呢？我甚望你有以告我，並有以指導我！」

瓊芳！我看她的這些話，不是對我們發極大的懷疑嗎？其實也難怪她，便是我們自己又何嘗不懷疑自己此後的結局呢？但是我覺得女子入了家庭，對於社會事業，固然有多少阻礙，然而不是絕對沒有顧及社會事業的可能，現在我們所愁

的，却不是家庭放不開，而是社會沒有事業可作，按中國現在的情形，鈞削小百姓脂膏的官僚，自不足道，便是神聖的教育事業，也何嘗不是江河日下之勢？在今日的教育制度下，我懷疑教育能教好學生，我更懷疑教育事業的神聖，不用說別的齷齪的情形，便把留聲機般的教員說說，簡直是對不起學生和自己呵！

我記得當我在北京當教員的時候，有一天替學生上課回來，坐在教員休息室裏，忽然一陣良心發現，臉上立時火般發起熱來，說不出心頭萬分的羞慚，我覺得我實在是天下第一個罪人，我不應當欺騙這些天真的孩子們，并欺騙我自己，——當我擺起「像煞有介事」的面孔，教導孩子們的時候，我真不明白我比他們多知道些什麼？——或者只有奸詐和巧飾的手段比他們高些罷？他們心裏煩悶立刻哭出來，而成人們或者要對他們說：哭是難為情的，在人面前應當裝出笑臉，唉！不自然的人生，還有什麼可說！這種摧殘人性的教員有什麼可作，而且作教育事業的人，又有幾個感覺到教育是神聖的事業？他們只抱定一本講義，混一

點鐘。掣一點鐘的錢，便算是大事已了。唉！我覺得女子與其和男子們爭這碗不乾淨的教育飯吃，還不如安安靜靜在家裏，把家庭的事務料理清楚，因此受些男子供給的報酬，到是無愧於良心的呢！

至於除了教育以外，可作的事業更少了，——簡直說吧！現在的中國，一切都是提不起來，用不着說女子沒事作，那閒着的男子——也會受過高等教育的，還不知有多少呢？這其中固然有許多生成懶惰，但是要想作而無可作的分子居多吧？

瓊芳！你不知道，我們學校因為要換校長，運動得此缺的人有多少，那裏面傾軋的詳情若說出來，真真要丟盡教育界的臉了！唉！社會如此，不從根本想法，是永無光明的時候的！

可是無論如何文琪這封信，實在是鼓勵我們不少，老實說中國的家庭，實足以消磨人們的志氣。我覺得自入家庭以後，從前的朋友日漸稀少，目下所來往

些應酬的朋友，便是些不相干的親戚，不是勉強拉扯些應酬話，口不應心便是打打牌，看看戲。什麼高深學理的談判不必說，便是一個言志談朋友也得不到，而家庭間又免不了多少零碎的瑣事，每天睜開眼，就深深陷入人世間的牢籠裏，便是潛心讀書已經不容易，更說不上什麼活動了，唉！瓊芳！人們真是愚得可憐，當沒有結婚的時候。便夢想着結婚以後的圓滿生活，其實填不平的大地，何處沒有缺憾？

說到這里，我又想起冷岫來了，你大約還記得她那種活潑的性情，和瀟灑的態度吧！但是而今怎樣？她比較我們更可憐呢！她實在是人間的第一失敗者，當她和我們同堂受業時，那種冷靜的目空一切的態度，誰想得到，同輩中只有她陷溺唯深，她往往說世界是一天試驗場，從不肯輕易相信人，她對於戀愛的途徑，更是觀望不前，而結果她終為希冀最後的勝利，放膽邁進試驗場中了！雖然當前有許多尖利的荆棘，足以刺取她腳心的血，她也不為此躑躅。當她和少年文仲締

交之初，誰也想不到他和她就會發生戀愛，因為文仲已經娶了妻子，而冷岫又是自視極高的心性，終爲了愛神的使命，她們竟結合了。她們結婚後，便回到他的故鄉去，文仲以前的妻子也在那里，當文仲和冷岫結婚時，也曾徵求過他以前妻子的同意，在表面，大家自然都是很和氣的笑容相接，可是據冷岫給我的信，說自從她回家後，心神完全變了狀態，每每覺得心靈深處藏着不可言說的缺憾，每當夜的神降臨時，她往往背人深思，她總覺得愛情的完滿，實在不能容第三者於其間——縱使這第三者只是一個形式，這愛情也有了缺陷了！因此她活潑的心性，趨於沈抑，我記得她有幾句最痛心的話道：「我曾用一雙最鋒利的眼，去估定人間的價值，但也正如悲觀或厭世的哲學家，分明認定世界是苦海，一切都是有限的，空無所有的，而偏不能脫離現世的牢縛。在我自己生活的歷史上，找不到異乎常人之點。我也曾被戀神的誘惑而流淚，我也曾爲知識的利劍戳傷脆弱的靈府。我彷彿是一隻弱小的綿羊，曾抱極大的願望，來到無數的羊羣裏，選擇最適

當的伴侶。在我想像中的圓滿，正如秋日的晴空，不着一絲浮雲，所有的，只是一片融淨的合體，又彷彿深秋裏的霜菊，深細的幽香，只許高人評賞，不容蜂蝶的窺探。」

這些希望，當然是容易得到，但是不幸的冷鮑，雖然開闢了荒蕪的園地，撒上玫瑰的種子，而未會去根的荊蓬，兀自乘機蓬勃。秋日的晴空，終被不情的孽雲所遮蔽，她心頭的靈焰，幾被淒風冷雨所撲滅，當她含愁默坐，情對半明半滅的孤燈，她的襟懷如何？又怎怪她每每作鶴唳長空，猿啼深谷的哀音，今年三月間，她會寄給我一首新歌，我看了真難受幾天，她的原稿不幸被我失掉了，但尙隱約記得，像是道：——

漏沈沈兮風淒，

星隕淚兮雲泣，

悄挑燈以兀坐兮，

神傷何亟！

念天地之殘缺兮，

填恨海而無計！

感君懷之彌苦兮，

絕癡愛而終迷！

悲乎！悲乎！

何澈悟之不深兮，

乃躑躅於歧途，

愧西哲之爲言兮，

不完全勿寧無！

瓊芳！你讀了這哀楚的心頭之音，你將作何感想？我覺得不但要爲不幸的冷
岫，掬一把同情淚，在現在這種過渡的時代中，又何止一個冷岫。冷岫因得不到

無缺憾的愛情，已經感喟到這種田地，那徒費虛名而一點愛情得不到如文仲的以前的妻子，她們的可憐和淒楚還堪設想嗎？

唉！瓊芳！我往常每說冷岫是深山的自由鳥，爲了情愛陷溺於人間愁海裏，這也是她奮鬥所得的勝利以後呵，——只贏得滿懷淒楚，壯志雄心，都爲此消磨殆盡呵！說到這里，由不得我不嘆息，現在中國的女子實在太可憐了！

前天肖玉的女兒彌月，我到她那里，看見那孩子正睡在她的膝上，肖玉見了我忽然眼圈紅着，對我說道：「還是獨身主義好，我們都走錯了路！」唉！這話何等傷痛？我們真正都是傻子，當我們和家庭奮鬥，一定要爲愛情犧牲一切的時候，是何等氣概？而今總算都得了勝利，而勝利以後原來依舊是苦的多樂的少，而且可希冀的事情更少了，可藉以自慰的念頭一打消，人生還有什麼趣味？從前以爲只要得一個有愛情的伴侶，便可以度我們理想的生活，現在嘗試的結果，一切都不能免避事實的支配，超越人間的樂趣，只有在星月皎潔的深夜，偶爾與花

魂相聚，覺得自身已徜徉四空，優游於天地之間。至於海闊天空的仙島，和瓊草琪花的美景，只有長待大限到來，方有駐足之望呵！瓊芳！長日悠悠，我實無以自慰自遣，幽齋冥想，身心都感飄泊，本打算明年春天與紹青同遊意大利，將天然美景，醫我沈疴，而又苦於經濟限人，終恐只有畫餅充飢呵！

感謝瓊芳！以閉門著述振我頹唐，我何嘗不想如此，無奈年來浸濡於人間，志趣不知何時已消磨盡淨，便有所述作，也都是敷衍文字，安能取心頭的靈汗灌溉那乾枯的荒園，使牠異花開放，仙葩吐露呢？瓊芳！你能預想我的結果嗎？

沁芝。

瓊芳看完沁芝的來信，覺得心頭如梗，她向四圍看看她自己的環境，什麼自然的美趣，理想的生活，都只是空中樓閣，她不覺嘆這：「勝利以後只是如此呵！」這話不提防被已經睡醒的平智聽見了，便問道：「你說什麼？」瓊芳不願使他知道心頭的隱祕，因笑說道：「時候已經不早，還不起來嗎？」平智懶懶的回

道：「有什麼可作，起來也是無聊呵！」瓊芳忍不住嘆道：「作人就只是無聊！」

「對了，作人就只是無聊！」這不和諧的談話從此截住，只有彼此微微振動的心弦，互相應和罷了！

何處是歸程

在紛歧的人生路上，沙侶也是一個怯生的旅行者，她現在雖然已是一個妻子和母親了，但仍不時的徘徊歧路，悄問何處是歸程。

這一天她預備請一個遠方的歸客，天色才朦朧已經輾轉不成夢了。她呆呆的望着淡紫色的帳頂，——彷彿在那上邊展露着紫羅蘭的花影，正是四年前的一個春夜吧，微風暗送茉莉的溫馨，眉月斜掛松尖寂靜的河隄上。她會同玲素挽臂並肩，躑躅於嫩綠叢中，不過爲了玲素去國，闐然的話別，一切的美景都染上離人眼中的血痕。

第二天的清晨，沙侶擎了一束紫羅蘭花，到車站上送玲素。沙侶握着玲素的手說道：「素姊珍重吧！……四年後再見，但願你我都如這含笑的春花，牠是希

望的象徵呵！」那時玲素收了這花，火車已經慢慢的蠕動了，——現在整整已經四年。

沙侶正眷懷着往事，不覺環顧自己的四圍。忽看見身旁睡着十個月的孩子——緋紅着雙頰，垂覆着長而黑的睫毛，嬌小而圓潤的面孔，不由得輕輕在他額上吻了一下，又輕輕坐了起來，披上一件絨布的夾衣，拉開蚊帳，黃金色的日光已由玻璃窗外射了進來。聽聽樓上已有輕微的脚步聲，心想大約是張媽起來了吧。於是走到扶梯口輕輕喊了一聲張媽，一個麻臉而肥胖的婦人擎着一把鉛壺上來了。沙侶扣着衣鈕欠起身道：「今天十點有客來，屋裏和客廳的地板都要拖乾淨些！……回頭就去買小菜！……阿福起來了嗎？……叫他吃了早飯就到碼頭上去接三小姐！另外還有一個客人，是和三小姐同輪船來的，……她們九點鐘到上海。早點去不要誤了事！」張媽放下鉛壺，答應着去了。

沙侶走到梳粧台旁，正打算梳頭，忽看見鏡子裏自己的容顏老了許多，和牆

上所掛的小照，大不同了。她不免暗驚歲月催人，梳子插在頭上，怔怔的出起神來。她不住的想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呢？結婚，生子，作母親，……一切平淡的收束了，事業志趣都成了生命史上的陳迹……女人，……這原來就是女人的天職。但誰能死心塌地的相信女人是這麼簡單的動物呢？……整理家務，扶養孩子，哦！侍候丈夫，這些瑣碎的事情真夠銷磨人了。社會事業——由於個人的意志所發生的活動，只好不提吧！……唉，真慚愧對今天遠道的歸客！——一別四年的玲素呵！她現在學成歸國，正好施展她平生的抱負。她彷彿是光芒閃爍的北辰，可以爲黑暗沉沉的夜景放一線的光明，爲一切迷路者指引前程。哦，這是怎樣的偉大和有意義！唉，我真太怯弱，爲什麼要結婚？妹妹一向抱獨身主義，她的見識要比我高超呢！現在只有看人家奮飛，我已時落的落伍者。十餘年來所求的知識，現在只好分付波程，把一切都深埋海底吧！希望的花，隨流光而枯萎，永成爲我靈宮裏的一個殘影呵！……」沙侶無論如何排解不開這騷愁的祕結，禁不

住悄悄的拭淚。忽聽見前屋丈夫的咳嗽聲，知道他已醒了，趕忙喊張媽端正面湯，預備點心，自己又跑過去替他拏替換的褲褂。一面又吩咐車夫吃早飯，把車子拉出去預備着。亂了一陣子，才想去洗臉，床上的小乖乖又醒了，連忙放上面巾，抱起小乖，喂奶換尿布，壁上的鐘已噹噹的敲了九下。客人就要來了，一切都還不會預備好，沙侶顧不得了，如走馬燈似的忙着。

沙侶走到院子裏，採了幾枝紫色的丁香插在白磁瓶裏，放在客廳的圓桌上。悵然坐在靠窗的沙發上，靜靜的等候玲素和她的三妹妹。在這沈寂而溫馨的空氣裏，沙侶復重溫她的舊夢，眼睫上不知何時又沾濡上淚液，彷彿晨露浸秋草。

不久門上的電鈴，瑯瑯的響了，張媽呀的一聲開了大門，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子，手裏提了一個小皮包，含笑的走了進來。沙侶忙上前握住她的手，似喜似悵的說道：「你三妹們回來了。玲素呢！……」來了！沙侶！你好嗎？想不到在這裏看見你，聽說你已經作了母親，快讓我看看我們的外甥！……」沙侶默默的凝立

着。玲素彷彿已明白她的隱衷，連忙走來拉着沙侶的手，懇切的說道：「歧路百出的人生長途上，你總算找到歸宿，不必想那些不如意的事吧！」沙侶蒸鬱的熱淚，不能勉強的嚙下去了。她哽咽着嘆道：「玲姊！你何必拏這種不由衷的話安慰我，歸宿——我真是不敢深想，譬如坑窪裏的水，牠永永不動，那也算是有了歸宿，但是太無聊而淺薄了。如果我但求如此的歸宿，——如此的歸宿便是人生的真義，那麼世界還有什麼缺陷？」

「這是爲什麼？姊姊！你難道有什麼不如意的事嗎？」三妹說。沙侶搖頭歎道：「妹妹，我那敢妄求如意，世界上也有如意的事嗎？只求事實與思想不過分的衝突，已經是萬分的幸運了！」沙侶淒楚而深痛的語調，使得大家惘然了。三妹似不耐此種死一般的冷寂，站了起來，憑着窗子看院子裏的蜜蜂，攢進花心採蜜。玲素依然堅握沙侶的手安慰她道：「沙侶！不要太拘迹吧！有什麼難受的呢？世界上所謂的真理，原不是絕對的。什麼偉大和不朽，究竟太片面了，何嘗能解決

整個個人生？——人生原來不是這樣簡單的，誰能夠面面顧到？……如果天地是一個完整的，那麼女媧氏倒不必鍊石補天了，你也太想不開。」

「玲姊的話真不錯，人生就彷彿是不知歸程的旅行者，走到那裏算到那裏，只要是已經努力的走了，一切都可以卸責了！……姊姊總歡喜鑽牛角，越鑽越窄，……我不怕你笑話，我獨身主義的主張，近來有些搖動了。……因為我已覺悟固執是人生滋苦之因，不必拏別人說，只看我們的姑姑吧。」

「姑姑近來怎麼樣？前些日子聽說她患失眠很利害，最近不知好了沒有？三妹妹你從故鄉來，也聽到她的消息嗎？」

「姊姊！你自然很仰慕姑姑的努力囉！……人們有的說像她這樣才算偉大，但是不幸同時也有人冷笑說她無聊，出風頭，姑姑恨起來常常咬着嘴唇道：『齷齪的人類，永遠是殘酷的呵！』但有誰理會她，隔膜彷彿鐵壁銅牆般矗立在人與人的中間！」

玲素聽見三妹妹慨然的說着，也不覺有些心煩意亂，但仍勉強保持她深沉的態度，淡淡的說道：「我想世界上既沒有兼全的事，那末隨遇而安自多樂趣，又何必矯俗干名？」

沙侶搖頭道：「玲姊！我相信你更比我明白一切，因此我知道你的話還是爲安慰我而發的。……究竟你也是替我咽着眼淚，何妨大家痛快些哭一場呢！……」

……我老實的告訴你吧，女孩子們的心，完全迷惑於理想的花園裏。——玫瑰是愛情的象徵，月光的潔幕下，戀人並肩的坐在花叢裏，一切都超越人間，把兩個靈魂攪合成一個，世界儘管和死般的沈寂而他和她是息息相通的，是諧和的。唉，這種的誘惑力之上，誰能相信骨子裏的真象呢！……簡直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結婚的果是把他和她從天上摔到人間，他們是爲了家務的管理，和慾性的發洩而娶妻。更痛快點說吧，許多女子也是爲了吃飯享福而嫁丈夫。——但是作着理想的花園的夢的女子，跑到這種的環境之上，……玲姊，這難道不是悲劇嗎？

……前天芷芬來，她會問我說：「你現在怎麼樣？看着雜亂如麻的國事，竟沒有一些努力的意思嗎？」玲姊！你知道芷芬這話，使我如何的受刺激！但是罪過，我當時竟說出些欺人自欺的話。——我現在一切都不想了，撫養大了這個小孩子也就算了。高興時寫點東西，念點書，消遣消遣我本是個小人物，且早已看淡了一切的虛榮。……芷芬聽罷，極不高興，她用失望的眼光看着我道：「你能安於此也好，不過我也有我的思想，……將軍上馬各自奔前程吧！」她大概看我是個不堪造就的廢物，連坐也不坐便走了。當時我覺得很抱歉，并且再捫捫心我何嘗真是沒有責任心？……呵，玲姊，怯弱的我只有悔恨我為什麼要結婚呢？」沙侶說得十分傷心，不住的用羅巾拭淚。

但是三妹妹總不信，不結婚便可以成全一切，她回過頭來看看沙侶和玲素說：「讓我們再談談不結婚的姑姑吧：

玲姊和姊姊，你們腦子裏都應有姑姑的印象吧？美麗如春花般的面孔，玲

瓏而窈窕的身材，正彷彿這漂亮而馥郁的丁香花。可是只有這時候，是丁香的青春，香色均臻濃豔；不過催人的歲月，和不肯爲人駐足的春之女神，轉眼走了，一切便都改觀。如果到了鶻啼鵲紅，鶯戀殘枝，已是春事闌珊，只落得眷念既往的青春，那又是如何的可悲，如何的冷落？……姑姑近來憔悴得多了，據我的觀察，她或者正悔不曾及時的結婚呢！」

沙侶雖聽了這話，但不敢深信，微笑道：「三妹妹，你不要太把姑姑看弱了。」

三妹妹辯道：「你聽我講她一段故事吧：

今年中秋月夜，我和她同在鼓山住着，這夜恰是滿山的好月色，瀑布和澗流都閃燃着銀色的光。晚飯後，我們沿着石路土階，慢慢奔北山峯，那裏如疏星般列着幾塊光滑的巖石，我們揀了一塊三角形的，並肩坐下。忽然微風裏捎送來陣陣的暗香，我們藉着月色的皎朗，看見巖石上攀着不少的藤蔓，也有如珊瑚色

的圓球，認不出是什麼東西。在我們的脚下，凹下去的地方有一道山澗，正潺潺的流動。我們彼此無言的對坐着，不久從聽見悠揚的歌聲，正從對山的禮拜堂裏發出來。姑姑很興奮的站起來說：「美妙極了，此時此地，倘然說就在這時候死了，豈不……？真的到那一天，或者有许多人要嘆道：「可惜，可惜她死得太早了，如果不死，前途成就正未可量呢！……」我聽了這話彷彿得了一種暗示，窺見姑姑心頭隆起紅腫的傷痕。——我因問道：「姑姑，你為什麼說這種短氣的話，你的前途正遠，大家都希望你把成功的消息報告他們呢。……」姑姑撫着我的肩嘆道：「三妹，你知道正是爲了希望我的人多，我要早死了，只有死才能得最大的同情。……想起兩年前在北京爲婦女運動奔走，結果只增加我一些慚悔，有些人竟贈了我一個準政客的刻薄名詞，後來因爲運動憲法修改委員，給我們相當的援助，更不知受了多少嘲笑，末了到底被人造了許多謠言，什麼和某人訂婚了，最殘忍的竟有人說我要給某人作姨太太。並且不止侮辱我一個，他們在

酒酣耳熱的時候，從他們噴唾沫的嘴角上，往往流露出輕薄的微笑，跟着，他們必定要求一個結論道：「這些女子都是拿着婦女運動作招牌，借題出風頭！」……你想我怎樣受？……偏偏我們的同志又不爭氣，文蘭和美真又鬧起三角戀愛，一天到晚鬧笑話，我不免憤恨終至於灰心。不久政局又生了大變，國會解散，……我們婦女同盟會也就冰消瓦解。在北京住着真覺無聊，更加着不知趣的某次長整天和我夾纏，使我決心離開北京。……還以為回來以後，再想法團結同志以圖再舉，那裏知道這裏的環境更是不堪？唉！……我的前途茫茫，成敗不可必，倘若事業終無希望，……到不如早些作個結束。……」

姑姑愀然的站在月光之下，也許是悄悄的垂淚，但我不忍對她逼視。當我在回來的路上，姑姑又對我說：「真的我現在感到各方面都太孤零了。」

玲姊，姑姑言外之意便可知了。沙侶靜聽着，最後微笑道：「那末還是結婚好！」

玲素并不理會她的話，只悄悄的打算盤，怎麼辦結婚也不好，不結婚也不好，歧路紛出，到底何處是歸程呵？她不覺深深的嘆道：「好複雜的人生！」

沙侶和三妹妹沈默了，大家各自想着心事，四圍如死般的寂靜，只有樹梢頭黃鸝，正宛囀着，巧弄她的珠喉呢！

地上的樂園

「追求呵，聰明的小靈魂！」

生命在我們，正如一個水上的泡沫，隨着一陣飄風，便從你面前消逝，永不復返的消逝了。

用你水晶般的眸子，看這蒼碧如洗的郊原；淡紫的霞霰，孕着美女的愛嬌，溫柔的陽光，吐着生命的光芒。

用你靈妙的感覺，聽宇宙間種種繁弦；切不要忘記時間狡猾的步伐，它是一個忍心的竊賊，盜去你的青春和狂歡。

你須捉住這急如飛箭的人生，在悽慘的人間，建造一所樂園。」

這奇異的呼聲，吹進那菩提葉叢，驚醒了一隻失了生命意義的杜鵑，她正在參禪。——帶了她深沉的哀傷。

在每一天充滿着花香的下午，烏鴉先生夫婦，便一同飛駐於一株荔枝樹上，那些熟透了的果實，發出醉人的醇芳，它們啄食着如同享用豐美的筵席，同時，它們談講關於杜鵑姑娘浪漫的情史：

「喂！親愛的！你看我們現在能夠快樂的吧，……但是，從前我會錯打了主意，我爲虛榮，曾向杜鵑姑娘求過婚，唉！親愛的！你自然是很明白的，我是碰了一個大釘子。她連正眼都不肯看我一下呢！」

「哦！親愛的！你說的，是現在住在菩提樹下參禪的那個杜鵑姑娘嗎？……你看她那老不乾的眼淚，和胸前鮮紅的血滴，多麼使人悲傷和可怕呵！你怎麼會愛上她呢？」

「唉！你不知道！我聰敏的愛人！……她從前住在春天花園裏的時候，真是

非常的嬌豔呢！她穿得王妃那樣闊氣，她的衫子，是用珠子，寶石，和金線織成的，發出耀人眼目的光華。不瞞你說，連太陽先生都羞得躲藏在白雲的背後；她紅得像海裏珊瑚似的嘴唇，和蔚藍寶石似的眼睛，……呵！真夠迷人呢！并且，她還會唱一種凄豔的歌兒，曾使黃鶯兒聽了流淚，喜鵲和百靈鳥，都對她起過妄想，但是，她也照樣讓它們碰一個大釘子。她和春神最好，她倆常常在一處談笑，……親愛的！我真爲她老大的傷過心呢！……」

「既然這樣，她爲什麼不老住在春天的花園裏，跑到這裏參什麼禪呢？……」

……」

「咳！——這真是一個大劫數呢！……那位杜鵑姑娘不久就找到一個情人，就是那個殷勤的佈穀鳥。她倆是在葡萄樹下遇見的，那時正是深夜，杜鵑姑娘獨自到葦塘旁邊去會螢小姐，她們談得太起勁了，而且螢小姐家裏的侍女們，都在兩傍伺候着；由她們身上發出來的光亮，照耀得葦塘如同白晝。杜鵑姑娘把時間這

個問題簡直忘了，後來還是住在白楊樹上的貓頭鷹先生，嘆了一口氣，才提醒了她們，杜鵑姑娘就告辭回來，走到葡萄樹下，看見佈穀先生對面迎了上來說道：

「美麗的杜鵑姑娘！你是多麼富於同情呵！我每夜都在你的窗前，聽你的呼吸；看你甜蜜的睡容，直到天亮。我怕被別的小伙伴們看見，才悄悄的走了。美麗的杜鵑姑娘，你瞧我多麼渴望着您呢！讓我們永遠不要分離吧！」

這時杜鵑姑娘的臉，都羞紅了，但是。她心裏也愛着佈穀先生，她早聽見人們稱贊佈穀先生的忠誠和勤懇。於是，她就站住低聲說道：

「佈穀先生！我真榮幸，你這樣的看重我呀！……你是知道現在包圍我的太多了；但是我從來沒遇見過像你這樣對我忠心的！……」

佈穀先生驚喜得流出淚來，他不問這問題將會發生什麼麻煩，他熱烈的擁抱住杜鵑姑娘，吻她的額和脣。

「嘿！粗暴的東西！」杜鵑姑娘，含怒的叫了起來，同時，扭轉身子憤憤的

走了。佈穀先生歎着氣，瞪着眼，幾乎昏倒了。他自己怨嘆道：「哼！事情竟糟到這地步嗎？……接吻算什麼呢？怪不得人們都說女孩子慣會裝腔作勢！……」他嘟囔着回去了。

第二天，這個消息立刻傳遍了林中，原來是貓頭鷹幹的損德事。他早就想打杜鵑姑娘的主意，但是，碰了幾次釘子以後，他又羞又恨，總想找機會報仇，昨夜他本跟在杜鵑姑娘後面，想乘機會侮辱她，不想偏又遇到佈穀先生和她調情，他就躲在葡萄樹後看個清楚；第二天，天一亮，他就把這消息傳開了。而且，還加添了許多污穢的材料進去。因此，誰都知道杜鵑姑娘和佈穀先生的關係，喜鵲小哥兒，用一種諷刺的口吻，向杜鵑姑娘賀喜，把她氣得吐血，但是，不久佈穀先生到底和她結了婚。

佈穀先生性情非常勤懇，每天對着那些農夫叫道：「快快佈穀！快快佈穀！」這聲音常把杜鵑姑娘從夢裏驚醒，使她很高興。而且她的脾氣又是非常浪漫

的，常喜歡擊玫瑰花來作房裏的裝飾；她又喜歡到雲端裏去遊玩；當她每次請佈穀先生同去時，他總是很莊嚴的說：「我的工作沒完！」杜鵑姑娘，只好獨自走了。這孤單的情形，使她非常傷心，她常常唱着淒涼的哀歌，惹得住在她四周的喜鵲，百靈鳥都非常的厭恨她，常在背後咒罵道：

「不吉祥的東西！好好的偏要唱這些喪氣歌！……」

自從杜鵑姑娘結了婚以後，春神就不常和她來往，而她却更比從前想念她了。在一天的清晨，她飛到雲中最高的宮殿，那便是春神住的地方。當她走進門時，只見春神正在嘆息，好像有什麼不祥的事情發生過，她也不敢仔細的問，只坐在旁邊發怔，忽聽春神說道：「杜鵑姐姐！你來得正巧，我告訴你，我將離開人間了。昨夜火神的太子，已經到此接任，同時，他還帶着封姨到人間去，自然，我所苦心經營的那些美麗的花草，立刻都要遭劫了。你就可以看見許多使你不高興的事情！」

杜鵑姑娘，爲了這個可怕的將來，她禁不住流出最傷心的眼淚，於是她站起來告辭。她急於要將這次所聽到的惡消息，傳佈人間。她從雲中淒涼的走回來時，忽然看見她的丈夫佈穀先生，滿身血跡，死在一株大樹下。她驚得怪叫了一聲，就昏倒在那一叢樹葉上。等她醒來的時候，看見兩個獵人，把佈穀先生拏起來，裝在一隻大布袋裏，往東去了。這使她明白這慘事的大概了。她放聲痛哭起來，驚動了喜鵲和烏鴉先生們。它們都悄悄的來到她的門前打聽，呵！真太慘了！她一直號哭了三天三夜。從她珊瑚色的口脣上，淌下鮮紅的血來，那時春天的花園，爲了這個哭聲，都籠罩上一層蒸悶煩苦的雲霧。桃花小姐同杏花妃子，現在都憔悴得不成樣子。這種悲哀的境地，使得杜鵑姑娘沒有勇氣再住下去，在一天夜裏，她趁着清澈的月光。就悄悄的離開那裏，開始她飄泊的生涯去了。

她一面向前扎掙着走，一面不住的流淚。有一天她走得非常疲倦，就在一個古廟旁邊的柳橋上停住，在那裏她遇見了最討厭的夏蟬；在她面前作出得意的樣

子，高聲的唱着，杜鵑姑娘恨得罵道：「淺薄的東西！」這一來惹起夏蟬的火來說道：「美麗的女王！但是，現在不是你的世界了！你看看你那狼狽情像，那邊有一條清澈的小河，可以借你當鏡子照照，真是不害羞的寶貝！還在這裏罵人呢！」杜鵑姑娘，受了這種刻薄的諷刺，她受傷而脆弱的心破裂了，於是，她便昏暈過去。夏蟬看見惹出這樣的大禍，都嚇得跑了。這一陣亂嘈，驚動了在廟裏修行的班鳩太太。她手裏捻着念珠，顫巍巍的來到門外；看見杜鵑姑娘，面色慘白的僵臥在地上，她就輕輕的把她抱起來，放在她的蒲團上，摸摸她的心，還有溫氣。趕忙用急救法來救治。過了些時，杜鵑姑娘，果然醒過來了睜開疲倦的眼睛，向四圍一看；只見慈祥的班鳩太太，坐在自己的身旁，用憐憫的眼光，對她看着，她禁不住流下淚來。

班鳩太太，極力安慰她，并且給她講說修道的好處；杜鵑姑娘，很受了感動。她想到：自己坎坷的運命，除了皈依宗教，是沒有方法再生下去的。當時她就

懇求班鳩太太，替她講道，從此，杜鵑姑娘，就暫且住在班鳩太太那裏，很安靜的過了半年。

但是，杜鵑姑娘的運氣，真太壞了，不久班鳩太太就圓寂了。她只得到西方的善地，去求涅槃，於是她就住在這株菩提樹上。……親愛的！這就是杜鵑姑娘經過的傷心史呵！』

烏鴉先生和烏鴉太太講完了這一段故事之後，她倆熱烈的吻了一回，就一同飛到雲間去了。

杜鵑姑娘，住在菩提樹上，已經一年多了，自從皈依佛門以後，她的眼淚，便不常流了。真是心平氣靜的過着日子。她心心念念在追求西方的極樂世界的實現。她每日多半的時間，都是在沉思冥想。有時她看見西方的雲層裏，現出金碧燦爛的宮闕，這使得她虔信的心，更加上幾倍。這一天早晨，她正坐在菩提樹上，凝神參道，忽聽見一個奇異的聲音，從遠遠的地方發出來，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追

求呵！聰明的小靈魂』的那一個奇蹟。她的心開始波動了。她不能再靜坐了。——連一分鐘都不可能。她從蒲團上，跳了起來，臉色興奮得像火灼着一般的發紅。身體不住的打抖，她隨着那奇異的聲音，拚命的飛去。不久就來到一座美麗的山上，那裏滿開着淡綠色的蘭花，和淺色的藤花。還有蔦蘿牽牛，蔓延的生着。遠遠看過去，就像一片綿繡，在和煦的光影下蕩耀着。一陣非常濃郁的香芬，將這座山的四圍包裹住了。在一叢白色的茶靡花架下，有一個幸福的小神仙，頭上戴着玫瑰綴成的花冠；身上披着一件象徵希望的紫色的半臂，赤着一雙肉色細玉似的腳。——呵！正是在說着：『追求呵！聰明的小靈魂』那句奇異的話。

杜鵑姑娘，覺得這種靈音，已突開了心門。從心門裏，瀉出熱烈的光芒，和這春山上的一切景色冥合了。這偉大的驚喜，使她無力支持，她的兩條腿發軟了。她就跪在這幸福小神仙的面前，用火熱而微顫的脣，吻着他的腳。同時，欣悅的眼淚，瀉了下來，把那雙潔白的腳浸了。那幸福的小神仙，靜默的望着天，似乎在

祈禱，過了不久，他低下頭，用手撫摩着杜鵑姑娘的頭說道：「呵！患難將你圍困得這樣狼狽，但是，你的靈魂，應當在一切事實以外，得到自由。……你熱烈的純情，和高遠神奇的想像，將救你脫離一切的苦難。追求吧，我聰明的小靈魂！……這些美麗的仙花，和醉人的芬芳，將在地上實現，只要你捉住生命，便可以在地上造出一所樂園。……」

杜鵑姑娘，虔誠的接受了這些詔示。那幸福的小神仙，便將他頭上戴的花冠脫下來，鄭重的贈給她了。然後，那小神仙踏着一朵白雲，冉冉的昇到蒼冥的天空去。

杜鵑姑娘把花冠戴在頭上以後，她就來到了一條清溪面前照了照，她不禁驚奇的叫了起來。因為她所失去的青春，已經回來了。她非常快樂的來到幸福的神仙所指示給她的秋原，她打算開始工作。但是秋原下沒有一朵花，這使她覺得非常寂寞，於是她把玫瑰花冠掙了下來，將那上面有根芽的一朵，埋在一塊鬆闊的土

裏，並且用她的眼淚去灌溉，用她的溫氣去吹噓；一天到晚不歇的工作。不久那花果然發了新的嫩芽。杜鵑姑娘驚喜得連夜裏都不能睡覺，只在光影下陪着這新的蓓蕾。那花兒最後是開得非常茂盛，於是她就打算在這裏建造地上的樂園。

但是在秋原裏，忽然開出玫瑰花來。這個消息很快的就傳遍了全世界。尤其是多話的喜鵲先生，更加添上許多浪漫的材料，逢人便說，刻薄的老鴉就背地裏毀謗起來。

有一天他們聚在一株梧桐樹上，大發議論：

烏鴉甲說道：「你們知道杜鵑姑娘種那些玫瑰花作什麼？」

烏鴉乙說道：「你真笨貨！玫瑰是象徵愛情的呵！她正在同人講愛情呢！這是多漂亮的把戲！」

烏鴉丙說道：「她這時候還想講愛情？哈！哈！真太有趣了！但是，誰是她的對象呢？」

烏鴉丁說道：「這個到不清楚，不過，據說雲雀公子有點嫌疑吧！」

烏鴉甲又說道：「聽說有野心的不止一個，而且杜鵑姑娘那傢伙，聽說很浪漫呢！」

烏鴉丙說道：「浪漫是現在時髦的名詞咧！——」他說完向大家擠了一擠眼，惹得他們都笑起來。

除了烏鴉先生們的毀謗，其餘喜鵲先生和燕子小姐們，也常喜歡談談這件有趣的故事。

這些惡意的毀謗和諷刺，使得杜鵑姑娘非常難受。她曾經好幾次灰心。不過，她的自信心很強，她不情願受別人意志的支配。但是，她覺得太孤單了，恐怕也是個大困難。因此，她依然常常流淚，而且她編了一個曲子，時時的唱道：

「我孤寂的住在那邊樹上，

誰來同情我的哀傷！」

早晨的風兒吹乾了我的眼淚，

晚上的幽默把我緊緊糾纏！」

她常常唱着這支曲子，不過，被烏鴉先生聽見了，又不免要冷笑的。只有雲雀公子有點動心，他每逢聽見這哀婉的歌曲時，必定嘆口氣道：『呵！這真是個太哀傷的生物！』

有一次雲雀公子曾拜訪杜鵑姑娘。他述說對她的同情。他很會說話把許多漂亮的文學上的名辭，連合起來，好像一篇演說辭，當然，這些話有時也能感動她。因此，他們便成了很好的朋友。不過雲雀公子的思想。非常傾向於現實，不能了解杜鵑姑娘多變化的心理。不論談到一件非常小事情，彼此的意見總不相合。杜鵑姑娘非常傷心，只好離開她，孤獨的回見秋天的草原上，依然唱着那傷心的曲子。

有一天杜鵑姑娘，正在秋原上，獨自流着眼淚。那時正是深夜，美麗而微帶

冷清的月光；照在一望無涯的秋原上，小河裏倒映着月影，小小的夜風，飄過河面上時，湧起一層縐褶的銀浪。忽見秋原的盡頭，有一個黑影出現了。杜鵑姑娘正在驚奇，忽見那黑影越來越近，杜鵑姑娘發抖的叫道：

『呵！夜鶯先生——美麗的詩人！你竟在這樣的境地出現了！』

那被稱爲美麗的詩人的夜鶯，停在河流的南岸，用柔和的聲調，唱着她最近創作的詩篇道：

我來人間求安慰，

被運命的毒蛇所傷害。

永遠站在心門外，

這飄泊的旅客誰來接待！

杜鵑姑娘這時正坐在河的北岸，聽了這詩人的哀歌，她心裏燃起了熱情的火，她向詩人說道：

『我願接待你呵！請將我的羽衣作一個渡橋，你便可以渡過隔絕我們的這條河了。』

夜鶯詩人流出感激的眼淚，接受了杜鵑姑娘的盛意，他踏着羽衣過來了。於是杜鵑姑娘請他坐在玫瑰花叢的前面。說道：『美麗的詩人，我從你的聲音裏，了解你的哀傷，請將你的經過告訴我吧！』

夜鶯詩人道：『杜鵑姑娘！我知道你是了解悲哀的，我願意訴說關於我的一切，在你的面前。』

於是夜鶯詩人開始述說他生命的故事了：

『你知道！杜鵑姑娘，在這個世界上是有着複雜的生物咧！我也就降生在那裏面了。我家裏有五個弟兄，我是第三個，我的父母很鍾愛我，他們教我許多人間的規矩和知識，他們希望我很平凡的過活。但是你知道，天賦與我的心是怎樣脆弱而敏感呵！很輕微的風，也常常壓迫我，玫瑰花的刺，也常常刺痛我。呵！』

我是一面擦着損傷的心血，一面向前途追求。我曾經獨自走過一片大沙漠，那真是怕人的空虛和冷落。我渴得從心底冒出火來，但是要求喝一滴的甘泉也沒有。後來我精疲力盡的臥倒了。正在那個時候，我忽見天邊閃着一線的神光。我就向這道神光忘命的追上前去。忽見前面現出一片蔥蘢的大森林來，在那森林裏面，有一個偉大的詩人，他身上穿着一件寬袖闊襟的袍子，在微風裏非常輕柔的飄動着。他的胸前，有一些極純白美麗的銀鬚，在太陽影裏發着光，他的周圍，有許多的青年人圍繞着。那些青年，他們茫然的來到人間，心是空空洞洞的，他們的靈魂好像一個刺蝟，非常畏縮。但是這時他們是被罩在大詩人的靈光下，萎縮的靈魂才慢慢抬起頭來，向他請求指示生命的路程。那老詩人，眼裏充滿了憐憫的淚光，向每一個寒倉的人兒撫慰。然後他嚴肅的指着陽光照耀着的那條平坦大道說：「空虛的靈魂們！看呵！那就是生命的路程，你們分頭去追求吧！凡你們所需要的那條路上都有。在一個美滿的果園裏，生長了各種真理的果實，你們去採吧！不

用多，只要得到一個就夠了！……」

那些青年果然按了詩人的話，向前途去了。這時森林裏非常冷靜，只剩下那位大詩人，和無窮的幽默。但是他依然站在那裏，似乎正在等待接引一個最難接引的靈魂咧！

呵！杜鵑姑娘！這時我正來在樹林外，我覺得這時詩人特別留給我的好機會。他所要接引的就是我，於是我就跑到他的面前跪下，吻着他的袍襟祈求道：「偉大的詩人！請你給我一些特別的恩惠吧！我是這樣空虛而且孤獨，你讓我跟了你去吧！我知道你的家鄉，是全世界最富足而且美麗的地方。讓你那菩提樹上的聖露，來洗淨我的塵垢和瘡痍吧！還有那些椰子甜汁，可以醫好我瘡啞的歌喉，終年常綠的芭蕉葉，可以作我的裊裊咧！……」

老詩人用冬日太陽般的眼光，溫柔的看着我說：「孩子！你看那邊是月光照臨的一條神祕的路，路旁滿開着玉簪和曉香玉，也有甜蜜的露滴，可以找到你

所需要的果實，——滋養你生命的果實！勇敢些上那條路上去吧！」

我辭別了老詩人，就忙向他所指示的路上奔去，果然那是一條神祕的路，月光永不離開的照着。而且有一層薄如蟬翼的淡霧；籠照着白色的玉簪和葱鬱的松柏樹。我就沿着各色的花籬和花架，慢慢的走去。後來我看見一個果園，滿樹上懸掛着像火般一紅的果實；於是，我輕輕的推開那扇竹籬門，有一個和藹的老人迎了出來說道：「年輕的靈魂來吧！這裏有熱情和智慧培成的果實，你可以儘量的享用！」他說着把我引到一株樹下，那些果實，就好像絕大的珊瑚帽墜似的，在翡翠似的葉叢中懸掛着。那果樹的下面，放着非常潔白的雲母石的椅子，我就坐在那裏，摘下樹上的果實吃了，呵！杜鵑姑娘，那真是奇異可貴的果實呢！一種形容不出來的香甜，直灌進我酸苦的心田裏去，把從前的空虛充實了。於是我就定心的住在那個果園裏不想再追求別的東西了。

不知經過多少時候，我忽覺得那些果實略有些發酸，而且那顏色也現得有些

添了，吃下去以後，心裏覺不到以前的飽滿，這情形是逐漸的壞下去，於是我又離開了那個果園，不知不覺來到一個新的沙漠上。這時候我心裏感到更深一層的悲哀，因為我追求到的第一個幻影現在是破滅了。我對於生命的前途，更加懷疑了！——

我在這個新沙漠上，搜尋了很久，仍舊一無發現呵！杜鵑姑娘，我沒有辦法，後來走到一個小村店裏，那是班鳩太太的姪兒開的店鋪。我走進去之後，就失神似的向他叫了一聲：「哦！酒！」他這時正在櫃台上算賬。聽了我的聲音，立刻放下算盤走過來說：「夜鶯詩人，要喝酒吧！——我說「我要濃醇的鴉片酒，讓我的苦悶消釋的毒醉中，呵！班鳩先生！你是多麼慈愛而且慷慨呢！」班鳩先生笑着放下酒杯，及酒瓶，然後低聲說道：「多愁的詩人！什麼事又苦着你呢！但是酒對於失意人，是很有效用的呀，是不是？」他說完不等我的回答，仍就回到櫃台去。我端起酒一口喝盡，立刻覺得眼前的世界變了，眼睛裏冒出火星來，心跳

得非常的快，不久我便倒在地上了。班鳩先生走過來，把我扶到床上，一直睡了一整夜，我才醒來。那時班鳩先生正站在我的身畔說道：

「喂！悲慘的詩人！現在覺得怎樣？」

「怎樣呵！天！只有天知道嘍！」我這樣對班鳩先生悲嘆着。

我從那一天毒醉後，就生了一陣熱病。這自然是更壞的運氣。不過在病床上，我又追求到一個幻影；我覺得現在須得皈依於哲人的真理之前。詩人的詩歌不能安慰我整個的生命；也許哲人的真理，可以克服我一切的煩惱呢！我既開始追求這一個幻影，我便極盼望趕快恢復我的健康，并且我發誓不再喝酒了。

有半個月以後，我就離開那所小酒店，向我所要追尋的目的地飛去。一路上經過許多冰山；和晶瑩的雪堆，我的心非常的冷靜，最後我來到一所偉大莊嚴的殿堂，在那裏懸掛着歷代哲人的肖像。兩旁又列着許多書櫥，裏面滿砌着那些哲人的名著，殿堂的台上，坐着幾個當代的哲人。於是我到他們面前，懇切的說

「可尊敬的哲人！你們是指示真理給全世界的，請拯救一個失了路的靈魂；請明白的告訴我，怎樣才能使我的生命，得到充實！」

那台上的第一個哲人說：「世界上只有真理是不變的，所以你要能捉住真理的所在，便可以充實你的靈魂！」

第二個哲人說：「你崇信真理，應如一個神聖，那末你的心便有了主宰，你便不至失路了！」

第三個哲人說：「你可以把那書櫃裏的所有的著作都讀一遍，在那裏你可以得到真理！」

我聽了那些哲人的話，心想也好吧！他們既能左右世界人類的思想至少總有他們的價值。我便照著第三個哲人的話，把那些書櫃中的書逐本的看法，呵！杜鵑姑娘，她們的派別真多，有主張唯物的；有主張唯心的。有一元說二元說的；也有多元說的。真鬧得我頭昏，我看來看去，我的心趣覺得一無所有。我們生活

在世界上，就是爲了追求這虛無飄渺的真理嗎？杜鵑姑娘我對於這些不能充實我生活的真理；實在不能滿意。後來我又看了幾部佛經，它們的主張，真太不自然了。現世的生命不能充實豐滿；而倒去講什麼來世的因果。這也許有更多人贊成，但是我呢！確確實實感到多種生命的力，變成小小的蟲兒在咬我的心。我不得不設法應付它們。有時被它們惱得只想自殺，於是我趕忙躲開這殿堂，向那人煙稠密的地方去鬼混。

這時我的第二個幻影又破滅了。杜鵑姑娘！我形容不出我的悲哀與失望呢！

……

啊！杜鵑姑娘！我告訴你，我本來打算走的兩條路，一條是向靈的；一條是向肉的。靈的現在我已失敗了，於是我開始過肉的生活，我來在最繁華的熱鬧市上居住了。

那正是春天快完的時候，火神的太子在夜裏舞動他的火劍，於是一般溫熱的

風，吹到人間。同時疲倦的蟲兒，使用它的魔術，把世界上一切的生物，都弄得非常疲軟。這時我是住在鸚鵡姑娘的店裏。她們那裏非常熱鬧，麻雀哥兒和老鷹先生，時時到那裏去喝得醉醺醺的，故意和鸚鵡姑娘起鬩。本來那些鸚鵡姑娘，有意賣俏的裝束；和巧笑的誘惑，也實在是招惹是非的禍源呵！杜鵑姑娘！你自然很能猜到我那時的心情，我是從種種失望的深淵裏扎掙出來的，我的心是空虛得什麼也沒有，同時我是熱烈追求一種佔據我心靈的東西！……呵！無論什麼東西都好，只要它是能使我的心充實。……

那幾位鸚鵡姑娘，似乎都在注意我這飄泊的旅人。她們有時故意站在我的面前，展開她們美麗的翅膀，把那溫滑而閃光的綠色羽衣，來勾引我的注意。有時她們在燈光下，露着她們嬌紅的笑靨。但是我爲了這些，只覺得心酸，唉！杜鵑姑娘！我不要那些呵！那只不過是幾種虛幻的顏色，而我的心正渴着呢，正病着呢，這些浮淺的東西能治得我好嗎？我嘆着氣，關上我的房門，咳！她們在門

外譏笑我，說我是個傻瓜，連調情都不懂！我被那尖銳的笑聲刺傷了可憐的心，我便預備第二天搬到別處去。

這一夜我一點也沒睡着，遠遠看見月兒小姐，靠在蔚藍色的屏風前，暗暗的嘆氣，封姨悄悄跑過我的窗下，發出一陣淒清的響聲。……

正在這個時候，我聽見我的門上；有人用手指輕輕的叩着，我從床上跳了起來問道：

「誰呵？在這樣深夜叩我的門？」

「哦！美麗的夜鶯詩人！是我呵！」

「你到底是誰呢？爲什麼你的聲音是那樣顫抖！」

「我是世界上一個可憐的靈魂，一個淪落無歸的靈魂呵！」

「那麼你來叩我的門，是要我幫助你嗎？」

「是呵！要是你願意幫助我，我永遠感激你呢！」

杜鵑姑娘！這時我差不多已經知道是誰了。就是那鸚鵡中最小的一个。今天白天，她曾經對我丟過眼色，并且她會悄悄的說過：「美麗的詩人！我崇拜你呢

！」

後來我輕輕的開了門，果然是小鸚鵡姑娘！她向四面慌張的尋察了以後，很快的跑進我的屋裏，忙忙的關上門。她臉色非常的紅，悄悄躲在一個角落裏坐下。我只是一聲不響的望着她。這時四境非常寂靜，使我聽到她心弦急切的波動，我很覺得難受，我於是問她：

「鸚鵡姑娘，有什麼意外的事，使你這樣緊張呢？」

「唉！夜鶯詩人！你知道熱烈的愛，在使我緊張呵！……我知道你還是獨身的……這使我多麼高興！」

「哦！」我竟找不出一句話來說。因為這種如瘋狂般的熱情把我嚇怔了。

小鸚鵡姑娘含着淚，把她傷心的歷史，慢慢的告訴我。她說：

「夜鶯詩人！我是世界上最孤零的靈魂，我的母親五年前就死去，我的父親出家當了修道者，我的家庭被幾個匪人拆毀了。我獨自逃了出來，就在這個店裏作個小使，我沒有安身的地方，我知道你是世界上最多情的詩人；你一定能同情我，因此我深夜裏跑來，和你訴說呵！美麗的詩人！救我，愛我吧！」

杜鵑姑娘！當時我爲了她的痛苦，的確流出眼淚來。於是我答應，盡我的力量幫助她，但是杜鵑姑娘！我並不愛她，不過這時在我心裏有一個新的光明在閃動，那就是神祕的愛，偉大的愛，我想世界一切的不調協不統一，都只靠愛來調協來結合的，愛的確是一根無所不繫的鍊條。

天將發出曙光的時候，鸚鵡姑娘才走了。……從此我便不想搬走，一直住過一個夏天。並且我是踐了我的約言，件件事情爲小鸚鵡姑娘幫忙，——然而我並不想和她結婚。最大的理由：是她並不會充實我的心；我所追求的並不是一個肉體。但是那些造謠言的烏鴉先生，把我們的關係說得叫人噁心，我實在不能再忍

受了，因此我又由那肉的世界逃亡了。……

我自從離開那繁華的世界以後，真要實行我自殺的計劃。我撫摩着心上的三道傷痕，彷彿是得到三次絞刑的痛苦經驗。我不能再受更多的荼毒了。因此我在這死寂的深夜中，從憂患的路上，一步一步挪到這秋原的河邊，唱過我爲自己製造的哀歌以後，就立刻使自己沈下河底去，不想竟這麼巧，恰好遇見你。呵！杜鵑姑娘！』

悲哀的夜鶯詩人，兩眼泛溢著傷痛的眼淚，晶瑩得像是蔚藍天幕上嵌着的明星。杜鵑姑娘，用手帕替他拭乾了說道：『現在我懂得以前所不懂得的事情了。我們都是從冷酷的世界中追求希望的俘虜，……很巧的我們是遇見了，從前我們所彈的是寒儻的單音，現在我們變成合奏的雙音了。呵！美麗的靈魂！讓我們在地上建設一所樂園吧！』

一

現在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的兩顆心，從它們的膈膜中跳了出來，赤裸裸的如同一對聖嬰；他們不穿掩遮真實的衣服，只在玫瑰花叢中，互相攜着手，現示各個人的真自我。這時天上的羣星，都從雲層圍裏探出頭來，張着它們那驚奇發亮的眼睛，窺視這地上稀有的奇蹟。哦！這美麗和諧的心樂，使得羣星迷醉了，它們忘記了自己的職守，織女星竟大膽的渡過天河與牛郎歡會。它們早已忘記了安排定的命運，那種絕大的力，是在全世界萬物的心裏躍動着呢！

兩朵純潔的白雲，從那兩個靈魂中湧了出來，向四圍散開去；將這秋原上的山嶽河海都籠住了。爲了他們真純的熱情，織成絕大的金線的網，這個網可以網盡人間的和協與歡悅；并且又如同白金造成的牆垣，在溫煦的日光中，發出燦爛的光耀。

在秋原的西北一帶，靜立着一座玲瓏蒼翠的山；兩層巒崗的中間，有一條高聳霄漢的削壁，上面倒掛着一道三千多尺長的瀑布，水花像飛珠般的濺在四面的山崖上，發出狂驟的樂音；恰像無數的英雄，在寂靜的深夜裏，乘着駿馬在石頭路上奔馳。

幽深的山谷裏，滿開着素蘭花。清冽的芬芳，由微風吹來，瀰漫了秋原。山脚下，有一道曲折蜿蜒的溪流，往東南流去，溪水非常清碧，彷彿透明的玻璃。小溪的兩旁，排列着垂絲的柳樹，柔軟的枝條，不住在風中飄動，倒影映在蕩漾的水波上，活躍如哲人的思想。溪旁住着一對黃翅胭脂尾的蜻蜓，它們是司這溪流的水神的化形，常常都在溪岸上徘徊，靜聽和悅的心音。

溪盡頭有一座小小的院落，黃色黏土廡和着白色的碎石砌成的牆土，正攀援着碧玉色的爬山虎，和金銀藤。從一個月洞門走進去，紅豔的玫瑰花，正含着笑靨向人點頭，在玫瑰花叢的後面，有三間非常清雅的屋子，那就是夜鶯詩人，和杜

鵲姑娘所住的地方。

自從他們建設了地上的樂園，這消息不久就傳遍全世界。有一天夜裏，春天的花神們，都離開她們的宮殿，坐着紫彪所駕的六輪寶車，從雲漫的路上，到樂園來。當她們停在樂園的門外，輕輕的叩着門時，夜鶯詩人披上紫色羽毛的天鵲，來在門口問道：

「誰在用柔軟的手指叩我們的門？」

「我們是司花的神女，……只有我們能使失去的青春回轉，我們是一切藝術的權威。——美麗的時人，開開你的心門，來歡迎我們吧！」

「是的，花神！我相信你對於人間的權威！悲慘的人間，若不是你們來調和，真不知道要發生怎樣可怕的現象呢！請候一候，我將開了一切的門接，待你們！……」

「唉！門外如何有這樣的芬芳與燦爛的光亮？……親愛的！究竟發生了什麼

事情呢！」

杜鵑姑娘戴着白色玫瑰的花冠，披着白色的羽衣，站在石階上向夜鶯詩人問着。

夜鶯詩人唇上浮着天真的淺笑，答道：「親愛的！快些來！歡迎春天的花神吧！」

他說完，將樂園的門，從裏面一直開到外面。於是在那一條白石砌成的路上，走進一位丰姿美麗的花神，和她的僕從。

這時蝴蝶蘭披上它淡紫色的繡衫，海棠花露着她嬌紅的笑靨，正和清麗的月光接着吻。輕薄的封姨，故意的向他們中間走去，並且很俏皮的觸了他們一下，海棠花便順勢拗過身子，和金鐘罩打了一個照面，只見金鐘罩向他含笑點頭，於是這樂園中充滿了鮮媚和嬌羞。

花神坐在溫香的錦墩上，從心的深處發出讚美的嘆息來說道：

「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每年春天，我們總要到人間來點綴風光。但是那個時間太匆促了。而且我們無論將自己創造得怎樣美麗，但永遠不能使充滿暗愁的人心快樂。現在我來到你們的花園裏，……你們是超越可怕的時間和空間，而創造你們美麗的生活。你們秉有人間最高的智慧和熱情，我願永遠爲你們的幸福歌頌！」

花神說完她的祝詞的時候，忽見蔚藍色的雲層上，閃出鮮豔的紅光來，圍繞着紅光的中心，一個美麗的愛神，展開她潔白的雙翅，飛落在一株極茂盛的菩提樹上，她右手拿着彈弓和牙箭，左手捧舉着一個白色的玉瓶，她凝神注視着人間，發出悠揚的歌聲道：——

「我是人間可愛的神，

這一把鋒利的牙箭常隨身，

射穿兩個隔膜的心壁：

救渡人間不和協的靈魂！

我是人間可愛的神，

這一瓶純淨的甘露常潤脣，

消除人心深處的飢渴：

永遠歌頌人間和協的靈魂！」

愛神的歌聲靜止了。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都流出歡淚的眼淚來，愛神收起她的牙箭和玉瓶，含笑來到花神和夜鶯詩人的面前，讚嘆道：

「呵！這地上的樂園已建設得很美滿了！你們得補人類所有的缺陷，偉大與美麗將永遠屬於你們了！」

愛神說完，便約着花神一同離開樂園。她們要把這可貴的建設，輸進一切人的心靈裏，使他們從悲慘的夢境中醒來。

從此夜鶯詩人，和杜鵑姑娘，就在這種豐富美麗的芳園中生活着。人間仍然

演着各種的悲劇，轉變着不同的時序，而在這所樂園中，永遠浮泛着純真的微笑，超然的神韻，有時現示着無限的幽默，有時是閃爍着生命的光輝。風永遠和煦的吹着，花草永遠保有它們的青春。

但是撒旦爲了這件事，非常愁煩，他知道，兩個絕對和協的靈魂，是不怕任何的傷害，——他人不懂得忌妒，不會憎恨，也不追求虛榮。他們的心是比有一百座金山，和一屋子金鋼鑽的富翁更富，更充實。這種情形，使撒旦非常忌恨，他每天躲在一朵鬱暗的雲層後面，尋找破壞和協的機會。

在一天晚上，蔚藍的天色，被繁密的雲層遮掩。人間正瀰漫着秋的哀歌，蟋蟀，在牆陰下，唧唧的叫着，冷利的風，撼着梧桐發出唏噓的歎息，撒旦覺得這是一個好機會，於是他裝扮自己像一個美麗的女郎，她來到杜鵑姑娘的窗下，輕輕的敲着玻璃窗道：

「我是水神，我住在樂園旁邊的海裏，今夜天上沒有星，也沒有月。這是多

麼寂寞冷清的夜呢！但是在水裏的宮殿中，有着圓潤的明珠，鮮紅的珊瑚；所以我來邀你一同去遊玩。」

杜鵑姑娘聽了撒旦的一篇謊言，便悄悄的走了出來。這時夜爲詩人，正在作着詩歌，杜鵑姑娘不願去攪亂他，就獨自隨了撒旦離開了樂園。他們慢慢走到一片荒野上，撒旦就藉着黑雲的暗影躲在密林裏去了。杜鵑姑娘不見了水神，她只得停住脚步，但是她這時心裏感到一種繁重的惆悵，久已告別的寂寞和虛空，現在又緊緊的將她包圍住，於是已往的一切坎坷，又都一幕幕重現出來，她不知不覺流着傷愴的眼淚。正在這時，他聽見一陣貓惡的笑聲，那聲音異常刺耳，她凝神想了想，她不禁憤怒的叫了起來：

「呵！撒旦、撒旦！……！」

那自稱爲水神的撒旦，從樹林裏跳了出來，渾身穿着黑色的喪服，一隻兇惡冷酷的眼，露着可怕的光芒，對着杜鵑姑娘冷笑道：

「勇敢的小生物！你終究是我手下的俘虜！」

「噢！殘忍的惡魔，去！不要再用詭計陷害我。人間雖然都是缺陷，然而我絕不爲那事動心。你知道，我的靈魂并不孤單，我的生命的根芽是種在和協裏。除了人間絕對沒有和協，否則你是傷害不了我的。咳！撒旦！你白白的佈下陷人的網羅。但是我要從你巨爪中逃去。我不相信運命，我不願在那些殘忍的桎梏中過活。去！……你看我靈魂的伴侶已經來接引我了。——呵！親愛的——夜鶯詩人——快些奏起我們的和協的心樂！用你純潔的情愛之光來照亮我晦塞的心。……」

撒旦正在得意的猶笑着，忽見眼前一道刺眼的光亮，在那光亮下面，夜鶯詩人正擁抱着杜鵑姑娘。這兩個暫時隔離的心現在合在一處了。而且那光耀比從前更純潔更固定。撒旦在樹陰中存身不住，只得沒命的逃走了。

夜鶯詩人同着杜鵑姑娘，仍回到樂園。這時天上如絮的雲層，漸漸的稀薄了。雲背後射出清利的光芒來，正是月姊的明眸在流盼，羣星也都閃着亮，彷彿聰明

孩子的眼睛。樂園上的花羣，都靜默的環繞着他們，似乎一動就可以使這一對深酣的靈魂，感到惆悵；這境地的一切，都是十分溫柔的。那些工作疲倦了的銀翅蝴蝶，無愛的偎着花心睡去。小溪裏的水，也是悄悄的呼吸着。呵！神祕的夜，現在包裹着整個的人生呢！

美麗而輕軟的歌聲，從詩人的深心中發出，吻着每一朵玫瑰的香唇：

「飛呵！輕輕的飛！

我們有一對玲瓏的羽翅，

和協的生命海中；

漾着燦爛的銀輝。

飛呵！高高的飛！

有一株菩提樹，在天邊，

豐富的花果園中；

是我們永生之宮！」

在這種純淨和美的空氣中，降臨了一個夜遊神，他胸前佩着一顆碩大的夜光珠，照耀他飄洒的銀鬚。一雙和善的聖眼藏着宇宙所有的和平。他用銀鐘般的爽亮的聲音向他們說道：

「我是夜遊神，我左邊所佩的寶囊中，有神祕的種子，我要播植在人間最真實的靈田中。聰明的靈魂，用你們聖潔的心淚將它灌溉吧！不要等到天明，你們要使它開出美麗的花來！……」夜遊神放下寶囊，化一陣清光消失在那蔥蘢的森林中。夜鶯詩人將寶囊鄭重埋在一塊鬆軟的土裏，不久園中所有的促織，奏着幽纏的音樂。那正是悲哀中有歡喜，歡喜中有悲哀的繁絃複音。同時天上湧出五彩的祥雲，將這樂園幔住。俏麗的鮮花，都起來跳舞。

遠遠的鷄聲高唱了。夜遊神惆悵的回宮，當他經過樂園時，看見神祕的花已

開得非常茂盛。於是由惆悵的心田流出歡喜的眼淚，他看見了人間絕大的成功！

過了些時候，撒旦在他的幽穴裏，想起地上樂園的事情，又使他不知不覺愁惱起來，他自己歎息道：——

『我不能忍視這地上的和協呵！』

他想夜鶯詩人，同杜鵑姑娘無論怎樣超絕偉大，但他們總還是人間的生物。他們對於人間的諷諷能終不動心嗎？對於世上的聲色貨利能終久摒除嗎？……不！失敗也沒有關係，我還是要設法破壞他們。……

在第二天早晨，樂園的門口，忽發現一個極美麗的少女，身上穿着鑽石綴成的衣服，頸上戴着真珠和寶石鑲成的花冠，手裏捧着紫玉的短簫，婉轉的唱着。那聲音好像溫風穿過嬌豔的素馨時的香軟。夜鶯詩人非常驚奇的跑到門口問道：

『呵！誰在唱着人間最嬌媚的歌聲！』

『是我，詩人！我是幸福的淵源！』

「哦！幸福的淵源！」詩人的心有些發跳呢！

「不要躊躇吧！我能給你愛，給你富，可愛的詩人跟我來吧！」

「但是！你住在什麼地方？……」

「我嗎？住在人間最富麗的宮殿，……就在那片樹林子的後面。」

詩人用他聰明的眼，向那邊樹林外觀看，只見在陰穢愁慘的雲霧下，果然有一所華麗的宮殿。他的心漸漸鎮靜了，光明了，他厲聲對那女郎說道：「去吧！聲色貨利的惡魔！世人也許個個都需要你，但是我永遠拒絕你；我的生命是建設在真實的和協裏。……」

詩人將樂園的門關上，不再為那淫靡的聲音，眩目的華麗而動心了。

撒旦見他的計策又失敗了。他摔碎了玉簫，脫下身上的衣服，踐踏在泥土裏，恨恨的叫道：「想不到人間竟有這樣超越的靈魂呵！……」

撒旦非常掃興，也不願回穴中。只在外徘徊，當他走到一株白楊樹傍，正

遇見黑衣的烏鴉先生。撒旦想起烏鴉先生詭計最多。并且從前他曾碰過杜鵑姑娘的釘子，他一定會用他的全心力，想出報仇的方法。於是他整了整衣襟，很恭敬的向烏鴉先生問安，他說：

「可敬的烏鴉先生！我向你祝福！」

烏鴉先生仰頭見了撒旦，顯出非常高興的面容，答道：

「有勢力的撒旦先生！全人類都作過你的俘虜，祝你運氣好！」

「唉！烏鴉先生，不用提了！從前只要是太陽經過的地方，都有我的勢力存在，但是現在地上有了樂園，我的權威掃地了！」

「哦！你說的地上樂園，是那一對不知事故的生物的故事嗎？……我們也正在這裏談到他們，但是你是有種種的法術和本領，爲什麼不盡量施展呢？」

「唉！一切都失了效用！」撒旦不住的歎息着說：「我曾經將人間的聲色貨利顯示給夜鶯詩人。也曾把荒墟上的槍涼寂寞指引過杜鵑姑娘。而最後他們是用

絕大的光明，熱愛，戰勝了我。他們將樂園的門緊閉了呵！」

「那末你爲什麼不請求火神的太子，把火劍拋進園中，把樂園燒毀呢？不然，你就去請求風神，把園裏的花木房屋摧毀呀！……」烏鴉先生悻然的問着。

「哦！不行！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傷害他們分毫！……」

「咳！這真夠使我們煩惱呢！但是親愛的撒旦先生！請你不要灰心吧！等我去訪問幾個朋友，或者有什麼好的方法吧！……」

「好吧！我虔心的祝你成功！」撒旦辭別了烏鴉先生，回去了。

烏鴉先生穿上元青色的羽氅。離開白楊樹，去訪問暴躁的火神太子。——不久他就來到火神的宮殿前，只見那宮殿的牆，全是用紅色的磚瓦砌成的，一股熱烈蒸悶的火雲，籠罩着宮殿。空氣非常蒸熱，烏鴉先生滿身都汗濕了。汗珠一顆顆好像黃色的豆子從身上滾了下來。他深深的吐了一口氣，來到大殿上向火神太子問安，然後他很從容的說道：

「可敬的太子呵！你是人間最有勢力的神，你能使萬物生，也能使萬物死。……但是你雖摧毀了人間的青春，可是你遺忘了那所地上的樂園呢！……那裏的風永遠是溫柔的吹着，花是永遠嬌媚的開着。……這一來使你的權威掃地了！」

火神的太子聽了烏鴉的報告。由不得暴怒起來，怪叫道：

「快些牽我的赤龍來！」

烏鴉先生見事情將成功了。他非常的高興，並且又在旁邊諛揚火神太子道：

「呵！偉大的火神太子！他們是不曉事的，但只要見了你的威勢，他們一定要自己懊悔了！」

一匹赤色的火龍，已經牽來了，火神太子翻身騎上揮動耀眼的神鞭，匆匆向人間去了。

在一天的夜裏，人間的春光。正非常的絢燦，柳樹哥兒穿着嫩綠的新裝，站在牡丹芍藥的面前，得意的凝視着。丁香和海棠也都修飾得非常俏麗。但是不久

，忽見天邊閃出一道紅光，一個披着紅衣的神人，手裏揮動着一把火劍，於是人間起了一陣蒸熱的狂風。

第二天早晨，烏鴉先生走出來看見滿地都堆着落花殘瓣，美麗的春光已經消逝了。他知道火神太子已經來到人間。……但是地上的樂園裏，不知變成什麼情形了？因此，他忙忙來到樂園的門口敲門，杜鵑姑娘將門開了問道：

「誰呵？」

「哦！美麗的女王！我是——你的舊朋友呵！」

「唉！原來是烏鴉先生嗎？……有什麼消息，使你這樣早來叩我們的門！」

烏鴉先生這時已經看見樂園裏的羣花，依然很嬌豔的開着。一種又驚奇又懊惱的心情，將他包圍住了，臉上發出惆悵的神色，支吾道：

「沒有什麼消息！……不過我今早從這裏走過，看見滿地落花，這使我非常傷心，想着你也一定要傷感的；所以來看看你！……但是你們的樂園中依然是非

常美滿！……」

杜鵑姑娘很謙和的答道：——

「是呵！烏鴉先生，我們這裏並沒有什麼變故發生呢！」

烏鴉先生悵然的歎了一口氣，低聲說道：

「那末我們再會吧！」它披起黑色羽翼，踉蹌的向那密林中隱去，杜鵑姑娘在回來的路上，遇見了夜鶯詩人。他們站在一株翠碧的菩提樹下。清風從他們頭頂掠過，一陣習習的響聲，繚繞着茂密的樹枝間。杜鵑姑娘仰頭看見蔚藍的雲天，漫有一層火紅的霞光，她不禁歎了一口氣道：

「唉！人間的青春在昨夜已經喪失了！」

美麗的夜鶯詩人，這時在他的唇上浮着純真的微笑道：「親愛的！這又值得使你傷心嗎？……我們的生命根本就不建設在事實的人間。我們的靈魂是永遠自由的，那玫瑰的花根是埋在我们的心裏，除非我們的「自我」消失了，我們心上

的玫瑰將永遠都保持它的嬌羞呢！親愛的！我們是生在缺陷的人間——那缺陷是一個深奧的幽谷，但同時也是神祕的呵！那裏面有着活躍的神龍，有發紅光的火珠；有美麗的蘭花，我們只要肯向深處追求，必定可以看到更美麗更好的東西呢！

「唉！親愛的，你聽外面有着什麼聲音？……我的心有些發慌，對於你那些美妙言辭，我感到戰慄呢！」

這話使夜鶯詩人感到不祥的預兆。於是他請杜鵑姑娘安靜的坐在菩提樹下，他獨自來到樂園的門外查看。只見人間受盡了火神太子的荼毒，沒有嬌豔，也沒有芬芳。沿路的樹枝，都低垂着頭，在那裏發出疲弱的嘆息，地上的沙石，好像才從火裏撈出來的鐵豆般，閃着熱怒的光焰，向人們的腳掌心烤炙。人們不住擦着汗，在樹蔭下喘息。

在一條乾燥的山峯上，正走着一隊旅客。他們肩上挑着勞苦與責任的擔子，

向山上拚命的行走。這山路佈滿了破碎的石塊，路旁長滿了荊棘。他們一面走着，一面從腳上淌血，後來走到一座削壁前面，那路更難走了。他們只好放下擔子，坐下休息。但是他們的肚子非常飢餓，他們的心非常空虛，所以不久他們仍然挑起擔子，奔他們的前途，他們滿望在那目的地有着理想的甘泉。

這時候夜鶯詩人飛到一株極高松樹的尖頂，向遠處窺探，他懷疑他們所希冀的甘芳，不知到底是什麼情形？最後他看見在這條路的盡頭，有一座巍峨的石牌坊，上面漾着幾個金色的大字：「人生的歸宿」在那牌坊底下，有無數無數的勞苦與責任的擔子，從每一個人肩上卸下，堆在那裏，而那些人們都安然的睡去了，在他們的臉上浮着勝利的微笑。

夜鶯詩人脆弱的心，悄悄的哭着，他不忍再看下去，忙忙奔回樂園，跪在杜鵑姑娘的面前，流出最辛酸的眼淚道：「呵！我的生命！我懂得什麼是「人生的歸宿」了！我不願追求那飄渺的理想的甘芳，吾愛！用你明媚的眼睛向我看；我

要在你純真的愛光中沐浴。吾愛！請將你玫瑰的唇吻我，我要在你熱烈的情流中忘記生和死的恐怖，吾愛！讓你心田裏開出些稀有的花朵吧！唉！吾愛！你不知道那條人間的道路，是怎樣的乾燥無聊呵！我要將你所賜予我的花朵，分贈給那些渴望甘芳的旅客，他們的心身都是露着非常的疲憊，便連眼淚都擠不出來了！

……

詩人偉大同情的聲音，驚動了樂園中酣睡的蝴蝶。它們頓時揉開倦眼，披起彩衣，紛紛來到詩人的面前，向他幽默的膜拜。從深心中發出歡喜的讚嘆。那純潔的同情之淚化成絲絲的雨露，向那一隊旅客身上飄去。同時在那石路旁發見了一條小溪，潺湲的細流經過這一隊旅客的眼前，詩人如瘋狂似的叫了起來：

「呵！水！水！……」

他們把地上的瓦塊，作了玉杯，將這甘露留在裏面，喝了下去。於是他們的眉峯舒展了，眼睛發亮了。這時他們忽然看見前面樹林中。閃着腥紅的點子，一

股清醇的果子香，從風中送過來。於是他們跳躍着奔到那樹林裏，果然有許多熟桃掛在綠樹上，他們在樹下飽餐了一頓，精神陡然活潑了，每人的心裏，似乎都開了一朵美麗的鮮花。從他們心底發出對生命的歌頌！

這聲音很清楚的傳到樂園裏。杜鵑姑娘驚喜的叫道：

「呵！親愛的詩人，你聽了什麼聲音嗎？這樣輕盈鬆快的樂音，我是頭一次聽見。唉！吾愛！現在我們才發現了人間的美麗呢！」

夜鶯詩人聽見杜鵑姑娘的一番話，只點了點頭，沒有回答什麼。因為他這時心裏有着一種繁重的壓迫，他看見杜鵑姑娘非常疲弱的倚在菩提樹根上，眼睛裏射出奇異的光芒；向着那遙遠的森林凝視。在她的脣上浮着勝利的微笑，——但是那種微笑是非常使他驚心的。他很清楚這種勝利的笑靨，是和人生的歸宿那石牌坊下的安息者的微笑，沒有一點分別。他急忙來到杜鵑姑娘身邊，將她緊緊的抱在懷裏，但是他已看見張着黑翼的死神，躲在一朵黑雲後面向她招手了！

詩人含着悲淚道：「吾愛！你想安息吧！」

「是的！吾愛！我要安息了，永久的安息了！我已享受到生之美麗！我的安息，也是非常美麗的！」

一陣悲慘的秋風吹開了樂園的門。死神嚴肅的走了進來，把杜鵑姑娘從他愛人的懷裏帶走了。

同時樂園裏的花草都低了頭，顯出因悲傷而憔悴的黃色面靨。它們脫下身上的鮮裝，從此樂園中失掉了嬌羞與溫馨；依然變成一片荒涼的秋原。

詩人孤獨的坐在清溪旁，手裏捧着杜鵑姑娘所留給他的玫瑰花冠。正在這時候，那個赤足美麗的幸福小神仙，駕着一朵潔白的雲來了。他低聲說道：「哦！偉大的詩人！什麼事情使你這樣悲愁？你爲什麼捨棄了地上的樂園，而來到這慘愴的秋原上嘆息呢？」

「唉！幸福之神！地上的樂園是建設在兩個絕對相同的靈魂上。但是，你看

現在我是多麼寒愴，我已經搗碎了雙音的心弦，怎能再彈出歡欣的曲調呢？」

「詩人！你的靈魂將要在星羣中飛翔。你將看見世上的人們向你膜拜。你雖然是不會彌補那最後的缺陷，——從死神的翼下逃亡，但你的生命是燦爛的，曾經閃出過奇異的光亮呵！……請你將這花冠永遠留在世上吧！……」

幸福之神在一片白光中，漸漸的隱沒了。這時人間正展佈着冷寂的幽暗。詩人將這花冠掛在那條人生的路傍，他沉默的睡在清溪的碧波裏，在那神祕的夜幕下向人間告別了。

蘋果爛了

「唉！這蘋果終於爛了！」一個儀態文雅的少年站在玻璃櫥旁悲嘆着說；同時伸手向那玻璃櫥中間擺着的綠翡翠的盤子裏，拿下那一個圓潤的深紅色的大蘋果，那上面還裹着一層薄薄的白網，但是那潔白的網子上有些地方透出黃褐色的汁液；他將白網掀開，發現這蘋果的下端完全腐爛了，果皮已變成黃黑色的霉點。『咳！完了！完了！』他背着手在一間六鋪半蓆的屋子裏，踱來踱去的嘆息着。門外走進他的朋友劉君——喜歡開玩笑的青年。他一眼便看出這個悲嘆着的青年朋友的心事，他湊近他的身旁拍着他的肩背道：『喂！青君！你又在懷念日本海西岸的……那一個美麗而年輕的姑娘了嗎？唉！無聊呵！在這樣的好天氣裏，你卻不享受，也不惋惜，讓它輕易的溜了！……哦！她送你的那一個蘋果呢？』

『唉！蘋果呵！蘋果爛了！……玫瑰枯了，美麗的夢醒了！……你看那不是嗎？』青君異常Sentimental的指着那翡翠盤裏的蘋果喃喃的說着。劉君拿起那爛蘋果看了看，嘻嘻的笑道：『丟了它吧！……留着有什麼用呢？』

『當然留着是一點用處沒有，我也正想着丟了它呀！』

『不見得吧！』劉君露着頑皮的神氣道：『除非它爛得連渣子都沒有了，你也许還不會把它丟了呢！我瞧還是讓我來，替你斬斷這萬縷的情絲吧！』劉君舉起那爛蘋果向着窗外的草坪上摔了去，只聽得撲哧一聲，那爛蘋果變了一團爛泥漿，躺在耀眼的陽光裏，吐那最後的嘆息！

青君情色黯淡的凝視着藍碧的天空，劉君卻瞧着草坪上的爛蘋果冷笑，一陣熱風將那霉爛的蘋果所剩餘的一些果子香氣，吹了過來，青君連忙跑到玻璃窗前用力的嗅道：

『好濃烈的蘋果香！』

『可惜有點酸腐味！』劉君嘆息着說。這話竟使得青君紅了臉，回轉頭去看書櫥裏擺着的各種洋書，似乎那些書自己都展開來，清清楚楚寫着他生命史上一段浪漫而熱情的悲劇：

一隻郵船在海洋中，衝開波浪前進；太陽帶來了白晝的喜悅，溫和的風飄過海面，發出激壯的濤聲來；郵船的舳板上有一張籐製的睡椅，靠着鐵的船欄擺着，椅上坐着一個二十歲上下的妙齡女郎，手裏拿了一枝彩色的畫筆，在那塊放在膝蓋上的小畫板上，畫了幾根線，然後抬頭凝神望着平靜廣闊的海面，在天水相接遙遠的西方橫着一道紫色帶子似的彩雲，天空彷彿一塊蔚藍而透明的寶石；沉默的海上，只有這一艘郵船在奔波它的前程，不時發出船機劃浪，刷刷的聲音，此外一切都是異常寂靜的。女郎似乎正在深沉構思一張畫稿，然而這偉大神祕的海所顯示宇宙的整體又是多麼渺茫，使她幻想到海上的樓閣，和海底的宮闈，她

小小的腦子裏感覺到應接不暇了。她疲倦的喘了一口長氣，便放下畫板和筆，獨自沿着舢板來回的走着。

這時海上正被嬌媚的斜陽所籠罩，海水變成各種動人的顏色，海波披了燦爛的金星在跳舞。這一切の色相對於一個有藝術天才的少女所激起的感興更是活躍，富有生命了。她驚嘆着，仍回到原來的椅旁，拿起小畫板在上面塗了些模糊的筆觸，彷彿在海面上有一朵奇異的彩雲，彩雲中隱約着一座玲瓏的樓閣……但是不久夜來替代了豔媚的黃昏，海水變成深藍幾近於黑的顏色，天灰得如同魔鬼的巨翅，風也似獅子般的咆哮起來，一朵朵白色的浪花，在黑暗裏忽起忽伏，好像那白衣的女神，在夜晚的海裏游泳。女郎放下畫板，正想回到艙裏去，忽然聽見囊裏的皮鞋聲，從開着甬道射出的燈光中，看見一個身材合中，態度飄洒的青年身影，投向自己坐着的地方來，不知不覺使她已經預備邁步的腿停住了。

在一切旅客都蜷臥在牀上的時候，這寂靜的舢板上，忽發見一個妙齡美貌的

少女，很快的引起青年海上遇仙的幻想。他覺得這少女正像黑暗的天空上所綴着的亮星，又好像那遠遠浮在海面上的紅色燈塔。「黑夜裏迷途的旅人的指導者喇！」青年低聲的吟着。

夜深了，房艙裏旅客們的鼾呼聲，一陣陣的從空氣裏傳過來。女郎被這聲音提醒了，也微感到倦意，她拿起畫板嫻嫻的走到房艙裏去了。青年直望着她文雅而輕快的背影，經過一個很長的甬道，向左轉灣便不見了。他頓覺夜寂寞得可怕；蒼茫深黑的夜裏，彷彿有無數惡魔，圍繞着船身，發出震撼的巨響；他簡直不敢再多站一分鐘，便忙忙的回艙裏去。旅客們都睡得非常沉酣，而他獨被睡魔所遺忘，光睜着眼，直到三點多鐘，他還不會睡着。

『多煩燥呀！』他翻身坐了起來，忽聽隔壁房裏有女人嘆息的聲音：「呀！原來還有和我同病的人嗎？」他低聲的說着起來，穿上拖鞋，輕輕的走到過道裏挨近隔壁的房間；恰好那門沒有關嚴，他便將眼從門隙裏望進去；只見那房間裏有四

張牀，靠窗子那張牀上，側面睡着一個少女，這時手裏兀自拿了一本小說在看。他仔細一認，原來正是昨天下午在舢板上所遇見的那位女畫家。不知什麼緣故，這一點發現竟使他意外驚喜；心想前途並不見得一點沒有希望，倘使就這樣走去和她清談着，度過這無聊的夜，不是毫無意義的呵！但是他這種慾念立刻就被經驗所征服。他很清楚那個結果只是碰釘子罷了。他噓了一口氣，依舊回到自己的舖位上去。

第二天正午的時候，船到了門司，有四個鐘頭的耽擱。許多旅客多趁機會上岸去遊覽；但是那位青年的魂靈，一直縈繞在少女的身傍，似乎離門他便是一分鐘也是願耐的；因此他只站在初次遇見少女的舢板上，看水手們忙亂着起貨；那載貨的起重機一上一下的動轉着，正如他不定的心情。

「借光！先生！」一種嬌柔的聲音忽然從他的身後發出來。他回轉頭時，陡然如同感受到極強的電力，使他深藏心頭的情火炎炎的燃燒起來，兩頰紅着說

道：

「女士，有什麼事見教？」

「哦！我打算上岸去發一個電報，不知電報局離這地方多遠，時間來得及否？」

青年掏出懷錶看過，說道：

「現在兩點一刻，距開船的時間還有一個多鐘頭，大約來得及的，……只是女士此地的道路不熟，還是讓我陪女士去吧！」

「那好極了！只是……勞動先生了！」兩朵嬌媚的紅雲泛出在少女的頰上。青年的心頭也像壓上一塊重鉛。一對形容忸怩的人兒便無言的上岸去了。

*

*

*

*

船過門司以後，便已到了裏海，兩面連接不斷的島嶼，在模糊的海霧後面；偶爾也看到三兩隻沙鷗跟着這隻郵船飛泳，旅客們，也不再懷着茫漠的心情嘆息。

了，各人都充滿了快到目的地的喜悅，只有那位青年，他似乎非常失望，當大家在飯廳裏偶爾喊出『明天到了』的歡聲時，便使他更加懷喪，『唉！這是海上最後的一個黃昏了！』他站在舢板上暗自的嘆息着，同時還低聲的禱祝道：『海之神呵！偶然你給了我非常的賜與，但是明天呵！明天你依然要不留情的把這賜與收回了呵！最後我將要變感謝爲咒詛了喇！……唉！時間與空間，你們是一切的盜賊！……』他只顧喃喃的說着，不想那位少女已站在他的身後了。

『青君先生！』

少年爲這迷醉的聲音所震驚了：『呵！秦女士嗎？……』

『這船明天上午就可以到神戶了吧！』秦女士含笑的問着。

『大約總可以到吧！不過我覺得這旅程實在太短了！』

『太短了！這實在是耐人尋味的句話，青君先生，莫非是海的讚美者嗎？』

『哦！也許是的，不過，也要看它給了一些什麼贈禮！這一次呀！它曾使我

的生命變了顏色，真的在這一次的旅行裏我纔發現我理想中的安慰者呢！」

少女似乎在沉思什麼，她不理會青君的話，只看着海面出神；過了許久，她才抬頭向青君道：

「明天神戶下船以後，你打算到什麼地方去？」

「到東京！」

「也到東京呀！那麼此後我們很有見面的機會了！……你是進學校呢？還是有別的事呢？……」

「我原來在早稻田大學學政治的。」

「那麼你到日本已經很有些日子了！日本話當然也能說，……以後希望你多多的指教我！」

「女士太客氣了，……女士打算到東京什麼地方呢？」

「我打算進藝術學院，不過我的日本文太差，打算先補習半年再說。」

『那也好！……女士打算住在什麼地方？』

『我出國的時候，有一個朋友介紹我到女生寄宿舍去住，我打算就到那裏先住下再說。』

『女生寄宿舍離我住的貸間不遠，以後我可以常來拜望女士！……只要女士不討厭。』

女郎露着微含羞意的情笑道：『先生太客氣了！』

晚飯的鈴聲響了，他們便各自回房吃飯。今夜海上忽然起了很大的霧，舢板上沒了少女的情影，更顯得沉悶了。

*

*

*

*

秋天帶來了桂花香，尤其是東京市外更充溢着這種清冽的香氣，當我們走到石子砌成的馬路時，便看得見馬路兩旁的密密層層的綠色的樹木；在碧絨似的草隙中時常露出金黃色的星點來，一陣陣的濃香便是從那些星點上發出來的。

青君同他的朋友上了電車，便沿着市外的馬路向前走。不用說郊外田園的空氣，可使他們的精神活潑起來，況且天空浮着幾朵美麗多變幻的雲彩，遠處的松林如同屏障般的矗立着，楓葉透出嫩紅的顏色，雲雀在稻田裏唱出嘹亮的歌調；這一切都使人愉快，彷彿忘記了自己在人生的程途上負荷了艱難的重擔，只感到兒時搖籃的舒泰。這一對青年人無憂無慮的慢步着，不久來到一坐綠蔭匝地的松林裏，有一隊毛色純白而馴柔的羊羣，在林子裏嚼嚼松樹根旁的野草，一個樸實的牧羊人，坐在一塊石頭上休息，「哞哞」的羊叫聲打破了這深林的沈寂！……

「這真是一幅畫境呵！」青君感嘆的說。

「不錯，這真是一幅非常自然的名畫！……那麼我們竟成畫中人了！」劉君笑着說。

「畫中人！」青君不住喃喃的自語着。

「怎麼！這麼很平常的三個字，倒引起你頗深切的尋思了嗎？喂！朋友！你

近來發生了什麼事故？老實說吧！」劉君睜大了眼睛向他的朋友詰問着。

「唉！一切還是平凡得可以，那來的什麼驚怪事故，劉，我告訴你，一個人最好不要有所期望，……完美的理想，只是給人苦悶罷了！」青君歎息着說。

「但同時也能給人快樂，是不是？」劉君看着遠方的天空漠然的應着。

「快樂嗎？那自然也有一些，不過這樣快樂好像鏡子裏面看美豔的花！……
唉！太不可捉摸了！」

「但是，這就是真正的完美的理想的特色。至於事實呢，永遠只有缺陷。」
「當然！」青君道：「我也是相信這個真理的。不過誰有了一個理想，也絕不會不再深追下去；比如戀愛一定要希望結婚是很自然的事實，而追逐一個理想又是怎樣艱難的努力！唉！命運的鞭子，最後是將人趕到煩擾的矛盾中去呵！」

「喂！青君！我前幾天聽見一個朋友談起你，據他的報告，你確實過的不很平凡的生活呢——至少最近兩三個月是如此的；青君！一個人有了不平凡的生活

時，快樂和苦悶似乎都重新估過價，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的感覺，特別銳敏，不論快樂與苦悶，都具着特別的鮮明的色彩，激動他們的神經。」

「你的話也許是真的……但是他們對於我的事情是怎樣說的呢？」

「哈哈！果然不出我所料，現在你是明白的承認了，還是快些拿你的供狀來吧！我早說過年輕人是不能守秘密的，尤其對於他自己戀愛了的秘密更容易被人看出的……聽說對方是一個很漂亮的女畫家，是不是？」劉君笑着說。

「然則你早已清楚內幕了？」青君急迫的問着。

「只不過略知一二罷了！還是你再說一遍吧！」

青君知道劉君絕不會讓他一直緘默下去，只得說道：

「這差不多是一個故事很平常的開端，……當暑假完了，我由國內啓程到這裏來，在船上遇見一個不很多見的女郎——那就是你所說的女畫家了，她具有女人特有的沈默性，對於一切事情都不肯多所表現，同是她又有一般女人所缺乏的

獨立性。她的肩膀，似乎很能擔負些什麼？……」

「那麼，她豈不是很合格的情人了嗎？……至於你有溫雅多情的美性格，臉子又有這樣漂亮，當然沒有什麼配不上，你還要苦悶什麼？……」

「噫！天下的事情很難說，就算你的話都對了，然而還有一個更大的關鍵，——那就是一點不能遷就的各人的思想。她倘使是一個無所謂的女人也好辦，不過在我們幾次的談話中，我的確看出她有着極濃厚的色彩，況且最不幸的，我們又是不同道的。劉，你知道這種女孩是出乎人們意料的可怕，和她們交際是非常危險的，你沒有聽見關於美人計這一類的故事嗎？她們有時可以爲了主義，獻身給她們的仇人，就中採取反對黨的祕密，劉，你瞧，倘使這不幸是事實，我不是處於太危險的地位了嗎？因此我不敢放鬆自己的情感；然而她又太合我的理想的情人。不時我竟無法制止我自己。因此我便陷入可怕的矛盾中！……」

「自然，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人類社會越複雜，一切的問題也就糾葛

越多。愛情看來像是很單純的問題，但在今日也都有了背景，眼看人生是走到荊棘的路上來了。不過倘使你能小心的運用你靈妙的手腕，使她降伏了，那以後你們只講愛情，不管各人的主義，那也不是絕對不可能。在英國保皇黨和自由黨的男女也竟有成爲夫婦的。」

「劉，你的提議，雖像是趨近於實際，但我們不能不承認那是下策。夫婦之間豎起一塊思想不同的界碑，而只希望兩方的感情融洽，即使辦得到，也只是部份的。思想和感情往往是相互而生，怎能把它們分開呢？除非兩個人中間有一個犧牲了自己的主張！……」

「但是你們兩人中，誰是俘虜呢？」劉君在沈思中發出這個問題。

「劉！」青君嘆息着道：「也可以說是幸事，我們兩個誰也不肯作俘虜，問題便在這裏擱住了！其實，爲國家幸福計，那麼像我們這類的事實越發生得多越好，倘使每個青年男女都肯爲了主義而犧牲切身的愛情，這種偉大無私的情感，怎

不能開出璀璨的花結成甘美的果呢？但是爲個人計，又是多麼不幸啊！」

「青君！這實在是現代各問題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國家是萎靡不振，政治也是一場糊塗，人人都負擔着艱難的擔子，不等這擔子挑到目的地時，便連噓氣的空兒都沒有，那能有工夫講愛情。你打算在這個時代下，看到一對對青年情人在滿着花香的園裏和照着月光的河畔，無所掛礙的嬉戲着，那真是不可能，就是有些不知事故的傻子們裝出這種劇景，那也只是一幕劇景罷了。在帷幕後面真的人生只有被壓軋得呻吟呵！」劉君似乎也有些關不住的憤慨，在他平日嘻笑的面容上，罩上一層嚴重的霜。林子那面的羊羣又「咩咩」的叫了起來，牧羊人繫緊了腰帶，地上拾起那柔軟的柳條鞭，口裏發出一聲唿哨，羊羣便同着他離開這林子去了。太陽已斜向西方，樹林裏更覺得涼森森，似乎有些仙人的影子在林中穿行，又是像有魔鬼的羽翼發出弗弗喳喳的響聲。這兩個青年也慢慢的走出林子。在晚風帶來的桂花冷香裏，他們上了車回寓所去。

在一條大馬路的盡頭，有一所小小日本式的樓房，這是一個老寡婦齋藤的產業，她丈夫十年前死了，死後只留下這所房子和鄉間二十畝田給她，她將田租給別人耕種，自己就搬在這所房子的樓下住着，樓上還有四舖席和六舖席的兩間樓房，租給來這裏求學的中國學生住。齋藤是一個很和藹的老婦人，她並且燒得很好的飯菜，因此住在樓上的學生便把伙食包給她，她好像慈母般的殷勤的照顧他們。

這一天已是黃昏的時候了，她照例作好飯菜，安好碗箸，一切都齊備了；但是還不見那兩個青年人回來，她暗暗的想：「現在已經七點了，怎麼他們還不回來？年青的人有時候很容易忘記時間的，……那一個漂亮的姑娘，前幾天和青君從這門口走過，他們一對年青人多麼和愛呀！莫非他今天又去找她去了吧！但是劉君呢？……」

她正在門口自言自語的張望着，只見青君和劉君從馬路那一面來了，於是她

忙着提上一壺開水去，很關切的迎接他們。

晚飯後劉君到學校去上夜課，青君獨自留在寂靜的樓上，他將墊子靠牆鋪着，獨自在沈思，他不時爲了紛攪的前途發出悲涼的嘆息，這聲音竟驚動了正在收拾器具的老房東，她停止手裏的碗不洗，只凝神向樓板上怔着，同時這老女人的心裏也湧起一些久已平靜了的波浪『啊！多寂寞的夜喲！』她悄悄的嘆息着。

當她提着一壺茶送上樓去的時候，只見那位年青的青君先生正伏着書桌，在一張深紫色的信箋上寫些什麼呢！

『晚安！』老女人輕輕的說着，把茶壺放在矮几上，如同鬼影般又從不甚明亮的扶梯旁消逝了。

青君只「唔」了一聲，還來不及回答她的話，而抬頭已不見她了，這位悄然來去的老婦人不知不覺引起青君一般莫明其妙的感傷：『人生逐漸的走向枯寂老死的路上。雖然誰都有過他的青春，但是能有幾個人盡量的享受過青春的歡

喜和愛嬌，等到老來時，對於這已往的青春絕不流一滴惋惜悔恨的眼淚呢？」他思量到這裏，覺得那些將要危害他一去不再來的青春的理想，漸漸羞縮得像一枝觸了日光的含羞草，低垂着頭躲起來了，現在是熱情得了全勝，它吐着使黑夜失了威嚴的火焰焚燃着這少年的心，使他決定第二天的太陽照在樹梢上時，他便要向他的情人供獻世上最珍貴的禮品——他願在她的長裙邊作一個永遠忠信的僕人！——一個思想上的俘虜。

當他安適的睡在被桶裏的時候，理智和感情都爲那蓬勃的火焰所驚嚇，暫時停了戰鬥。苦悶的神也躲在暗陬裏不敢作聲，只有魔鬼，戴上快樂之神的假面具，在火光下瘋狂的舞蹈。

這時他的那位情人，在女生寄宿舍裏，正從事修改一張書稿，那張畫的背境是一座玲瓏的山巒，在兩山巒之間有一道清碧的泉水流到山脚下積成一個小湖，湖旁有一株蠟梅樹，開着淺綠色的花朵，樹下放着一塊平滑的雲母石，上面坐

着一個素裝少女，手裏拿了一根短簫對着天邊的一輪明月悄然遐想。女郎將畫稿改好之後，不禁嘆息一聲，另外拿出一張白色的信箋，在上面寫道：

「青君我友：

我真覺得抱歉！老早答應送你的畫到現在纔勉強的有了個底稿。——這是昨夜我獨自坐在寄宿舍的後山構成的。今天早起，我把它草草塗了起來，此刻正在修改，明天便可以畫好了。

這張畫的藝術當然是很淺鄙的，不過那意境還不算壞吧！如果你是比較了解我的個性的話，這張畫便不是毫無意義的呢！

祝你

快樂！

秦玄音。」

太陽光已照着青君睡房的玻璃窗了，他翻身爬了起來，心頭充塞着一種異樣的情感，彷彿非常充實，同時又像是空虛這真使他不知怎麼辦了。他不住用手搔

着頭髮，不久老女房東開上午飯來，同時拿進一封信和一張水彩畫，放下道：『青君先生，這是女生宿舍的用人方纔送來的，並且要一張回片。』青君忙忙打開信讀過，又展開那張畫看了看，纔從屜子裏拿出一張名片，在上面寫了一行字道：

『來信及尊畫均收到，餘面謝！此致

玄音女士！

青君再拜。』

老女房東拿着名片下去了。青君顧不得吃飯，就找出幾個圖釘把那畫端端正正釘在白色的粉牆上，他這纔坐下，一面吃飯，一面賞鑑那張畫。他覺得這張畫的意境果然不凡，但是這裏面似乎藏着一個啞謎，照這張畫的意義，明明是說只有空山明月幽谷寒梅是她的知音，而不許一般俗子問津的了。但是自己究竟是那一種呢，俗子嗎？或者……唉！她這種若離若即的神情多難捉摸呵！

矛盾的情緒又緊緊的包圍了他的心。昨夜的決心，早被今天的太陽所消滅了。他只有在苦悶中度過一百個無聊賴的下午。當劉君回來時，他已悶悶的睡下了

。但他最後是作如是想：

『人是感情的動物；無論她是怎樣孤僻，和富有危險性，倘使我能用最大的虔心激動她的情感，也許可以改變成一個比較好的局面吧！……她是一個畫家，假如我也懂藝術呢？……』他想到這裏，便暗暗的下了一個決心。

當他吃過晚飯以後，便戴上帽子，匆匆的跑到文具店裏買了全份的圖畫器具，欣然回寓所去。

夜深了，劉君在隔壁房裏已經沉睡了，如一羣蚊蟲鳴叫般發出鼾呼聲。樓下齋滕老太婆也已經熄燈睡了。這種環境對於他這時的心情和計劃都非常合式。他將一張雪白的圖畫紙放在案上，注目凝神看着玄音所送的那張畫，許久許久他似乎領悟些什麼，只見他點頭含笑的在畫紙上畫了幾筆，當然那結果只有失敗；他嘆着氣把畫紙收起來了。忽聽見樓下齋滕老太婆翻身的聲音，他連忙擰滅電燈，月光帶着秋夜的冷氣，走了進來，窗前的雜樹影非常鮮明的映在毛光的玻璃窗上，

他知道已經深夜了，便只得胡亂睡下。

天氣漸漸冷起來。今天早晨出門的時候，已看見薄薄的雪花蓋着冬青和小松樹。青君在一條凍着薄冰的石頭路上來回的散着步，他似乎是打算走進那小山坡上的女生宿舍裏去，然而他的脚有些蹣跚，這個徬徨的人影在馬路上停留了半點多鐘，後來宿舍的門房，對於這個青年人的形跡有些懷疑，忍不住走出來問道：

「先生！你是不是要會這裏面的什麼人嗎？」

「呵！不錯，我要會秦玄音女士，只是不知道她在寓舍裏不？」

「哦！原來是這樣，那麼爲什麼要在門口站這半天，莫非是嫌這天氣不夠冷嗎？」門房笑着走了進去。青君便到接待室裏坐着；不久聽見細碎的皮鞋聲，接待室的門開了，秦女士姍姍的走了進來，那一種不凡的丰度，和恬靜的表情，真彷彿月光下的淡裝梅花。

「呀！青君先生，許久不見了！」

「對了！整整三個星期吧！今天沒有出去嗎？」

「沒有出去。天氣似乎有些冷了！」

「不錯；早晨的確很冷，但此刻太陽很毒，倒不覺得怎樣。……聽說青山梅

花快開了，我打算邀秦女士去玩玩！……有工夫嗎？」

「大約可以奉陪吧！但我們此刻就去嗎？」

「是的，倘使秦女士沒事的話，讓我們這時就走吧！」

「也好！但請你稍微等一等，我到裏面去去就來，這真有點對不住呢！」

「沒關係！秦女士請便吧！」

玄音含笑點了點頭，便匆匆的到裏面去了。青君望着她的背影發出勝利的歡笑；他心想：『照目前的趨勢看來，並不見得不是吉兆；他不知不覺把手伸到大衣的口袋裏拿出一張長方形的畫像來，那是一個含着微笑的少女的半身像；是他三

個月以來的心血的結晶，在畫這張像以前他雖然不是一個畫家，但堅定的意志和不斷的努力立刻使他有非常的成功。況且他所畫的不是一個想像的幻影，正是他日夜所縈念的情人秦玄音女士呀！他在經過許多困難之後，纔從一個女同鄉那裏借來一張她的半身肖像，他將這張像擺在案頭，每天要照樣畫三四遍，足足畫了三個月，最後畫成今天的這一張。他想：當這個希奇的禮物奉獻到她的面前時，難道不能激動她平靜的心絃嗎？……』

他們在下午兩點鐘的時候，已到了青山，但所謂梅林的，只不過稀稀疏疏兩三株瘦梅罷了，那裏趕得上中國江南的梅樹的一角呢？不過他們也還感到很深的興趣，青年人的想像力往往可以統卸一切的真實呢！

他們繞了梅林慢步的走着，當然這是非常關鍵的一幕。他預備了成千成萬的話，將向她面前傾吐，而她呢，也似乎覺得這是比較頗嚴重的時期。他們談到天氣，談到藝術，最後他在羞人答答的情緻中獻上他爲她作的肖像！

「呀！這是那裏來的！」

「哦，秦女士，不瞞你說，這是一個秉有熱情赤心的青年爲你畫的啊！」

玄音臉上現出驚喜的表情，但在一朵紅雲從她兩頰上殘退的時候，而她澄淨的眼中露出非常懊喪的神情來。她將像片收下，只淡淡的謝了一謝，便辭別他回寄宿舍去了。

他們從青山分手以後，又是兩個多禮拜不通消息了。青君只在熱戀與苦悶的心情中扎掙着。忽然在一天早晨，他收到玄音的一張名片道：

「我因國內有要事，友人來電催我就回去，所以決定今夜離開東京，匆忙中不能走別，特此拜辭——

玄音。」

這真是平地激雷般的消息，使他幾乎失了知覺，在略加思索之後，便匆匆戴上帽子到女生宿舍去訪玄音，幸喜她還沒有出去；但一切行李都已綑紮停當，放在一架運貨汽車上，不久玄音和她的女友們走了出來，青君便上前打招呼道：

『秦女士，不是說夜車走嗎？……』

『不錯！我是決定乘第五次的夜車走，不過行李打算先發了去，免得臨時麻煩！』

『那麼讓我來幫你的忙吧！你倘若有事情，儘可去辦，我到車站把行李票弄清楚，再來找你好了！』

『這樣好極了！但使你太麻煩了呢！……這樣吧，我的事情還有很多沒弄清楚，你把行李票先收着，今晚七點鐘火車站上見好不好。』

『好的！好的！這件事就算交給我了，請你放心吧！』

*

*

*

*

七點鐘打過了，青君獨自擠在站臺的人叢中正在張望時，只見一羣青年男女圍隨着飄然如仙的玄音來了；他急急迎了上去，把行李票交給她，不久火車就要開了。那些送別的人都趕來和玄音握手，而玄音回頭不見了青君，心想他怎麼

連手都不肯和我握一握，便急急走了呢！……這個人真有些奇怪。車身移動了，『再見呵！再見呵！』的聲浪如潮般湧起來，直到車身離開站臺纔漸漸平靜了。玄音放下窗子，回身坐下來時，只見青君含笑的走來！

『呀！青君先生！這是什麼意思！你到什麼地方去？』她驚奇的叫着。

『我呵！不到什麼地方去，只想送你一程！』玄音聽了這話，心裏不禁一酸，淚珠竟在眼角裏落下來。她連忙把臉朝着窗戶，青君呢，更是滿肚皮的離情別緒，但也不知從那一句說起。她們互相沈默着，車已到了京都，玄音低聲說道：

『青君先生！這已是京都了！你回去吧！我非常感激你！……』

『不，讓我再送你一程吧！我們偶然而遇，此後還會偶然再遇嗎？』青君說着輕輕的嘆息了。

一夜的旅程，在他們看來是飛也似的過去了。第二天太陽出來時，早已到了神戶，玄音同青君下了車，同到埠頭上；長城丸已泊在岸旁。他們來到船上找好

了鋪位；再有一點鐘就開船了。這是怎樣可貴的一點鐘呢！玄音嘴唇幾次顫動，但是什麼也沒有說出來，直到搖了開船的第一遍鈴聲。玄音從果筐裏選了一個又紅又大的蘋果，遞在青君手裏，嫣然笑道！『祝你平安！』同時握住他的手，直送他下了舢板，船已解纜了。

這個紅潤香豔的蘋果，便成了愛情的象徵了。當他回到東京的時候，便把它供在翡翠盤裏。

當他每天回家時，必站在那放蘋果的櫥前幻想那遠別的情人。但是幻夢終有一天要醒了。兩個月以後，玄音和另一個青年結婚的消息，被海風帶過來了，——那也正是蘋果爛了的一天！

這一段生命史上浪漫而熱情的悲劇，在青君的腦海裏復演之後，一層淚水遮住他的視線，一切都消逝了。只有那帶有酸腐的蘋果香兀自一陣一陣的由風裏吹過來！

此書業經中央宣委會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審查並發給審字七八九號審查證

女 子 文 庫

現 代 女 作 家 創 作 叢 書

盧 隱 短 篇 小 說 選

中 華 民 國 廿 四 年 元 旦 初 版

著 者 盧 隱 女 士

本 文 庫 主 編 者 姚 名 達

本 文 庫 發 行 者 黃 心 勉

印 刷 者 均 益 上 海 帖 嶺 路 六 十 四 號 利 國 聯 合 印 刷 公 司

總 發 行 所 女 子 書 店 上 海 震 飛 路 五 二 三 號

總 經 售 處 新 中 國 書 局 上 海 四 馬 路 三 百 號

▲ 有 著 作 權 ▼
▲ 翻 印 必 究 ▼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3 6431B



457 7000